

書叢學文生學

體語

談夜方天



行印局書華中

序

這書一名一千零一夜，原本不知是那國文字；並且不叙作者姓氏比較完善的本子，是英國 Tane 氏所譯的一本，他是從阿拉伯一本本子上譯下來的。但是，這一本也非原本，比他完善的，據說還有。現在世界上所流動的，都是譯本，互有出入。有人說：原本出於波斯，作者大概是波斯人；並且所記的，都是九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時代。而寫的時候，大概是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時代。這種推測，乃是根據書中人名，地名，以及種種的風俗，而斷為如此，不過，也不能算十分確切。

這書所記的，都是許多民間的故事，大約是許多人傳說，互相摘錄下來，另有一人，把來貫穿成書的。因大家傳鈔的互異，所以有許多不同的本子。

我國奚若曾譯過一本，但是不及這本的簡明；這本的節目雖少，但是都是最



精警瑰奇的。大約此人傳鈔的時候，乃是以嚴厲的眼光，選擇而鈔的。如中國的文選，自有一種偉大的威權，足以使人佩服他的鑑別力而崇拜在他書下的。

但是，這書也有一個缺憾，他把開首第一段的故事，竟略而不詳。第一段的故事，就是記這本故事，如何而講起，爲全書的魂靈；也是全書的綱領，很有趣的，略去很可惜。本來這書所記着的各件故事，是互相連貫的；并且一故事中，包含許多小故事；一小故事中，又包括若干小故事。但是，奚譯這本，也不完全連貫的了。

這本好似文選體，所以當然不連貫了。不過，這第一段故事（緣起）仍是重要，所以我更參照別本，簡單增補了一下。原本的緣起，是很簡單，如以這譯本的首一段，與原本相對，是完全不符了。

體語
天方夜談

目錄

- 一、一千零一夜……………一一六
- 二、記漁父……………六一〇
- 三、異馬記……………一〇—二〇
- 四、求珍記……………二〇—三七
- 五、致富術……………三七—五一
- 六、神燈記……………五一—七六
- 七、橄欖案……………七六—八四
- 八、記瑪奇亞那殺盜事……………八四—一〇一
- 九、非夢記……………一〇一—一一五

天方夜談 目錄

二

一〇、能言鳥	一一五—一三九
一一、談瀛記	一三九—一八三
一二、雜匠言	一八三—一九〇
一三、魔媒記	一九〇—二二三

話
天方夜談

一 一千零一夜

上古的時候，波斯王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史加利安，小兒子叫史加瑞南。弟兄很友愛。後來波斯王死了，大兒子史加利安承繼爲王。他：想自己做了波斯王，弟弟也要使他得到一個極好的位置，便封他弟弟爲大韃靼王。弟弟很快活，就去蒞職。

過了十年，弟兄都因離得遠，並且勤於國政，竟沒有見過面。哥哥非常懷念弟弟，特派一個大臣帶了許多人馬，去迎接弟弟回國。弟弟對這大臣道：「我也很掛念哥哥。你來了，我很歡迎。不過，我這裏還得部署一下子，才可以和你啟行。」

弟弟命人預備了很好的幕，還有許多很好的食用東西，給大臣住用，請

大臣候他十天。

十天過了，弟弟已把國事，交付一個很忠心的臣子，代攝國政。他就與迎接他的大臣，一同動身。他因為路很遠，不忍他的后，跋涉長途，所以沒有帶她同去。

他臨走到郊外的時候，忽然想念后了。他想：還是回去再叙一叙首，后一定很快活的。他想定主意，便悄悄奔回宮去。誰知這時宮門半啟，后的臥室門，也是半開半闔，望進去，床上除了他的后以外，還有一個人一同睡着。他妬火燒起來了！奔進去一看，却是一個奴僕。他立刻拔出劍來，把他們二人，一齊殺死。他仍悄悄的出去，到大臣的幕中，立刻動身。一路上想起了這事，心中非常不快。

到了哥哥那裏，哥哥是快活極了。特地在自己宮中，闢出一間精室，請弟弟住；天天預備了歌舞，請弟弟看；預備了許多好東西，請弟弟吃。但是，弟弟想

起了后奴同睡的事，心裏終是鬱鬱不快。他哥哥想：「或者我待他還不十分懇切，所以他不快？」便約他一同打獵，弟弟又推說有病不去。哥哥興致很好，便獨自帶了一大批人，馬，弓，矢，去打獵了。弟弟一個人很無聊，就到花園裏去散散步，忽然在花間，看見遠處一大羣婢僕黑奴，簇擁着他嫂子走過來了，大家鬼鬼祟祟的樣子，他知一定不是好事，便蹲下去偷窺，誰知他的嫂子，命十二個婢子，大家脫了衣服，跟十二個黑奴，到別處去，他們的樣子，都很不正當。這時只有一個后——他的嫂子——在那裏。她拍了幾拍掌，還喊道：「蘇美得！蘇美得！」便有一個黑奴，從樹上跳了下來，和后一同在池中洗浴，他瞧着，覺得穢褻極了，幾乎又要拔劍去殺她們，他想：「這不是我的妻子，不干我事，由她去罷。」他又想：「世界上的女人，或者個個是淫穢，個個是欺他丈夫的。哥哥在國中，很有威權名望，他的后，尚且如此，何況我的后呢！我已把我無恥的后及奴殺死，何必還是這麼鬱積在胸中呢？」他這麼一想，忽然達觀。

起來，很快活，如從前一般。他哥哥回來，瞧他變了個樣子，再三問他，他就把自己的后，如何無恥，自己如何殺死她們，心中如何不快，又如何瞧見嫂子荒淫無道，——一一告訴他哥哥。他哥哥，不很相信，他就和他哥哥，設了一計，明天又假作去打獵，却悄悄回來察看。他哥哥依計而行，果然也親眼目覩后的無恥事情，也拔劍把她殺死。

他哥哥恨極了，他說：「世界上的女子，都不是好東西；我從今以後，要把全國的女子，一一處罪。」便令大臣，每日選一女子入宮爲后。但是，只隔一夜，便把她殺死。百姓們在他威權之下，却不敢抵抗。被殺者很多，凡是爲女兒的，人人自危。

但是承辦這差使的大臣，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叫做史希罕拉才得，小女兒叫做那才得。大女兒獨不怕死，他對父親說：「情願被選爲后。」父親道：「啊！你不是獸了麼！凡是進去做后的，都是隔夜進去，明朝就變死人。你怎

麼不懂？」大女兒道：「我是要救全國的姊妹，所以我情願去代替她們。但是，我有本領，可以使國王不殺我，並且可以使國王不能再選后，不是救了許多人性命麼？不過要妹妹一同伴我進去罷了。」她父親知道她平時很有口才，並且拗不過她，只得一壁哭着，一壁把她進爲王后。國王詫異道：「你是我的好臣子，我很不忍見你女兒的就刑。但是，我令出如山，既做了我的后，則就要殺的。」大臣哭道：「我女兒自願如此，我也無法！」

這大臣的大女兒做了后，到那天夜裏，對王說：「我有一個妹妹，很友愛，我明天就要死了，請王允許我接她來見一見面。」王道：「這有什麼不可以。」她就將妹子接了來，睡在對面一張床上，暗暗與妹妹約定，到天快亮的時候，由妹妹叫醒她，請她講一故事。

妹子在天亮的前一小時，就叫醒了她道：「姊姊！我極喜歡聽你講故事，待到天一亮，你就不在人世了；現在天還沒亮，乘此講一個故事，給我聽聽罷！」

姊姊便問：「王允許不允許？」王說：「天還沒亮，有什麼不可以呢？」姊姊便編了一個故事，講給妹子聽；國王也聽着。她講得很好，她講到最好的地方，天竟亮了，她就停嘴了，國王聽得很有趣，便問她：「下文如何？」她道：「現在我的時間已完，只能等死了。」王道：「今天赦你，你講下去罷！」

她一天一天的編出許多故事，國王聽得很高興，便一天一天的遷延不殺她，她竟講了一千零一夜。

這時國王非常喜歡她，下令永不殺她；並且大赦國中的女子。

二 記漁父

從前有一個漁人很窮，養活不了他自己，和他的一妻三子。每天一早出去釣魚，但是他自己訂下一個規矩，每天只投網四次。有一天，天還沒有亮，他就到海邊去，投下了網。隔了一會，拉上岸來的時候，覺得網很重，他以為必定打起許多魚了；誰知他盡力去扯，把網扯到沙灘上，却看見裏邊是一隻死驢。

子。他嘆了口氣，又投第二次網。他等著著了一會，又慢慢的拉起來，網又很重。這回他心中，充滿了希望；等到網上了岸，誰知仍沒有魚，却是一個舊籃子，裝滿了泥沙，他只得再投第三次網；以爲這第三次，再也不會失敗的了。又守候了多時，慢慢的把網拉上岸來，打開一看，誰知裏面除了小石蚌殼海藻以外，一些也沒有了。心裏難受極了！他想：「今天是什麼也弄不着，怎樣回去養妻兒呢？」

這時候天明了，漁人停止打魚，禱告起來，——這是東方信士的規矩，每天要禱告五回的。——禱告完了，便投第四次網；這是最末的一次。等候許久，拉網起來，覺得很重，網中仍沒有魚，却網起了一個瓶。豎起瓶來，瓶口蓋著一個鉛封了的蓋子；搖搖聽不出甚麼，自己說道：「無論如何，總能够把這瓶賣給銅匠，換得些錢。」但是，瓶子雖是空的，他總想先打開看一看。就拿刀子割下鉛封，去下蓋子，往裏面細細的看。

裏面什麼也沒有，翻轉瓶，拍拍瓶底，也沒什麼倒出來；又豎起來坐着看，一會兒，輕煙一縷，就從瓶口中出來了。這煙越來越濃重，騰起來遮住了一切的东西，像一陣大霧似的。後來那霧，全離開了瓶子，騰到天空了，便聚成一塊固體，立刻又變成了一個長大的精怪，站到漁人面前。對漁人說：「跪下來！我要殺你！」漁人說：「你爲甚麼殺我，我不是放了你嗎？」精怪說：「那正是我要殺你的原因，不過，我開你一個恩。」漁人說：「那恩是怎麼樣的？」精怪說：「我許你自己揀個死法。聽著！我把我的事告訴你罷。我是一個天神，大智慧蘇羅門吩咐我服從他的法律，我發氣不服從，所以他把我關在瓶裏，用鉛封起來罰我，把瓶給了一個服從他的精怪，吩咐他丟到海裏去。我在海底，住了一百年，實在無聊，便許了一個願，說：「若有人放我，我就保佑他發財。」但是，也沒有人來放我；又住了一百年，又許一願，說：「若有人放我，我就要把地球上的財產，全移給他。」但是，仍沒有人來放我；又住了一百年，——這是第三

百年了。我又許願說：「放我的人，爲全球之王。」這願許出，以爲總有人來放我。但是，百年復百年……我還是在海底瓶中，我發了個毒誓說：「現在如果有人來放我，我就立刻殺死他。但是，也要開一個恩，就是許他自揀死法。」現在你來放我，你一定要死，不許避免的。你究竟怎們樣死？我讓你自己說。」

漁人聽了，心中大憂。他並非怕死，——他又窮又老了，死也沒有什麼怕——所掛念的，是他的妻兒，怕她們餓死。他想着便喊道：「啊呀！可憐呀！我若不放你，我何至於被殺？」精怪道：「快些！對我說，你想怎樣死？」情急智生，往往出死入生，漁人對精怪道：「既然我必須死，我就死便了。但是，我未死之前，你須回答我一句話。」精怪道：「想問甚麼？快點兒罷！」漁人道：「你敢說你是真在瓶中過的麼？這瓶這麼小，你那麼大，你一個大足指，都裝不進，你怎的可以住在瓶中呢？」精怪道：「我真是在瓶中過的，我並非說謊，你不信嗎？」漁人道：「我要親眼看見你在瓶中纔信。」精怪道：「這容易，我躲進去給你

瞧。」說着便變成煙，真的躲入瓶中了。這時大陣而籠罩地上的霧，漸漸入瓶，一會兒天上全清了。漁人急把瓶蓋一蓋，把精怪蓋住，精怪不能再出來殺他了。

三 異馬記

第一節

新年是波斯國大宴會的日子。有一年，新年宴會，波斯國王坐在寶座上，人民環繞，有一個印度人，牽一匹奇怪的馬上來。粗看這馬，與凡馬無異，不過比凡馬要好看一些，鞍轡值錢一些罷了。仔細一看，誰知不是活馬，是人工巧做成的。

這印人跪在座前，指著馬對王說道：「這匹馬是一個大奇物，騎上去，能够游行空中，任所欲往，走得很快，誰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奇物。所以，我帶來給國王賞鑑賞鑑。如果國王願意看看他的能力如何，我就可以做給你看。」國

王好奇，很想看看，便叫印人騎上馬。印人騎上了，問：「要到甚麼地方去？」國王道：「你看見那座遠山麼？騎馬到那裏去，把山脚下長的棕樹，拿一枝來給我！」這話剛出口，印人把鞍旁馬頭上的門子一轉，馬就升到空中，向著山去。國王及衆人，都注目看他，直到這馬遠得小成一點，就看不見了。一刻鐘，人馬依舊回來。印人下馬，手裏拿著一枝棕樹，到寶座前。國王大喜，很想向印人買這匹馬。印人道：「依我的價錢，我就賣。」國王道：「價錢多少？」印人道：「倘若你拿你的女兒給我做妻子，你就拿馬去。」大家聽說這話，都大笑起來；太子聽了更憤怒，對王說道：「不要聽這無賴漢的話！一個耍戲法的人，怎能和公主結婚呢！」國王道：「我決不應允他的要求；他的意思，也不見得真要這樣，我只要和他議別種交換條件就可以了。但是，別的話，暫且慢說，你先騎騎這匹馬，好不好？」印人聽了，極願意。跪上前，要幫扶王子上馬，指示他怎樣駕馭的法子；但是，王子太敏捷，獨自跳上了鞍，開轉門子，就飛走了。幾分鐘的工

夫，人馬都看不見了。印人跪在御前，求國王不要怒他。國王道：「你看見他去，怎麼不喊住他？」印人道：「爺！你親眼見他跑得多麼快，我被他驚得知覺都失了。等到明白過來，已經看不見他啦。爺呀！但願他找得著別的一個門子，轉一轉，那匹馬就會回到地上來的。」國王道：「就算他找得著別的一個門子，我們如何知道那匹馬的去處？萬一從天上落到海中，那怎樣呢？」印人道：「這事儘可放心！那馬過海，永不落下，他總是服從轉門子的駕駛的。」國王道：「那也許如此。不過，還有一層，除非我的兒子平安回家，或是聽說他活著無恙，就罷了。不然，便把你抵命。」王說着，就吩咐官員，囚起了這印人。

第二節

再說那王子，當時把靈馬頸上鎖匙一轉，就飛到空中；其疾如風，愈飛愈上。因為不是真馬，所以不覺得疲勞，不會停住。王子大大惶恐起來了！找機關開着，想下來，但是，找來找去，竟找不到。後來在耳朵背後，找著一個小機關，轉

了一轉，那馬就向平地下來——下來的時候，沒有上去那麼快。

天色晚了，王子不知道要落在那裏，他沒有辦法，把韁繩放在馬頸上靜坐着，候了好久，才覺得馬踏著地站住了。王子下馬，冷僵了！肚子很餓，昏夜之中，盡力四望，瞧不出什麼。但是覺得自己同馬，是站在一個宮門前。再一凝視，才見門半開。王子進去，就見一個大殿，點了一盞微亮的燈，有幾個兵熟睡着，身旁放着劍，乃是守衛。還有一個門開着，王子又走進裏邊屋裏去，看見牀上臥著一個最美的婦人，也睡着了。身邊是些婢女，也睡着了。王子跪在榻旁，注視美婦，輕輕扯了扯他的袖子，扯醒了！美婦睡眼惺忪，看見王子跪在那裏，也不害怕。王子就開口說話，壓住他的驚，說道：「美公主！我是波斯國王子。我到這裏來的方法，很奇怪。我求你保護我！我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但是我料想決無危害。」美婦答道：「你如今是立在孟加拉國。我是國王的女兒。這是我鄉間的宮中，儘可放心，沒有危害到你。你若是從波斯國來的，這條路很遠，

你一定餓而倦了。你怎樣來的呢？真奇怪！但是，你先吃，喝，睡要緊！恢復你的疲勞。」公主便喊衆婢，衆婢醒了。看見一個生人，不免大驚愕一下。聽公主的吩咐，把王子領到一間屋裏，吃，喝；然後領他到一間屋子裏去睡，方始走開。

天一明，公主穿起最華麗的衣服，裝飾得極其鮮艷，帶起最寶貴的戒指，鐲頭；許多侍婢，遞這樣，遞那樣，給他選擇穿戴，真忙極了。裝飾好了，傳話請王子來接見。王子一夜安眠，起來穿了衣服，公主遣人喚他，他立刻去見，深深的鞠了一躬，謝謝她的厚惠，又把他這次來的奇法，對公主說了；然後說：他的父親，不知道兒子在何處，必定很痛苦，要想立刻騎馬回波斯去。公主說：「你不要就回去，我要領你看看我們國中盛蹟，好教你回波斯國去，有些談話資料。」王子不能拒絕她的美意，就在公主宮中住下了。飲食，玩好，每天都換新的，音樂，狩獵，戲劇，以及各種玩意兒，該看的看，該聽的聽，光陰就這樣消耗得很快。

第三節

這樣過了兩個月，王子再也不能忍耐了。把這個意思，盡情告訴了公主。這時，王子要回去，事實上，却已難了許多，因為他同公主相關切得很深了。王子平時，常騎著靈馬，教公主看，表示他的能力；現在，離別的時候已到，他毅然說道：「公主！你看這匹馬，怎樣的希奇古怪，而我駕馭他的本領，多麼有把握，你還不放心把你身子交給我，一同騎了到波斯去麼？我父王見著我們，一定很快活，而很歡迎你的。我們就在波斯國宮中結婚，這是多麼幸福的事啊！」公主聽了，並不反對。一清早，人都還沒起來，他們就收拾好了。兩人騎上靈馬，王子把馬頭朝波斯，一轉門開了機關就走。只有兩個鐘頭，就到了波斯的都城。在城外一所房子邊站住——這房子也是王子的——皇子吩咐僕役，照料公主，自己往宮裏去。他的父親，見了他狂喜，飽看了他幾眼，就問：「這一向怎樣？那匹印人的馬怎樣？」王子全都說了；又說些在孟加拉國所受的優待；

末尾就把用靈馬載了公主回國的話，求國王允許娶他爲妻，論兩國的地位，波斯國比較強些，但是這親事，也很可以對的了。國王想着此意，便欣然應允。吩咐王子：「立刻去請公主進來！」又喊印人出獄，對他說：「我兒子處險境之時，我收你入獄，現在他回來了，拿你的馬去罷！永遠不要讓我見你的面了。」這回的事，種種情形，印人都聽說過；又聽說王子要去領公主來，他就立刻騎上馬，一直到城外那重房子裏去。他自然比王子先到，對衛隊長說：「是國王派來接公主上靈馬的。」衛隊長深信不疑，公主也深信不疑，同印人騎上馬，——坐在印人後面，——印人馳馬空中，一會兒到了宮裏，却不下來；停的地方很高，是弓矢所射不到的。但是，王及宮人，都看見他們。王惱得不由自主，但是也無法可想，印人恥笑了國王一番，竟載了公主而去，也沒人知道他往甚麼地方去。王子比國王，更惱得不由自主多了，好好的，一個可愛的公主，這樣被人家搶跑了，多麼悲傷啊！垂頭喪氣往城外那重房子裏，要到公主所坐

立而走過的地方，徘徊徘徊，衛隊長跪下來求他饒恕，王子說：「起來！我不虛耗光陰，來責備你了。我要立刻動身找公主去，你給我拿一套行裝來，誰也別讓他們知道我是做甚麼去的。」衛隊長如命而行，王子脫下衣服，裝分了一個平民，帶了一箱珍寶，就動身找公主去。

第四節

那印人同公主，騎馬到了克什米爾山谷，按下靈馬，並不立刻進城。對公主說：「要她做妻子，公主不應允，他就把公主痛打，公主呼喊求救。運氣真好，恰巧克什米爾蘇丹，帶領一輩宮裏的人，在相離不遠的地方，看見印人揚手毒打公主，就喊住他不許他打，問道：「你爲什麼打這婦人？」印人說：「因她不服從我，她是我的妻子，丈夫不能打妻子麼？」公主說：「我並不是他的妻子，爺！我不知道你是那個我呢，是孟加拉國一個公主。這個人，是個狠心的術士，我要來嫁波斯國王子的時候，他把我劫了走的，這就是他帶我來的靈馬。」

這樣一個美婦人說的話，蘇丹自然相信了。立刻吩咐官吏，割下印人的頭，帶公主回宮去。公主大喜，以爲總得把她交還波斯王子去的。蘇丹也不說什麼，只把她交給宮人手裏，好好裝飾她；公主忽然聽見鼓號鳴聲，以爲是招呼她回國了。一會兒，蘇丹進來，叫她立刻嫁他。說是：「從來沒見過這樣美人，將來也一定遇不著的，所以立刻娶成婚。」公主開言，大爲失望，倒下來憂傷，人事不省；等到甦醒回過來，看見自己在蘇丹掌握裏的情形，就假裝精神錯亂，說起瘋狂話來。蘇丹沒有他法子想，依舊交給宮人照料著。

第五節

日復一日，公主並不見好。蘇丹遠近的巫祝醫生，都請了來，却治不好公主的病。克什米爾全國都聽說了這條奇事，忽然有一個游子，來到京城，也聽見了，就請見蘇丹。這個游子是誰呢？正是波斯國王子。他見著蘇丹，說道：「我是聽說你要娶的那位孟加拉公主，得了瘋病，什麼醫生都治不好；我是巫祝，

我倒知道治法。」蘇丹說：「不見得罷？每一個巫祝來見她，她精神總是格外錯亂。」游子說：「我一定要見她，要單獨見她，我有本領，我定能治好她。」蘇丹歡喜了。一個轉機，把游子引到公主房門口，自己退後站著。公主不知道是王子裝扮的，跑上前來撲他。王子等她走近了，低聲說道：「我不是游子，我是波斯國王子，來救你的。仔細聽我的話，照著做！」公主立刻安靜了，蘇丹見她身體忽然好些，大喜。游子在房子裏，歇了一刻工夫，就走了。每天他來看看公主，每天公主總要好些，蘇丹格外快活。游子對蘇丹說道：「現在只要一件事，就可以把公主的病，完全治好；他騎靈馬來，馬的魔氣，傳到了公主身上，要當著馬面前，纔弄得退。我有一種奇香，燒了，病就一些都沒有了。明天把靈馬帶到宮中，讓公主穿著最貴重的衣服，站在馬邊，待我施術。」蘇丹吩咐僕役照游子的命令做，全城的人都聚觀這個新奇治病法。當大家都在觀看的時候，游子點著香，起了一陣大煙，把靈馬，公主，同他自己全蒙住了。一會兒煙散，

地上却只有一套游子衣服，靈馬已高高在空，馱著公主同王子，馬頭向波斯去了。

四 求珍記

第一節

有一個印度的蘇丹，在位已久，年紀很老了。他有三個兒子：長子名和珊，次子名愛麗，幼子名愛米得。還有一個美貌的姪女，同兒子們在一塊兒長大的。直到年紀大了，蘇丹在王族裏選婿。這事剛一宣布，三個王子，都同這女子戀愛起來，弄得蘇丹很躊躇，因為他覺得倘若自己兒子之中，有一個娶了她，其餘兩個，一定要同那個爭鬥的。蘇丹就把三個王子，都喚到身邊，說道：「我的兒子們！你們對於你妹子，雖然都戀愛；但是你們妹子，只有一個身體，只能嫁給一個人。我也知道這件事，你們很難以為情，如今要想一個法子，使你們都贊成。」

「每人分道，各往一國去；從今天起，十二個月回來，我給你們每人一大宗款項，恰數你們的地位的旅費，你們各人帶些希有的寶物回來，那個帶來的最希奇，就把姪女嫁給那個。」蘇丹如此說着，三人聽了都贊成此舉。三人便約着就走。初出國門，還是同路，天晚了同歇一店。次日早晨，分路。約着滿了一年少兩天，仍在此處會齊。和珊王子往海岸去，到了一個商賈雲集的城市，看見店舖中堆滿了奇怪的貨物，走了又走，身子很乏，一個商人，喊他在店前坐下，他很快活。正在休息，有一個人，拿一張毯子走過，大約方六尺，大聲喊賣，價值四十潑司。王子喊他來，看毯子說道：「這毯子還不差，不過價錢太貴了。」叫賣的說：「你大約看不出這毯子的奇妙，所以嫌貴；但是這毯子確值得四十潑司。如果你買了，坐在上面，一眨眼，就可了把你送到任所欲往的地方去。」王子說：「果然如此，倒也不貴。」叫賣的說：「我是說實話，待我試給你看，你同我坐在上面，我們就會到你剛纔離開的旅店去。」兩人立刻同坐在

毯子上，一眨眼果然就到了王子剛才住的那間屋子了。王子欣然出了四十潑司，買了毯子。時期還早，用不著回來，就在城中住下，觀玩珍奇異品，覺得許多美物，總沒有比這毯子更貴重的了。

仲弟愛麗往波斯去，到了京城，在街上各處走，聽見人叫賣貨物。有一個人，手中拿了一根象牙管，大約一尺長，一寸厚，叫道：「要賣四十潑司。」王子說：「這是一根很尋常的管子，你爲甚麼要賣這麼貴的價錢？我看不出什麼新奇來啊。」叫賣的說：「你真看不出什麼奇妙麼？可是這管，實值四十潑司；你要是買了去，你只要向管子裏一望，想看看什麼，就看得見什麼，你先試試看，看我說的對不對？」愛麗心中正掛念父親，向管子裏一看，果然看見父親在寶座上；又想看公主，果然又看見公主同侍女正在歡笑。他放下管子，很滿意，便欣然付了四十潑司。

幼弟愛米德，到亞刺伯，聽見一個叫賣的，拿一個蘋果，說：「要賣三十五

潑司。」愛米德道：「三十五潑司？一個蘋果，要賣三十五潑司？怎的要這麼貴？我是看不出什麼奇妙來。」叫賣的說：「你是真看不出什麼新奇來？這蘋果確值得我所要的價錢，因為無論甚麼病，他都能醫治，可以起死回生。只要把他送往鼻上嗅一嗅，病就立刻好了。」愛米德道：「當真麼？那不算貴。但是我怎能知道他有這們大的醫力呢？」叫賣的說：「人人都知道這事是真的。」這時恰巧許多人走過，都說：「這蘋果確能這樣治病人。」有一個人說：「他有一個朋友，就是這蘋果醫好的。所以我知道蘋果能治好病。」王子說：「等我們試試看，如果證明你的說話，是實在的，我就用四十潑司買便了。」於是大家同去找了一個病人，病人嗅一嗅蘋果，果然病就好了。愛米德趕緊買了這蘋果，他以為世界上的寶物，沒有比這蘋果更貴重了。

第二節

快到一年了，和珊坐上毯子，想回到旅店去，和弟兄們相會。他就閉了一

閉眼，果然就到了。一會兒愛麗也來了。愛米德到得最後。彼此相見，非常快樂。每人都自以爲所得的東西，最寶貴，長兄說：「我們尚有餘閒，足以談論我們的游歷，等我們把所帶來的東西，拿出來看看，你們看見這張尋常的毯子麼？我還是花了四十個潑司買來的呢，真便宜極了！我從海岸坐在這上面，一刻工夫，就到這裏來了。你們有同這相稱的東西，拿出來看看麼？」愛麗說：「你的毯子，真是新奇；可是你瞧我這枝管子，我費了四十個潑司買的，你望望看！想看甚麼，就看得見甚麼，不比你的毯子值錢得多麼？」和珊就拿這管子，轉向蘇丹宮中一望，勃然色變，說道：「噯呀！兄弟們！我們帶來的東西，有什麼用處？我看見公主臥病在牀，侍女環繞，她快要死了！」愛米德急了，他說：「你說什麼話？」奪了管就往管中一看，又說道：「我們如今趕得去，路程很遠，不知趕到還來得及救麼？她還不死麼？要是她能遷延些時日，我們趕得上，我就可以用這個蘋果，救得活她。看啊！這樣一個尋常的蘋果，我是費了四十個潑司，

才買到的，確是件寶物！病人一嗅，無論怎樣重的病，都立刻治得好。」和珊說：「那嗎，我們立刻坐上毯子去罷！這毯子容得下三個人呢，我們就往公主房中去！」三人如言而行。

一到了宮，侍婢環泣之間，愛米德就把蘋果，拿到公主面前，公主張開眼睛問道：「我怎的在這裏？你們爲甚麼哭？我一點病也沒有啊！」

二個子子，纔走出去，到蘇丹那裏，蘇丹見了他們，心中大喜，他們把游歷的事，一一說了；又把東西給蘇丹，要他判斷三人中，那個娶公主爲妻。蘇丹想了好久，說道：「這件事，要我說一句完全公道的話，是辦不到的。愛米德！公主真是你用蘋果醫好的；但是，若不是用愛麗的管子看見她，你就不知道她病了；若不是坐和珊的毯子，你就趕不著時候到。愛麗！你的管子，看見公主有病，是眞事；但是如果沒有和珊的毯子坐著，又沒有愛米德的蘋果嗅呢，你的管子也是無益處。和珊！你的毯子，把三個人一同載人回來，也有大功；但是若不

用愛麗的管子，看見公主的病，你也不會趕著公主沒死的時候，來到此處；縱然來了，若不是愛米德帶了蘋果來亦無用。不行的！你們都帶了新奇的東西來，可是把公主給這個也不對，給那個也不對，我們還要想別的法子。」

蘇丹又吩咐他們，到空地去，每人拿一弓一矢，那個射箭射得最遠的，就娶公主為妻。蘇丹及國人都跟去看。三兄弟輪流射箭，和珊拉弓射箭，射得很遠；愛麗看著那枝箭，飛到何處，然後盡力拉弓，射得更遠；最後愛米德拉弓，箭飛得更遠了。大家尋不著，蘇丹也不問愛米德說甚麼，就把公主給了愛麗，立成婚禮。

第三節

和珊不等到婚期，坐上毯子，到了遠方，獨坐凝思。愛米德在宮中住著，也很難受，不到婚期，也就走了，兀自己思索他自己那枝箭，就去尋求。到射箭的地方，往前走了又走，左看，右看，都看不見，仍向前走，末了來到一排峻峭的大

石頭邊，才瞧見箭在石下。他大驚訝！他覺得自己決無能力，可以射得這樣遠，並且無論何人，也沒有這力，可以射如此的遠；但是，現在箭却明明落在這裏。

他站在大石前，看見一個鐵門，推門，門開了。帶箭擠進去，是一個黑洞，漸走漸明，到了一個大殿，看見一個婦人，是王后模樣，走過來說道：「歡迎！歡迎！愛米德王子！我等候著你好久了。我是最有神通的仙人的一個女兒，你兄弟們，同那你們爭娶公主的事情，我都知道。那毯子，那管子，那蘋果，都是我施了法術，變化做成的；我又弄得你那枝箭，飛得無影無蹤；因為我想把你引到此處來。倘若你與我同居，做我的丈夫，我能使你得到無上的快活。」說着，就把愛米德領到宮中各處去遊玩。看見一切的勝迹，和許多神仙眷屬，盛設筵宴。每天謫仙子想些新奇驚人的玩法，兩人同居歡樂，有六個月之久。

第四節

六個月完了，愛米德很想回宮，去望望父親，因為他知道父親一定以為

他死了。他把這個意思對謫仙子說，謫仙子恐怕他去了永不回來，不肯允許。愛米德究竟愛謫仙子，他想自己去了，使她難受，還是不去罷。他主意打定，便當真不回去了。但是，那蘇丹失了愛米德，心中悲傷，派人各處探聽，都探聽不到什麼消息，心中更覺愁悶。忽然來了一個女巫，蘇丹教她施術，查查愛米德是否還生存，究竟在甚麼地方。女巫說：「倘若你許我到明天回答你，我能找到這著落。」

次日說道：「愛米德是生存的，可是，還說不出在那裏。」此外也沒話了。這兩句話，蘇丹聽了，就很放心。

愛米德對謫仙子，再也沒有提起想回到父親宮裏去的話。但是，謫仙子見他憂愁，常不說話，知道他還是想回去。一天，對他說：「我知道你還是想見父親，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待我，說話有信實，你不妨回去走一遭。我可以告訴你，此去的方針，什麼做得，什麼做不得，你此去一定很有幸福。不要對你父親

說，你這一向在甚麼地方，也不要說起我，只對他說你快活，回家的原因，不過是教父親放心。」愛米德答應了，騎了一匹最好的馬，帶了二十個騎馬武士，動身回宮。路程並不遠，一會兒就到了。蘇丹見了兒子，心中大喜。愛米德果然沒有把自己的奇遇說出。到了第三天，又騎馬回謫仙子處，謫仙子欣然接待他，深知他戀愛已深，也就不說要他常在身邊的話。到了月底，還是讓他回去望父親，如此來來去去，已非一次。他父親也按捺不問他從那裏來的，蘇丹的侍從却漸漸妬嫉愛米德起來了，競以警告的話，入蘇丹的耳，說：「愛米德的來處，必不甚遠；瞧他的馬，並不疲乏，可以證明的；他現在必已成大富。他這麼行踪詭秘，明明想竄蘇丹的位呢。」蘇丹聽了，也不說什麼，只稱他們的忠心，並不信他的兒子會這樣。但是，日子久了，也被這些侍從說得有些害怕起來了。又喊那個女巫來，教他查查他兒子往那裏去了，女巫便用術詛咒，就知道愛米德落箭之處，她就偷偷的趕到石頭腳下去，藏起身來，偷看王子，果然帶

了人馬而來，一會兒就不見了。她知道一定是個仙洞，另有仙門出入，所以找不得門戶而入。

第五節

幾天之後，王子又要去見蘇丹，女巫早定下了計策，趕來實行。她走到石頭邊，躺下來，裝要死的樣子；王子出門，看見一個可憐的病婦，不能說話，心中大憫，吩咐從者，把她放在馬上，同返謫仙宮中。謫仙是機驚的，知道事情不妙，警告王子說：「有人要害你了！」王子說：「有誰來害我呢？我向來與人無仇，」謫仙子照應那婦人，那婦人回轉來望了一望，看見如此的華麗景象，心中大驚。謫仙子又把她帶到宮中各處看看，然後教她出門，她才出門，再回頭看看，門在何處，預備下回重來，却已一些兒也看不見了。就回到蘇丹那裏，把她所見，對蘇丹說道：「啊！蘇丹！你猜謫仙子是怎樣的一個富者啊？倘若她要你兒子篡你的位，把你的財產，給她再湊一個數，你怎樣呢？」蘇丹被她說得心

動，立刻召集庭臣獻計，都主張捉拿王子及其從者，縱不弄死，也得禁入獄中。這時女巫也站在下面，也請獻計。蘇丹允她，她就說道：「這個管法，行嗎？王子的人，已是仙家的人，他總有仙法，一定捉不住的，倘若追捕他們，他們會立刻逃到空中，回謫仙府去，謫仙就要來給他報仇奪國了。不行的！只有教你兒子，做一件重大的事，做成了，於你也有益處；做不成，可就抓他的不是，定他一個重罪。」蘇丹說：「要他做件什麼事呢？」女巫說：「要他拿一個張篷來，小之可以握在手中，大之可以庇覆全軍。」大家都說，此計甚妙。

次日，王子來朝，蘇丹說道：「我的兒！我聽說你娶了一個謫仙，她也應當要點神通，給你做個面子，你也應當顯出你的威望，給我做個面子。你看每逢打仗，我該耗費多少，要預備驢馬駱駝，以及其他負重之獸，來馱全軍帳篷。我深知謫仙子，必定能殼給你一個帳篷送我，小之可以握在掌中，大之可以庇覆全軍的，你去問她要一個來。」王子聽了，心中很不自在，說道：「你說我娶

了，謫仙子爲妻，是不錯的；怎麼知道的？我也不知道這事成不成，我不敢說；但是，你是我的父親，我總服從你的命令。」蘇丹說：「兒子！倘若謫仙子不願做這件簡單的事，他愛你之情，也就很薄了。」王子大惱，也不顧朝父的時間，不及往日之久，立刻離開宮中，回到謫仙處。謫仙子見他憂愁滿面，問他有甚麼煩惱，王子說：「我父親知道我兩人結婚的事了，也不知是怎樣知道的。」謫仙子立刻回答說：「你救來的那個婦人，是個探子，什麼都是這探子報的信。」又問道：「總還有點別的事，是件甚麼事呢？」王子就把父親教他來要帳篷的話說了。謫仙子道：「你放心，我立刻要把我愛你的深情，教你父親知道。」說着，就喚一個使女，拿最大的帳篷來，一會兒，拿來一個小匣子，謫仙子交給王子，王子接了不懂，就問道：「我要最大的帳篷，怎拿來的？不過一個只裝得戒指的小匣子。」謫仙子微笑道：「你以爲我同你開頑笑麼？」就對一個侍者說：「去把這個帳篷支起來！」果然在敝地支起了帳篷，是很大很大

的足容他父親的兵兩軍之多。謫仙子道：『你看這帳篷，比你所要的還大，並且可大可小，隨意所欲，這層不可不知道的，若要供一軍之用，張開來，就只有庇覆一軍之大。』

第六節

帳篷收起了，放入小匣中，王子拿著，送與父親。蘇丹怪他回來得怎快；但是瞧見帳篷支起來，却又真個足供全軍之用，他大驚無量，因此果然暗存了妬嫉他兒子的心了。越想越怕，——他憑藉謫仙子來篡位。

又喚女巫來，女巫又教蘇丹命王子去取獅子泉水。——這件事是有名的最危險的事。王子聽說，就很惱怒；但是又答應把這事去同謫仙子商量。

他對謫仙子說：『父親瞧見了帳篷，很喜歡，却還要一件更大的東西呢。——他要獅子泉水，我向來只要力能辦到的事，總照父親的話辦；但是，這件事，要由你願不願，他無權問你要這樣重大的東西啊。』謫仙子說：『你放心，

我知道這是誰教你父親的；但是，你父親總尋不出你我的過失來……

獅子泉在一個大邸第大庭中間，有四隻獅子守門，兩隻睡的，兩隻醒的，——我來告訴你，怎樣纔得平安進門去。」謫仙子說話的時候，手中拿著一根針線，旁邊還放著幾球絨線，把一球給王子，說道：「拿這球線去，還要兩匹馬，一匹騎著，一匹呢，殺一隻羊，切成四塊，教他馱著，還要拿一個瓶子——等我就給你——是用他帶水回來的；明天一早動身，等你到了鐵門，就望前把這綫拋上去，記着須拿住線頭子，這球線，就會滾進大邸第去；你跟著線迹就走，就會達到四隻獅子身邊。獅子要是醒來吼你，每隻獅子邊，丟一塊羊肉，然後策馬入邸，裝滿了一瓶水回來，獅子只顧吃，決不會傷你的。」王子遵囑而行，拋線球到了獅子邊，獅子吼起來，他撕開羊肉，每隻丟一塊，騎馬到泉邊，帶水回來；又走獅子身邊過，看見兩隻離開羊肉來追他，起初他拔劍，意欲抵抗以自衛；後來他瞧出獅子毫無傷他的意思，一隻在前，一隻在後，同到蘇丹宮

中然後獅子回身離開王子；王子往父親處去，鞠了一躬說道：「爺獅子泉水在這裏，深願你康健！從此用他不著！」蘇丹十分歡喜，說道：「兒！你做得很好，現在只有一件事，要你夫妻做，再給我帶一個人來——這人，不得過一尺半長，鬚鬚要三丈長，肩上抗一根鐵棍，要五百磅重，還要會說話。」

第七節

王子不知道這樣一個人，到那裏去找，心中發怔，又回到謫仙子那裏，對她說道：「父親這樣刁難我，他是一定要害我。」謫仙子道：「不要灰心，我知道這個人，不難找的。我的弟弟，他很激烈；但是待他好的人，他也待得好，你去見他，不要害怕。」說了這話，她就吩咐僕役，在殿廊鍋裏，升起火來，拿些香，丟在火裏，濃煙火起，煙散了，他的弟弟忽然出現，王子看著他時，寒透脊骨，這人恰好是一尺五寸長，鬚鬚三丈，肩上抗一鐵棍，五百磅重，猙獰向着王子，問道：「這是甚麼人？」謫仙子說：「是我的丈夫，就是印度蘇丹的兒子愛米德。」

他弟弟一聽這話，便對王子和氣了些。謫仙子道：「他父親很想見你，我希望你，由他領你往宮中去，算是給我們兩個人的恩惠。」他弟弟說：「很好，那麼，請領導我去。」

次日早晨，愛米德就領著謫仙子的弟弟，到宮中去。百姓看見這樣一個怪物，都嚇得逃進屋裏，街市一空，到了宮門，衛士也都逃避。兩人進去，看見蘇丹，坐在座上，諸臣環繞，謫仙子的弟弟，直上寶座說：「你喊我來，你想做甚麼？」蘇丹不敢說話，用手蒙著眼睛，免見這可怕的景象，小個兒人怒道：「你怎樣不說話？」說著，拿起鐵棍子，照着蘇丹頭上，就是一下子打下來，把個蘇丹壓爛在地，又把愛米德的仇人都殺掉，大踏步走到院中說：「還有一個，就是挑撥蘇丹的那個婦人，捉她來！」

這婦人捉來了，也被他壓爛在地，說道：「勸人做壞事，同裝病的結果如何？知道不知道？如今可以讓我的妹夫做印度的王了。」於是百姓都歡呼道：

「蘇丹愛米德萬歲」蘇丹的袍服就加到他身上那小個人兒立刻喊他的妹子來，立爲蘇丹納。（皇后稱譯者註）愛米德把一大省給愛麗管領，又喊和珊來，對他說，也要給他一省；但是和珊回話來說情願仍在舊處住著，已是十分滿意，也不要一省管領，也不要財產，只要平安過日子。

五 致富術

第一節

報達國王，號稱加利弗。（謨罕默德後代的稱呼，現在土耳其國王也有這稱呼。譯者註）有一個加利弗，名赫命挨力斯怯得，他素喜假裝，遊行城內，察訪民情。有一回，在一條好久沒有到過的街市中，看見一所新房子，外觀很壯麗，很似貴爵的邸第。他想我沒有瞧見過，很是奇怪，便命首相去探訪。

首相應加利弗之命，去尋一個鄰居，竟被他訪出來了。是一個名叫古基海森，外號叫阿爾黑勃爾的房子。他是打繩爲業，鄰人見過他貧時，常執此業，

不知他怎樣致富了。現在他的生活狀況是恰稱他的房屋，一定是很富的了。加利弗說：「我一定要見見這個運氣好的打繩人！」首相領命，次日，便把這打繩人帶到宮中來，他就說了底下一番話。

「賢王！我名叫海森；但是因爲職業之故，人家都喊我做哈森阿爾哈巴爾。我現在所有的大財產，是由於兩個好朋友得來的，一個叫賽得，一個叫賽地。賽地很有錢，他常說：『貨財爲歡樂所必需，沒有錢財，就不能不倚賴他人；貧窮多是沒有資本經營事業，所以越加窮了。無論何人，所入雖少，若能善用，一定可以致富。』賽得呢，以爲：『貧人可以用別的法子得資財，有時簡直不過靠機會。』賽地說：『好！我們不用再辯論了罷！但是，試試我們的意見優劣如何，我要拿一筆款項，給個誠實的勞工，倘若他用這筆款子，得不著財產，同安逸，然後隨便試用你的法子，看你的說話對不對。』」

「有一天，我正在做繩子，賽得賽地經過我的門外，看見我竭力做事，而

資本却很少，景況不十分好，覺得驚訝。我對他們說：「盡我的力去做，我只能維持普通生活；至於買材料，做大些的事業，做不上。」我們又說了一會工夫，然後賽地從懷中，取出一包金錢說：「拿這個包去，這裏邊裝著二百塊金元，上天保佑你，教你如我所願，好好的用他，倘若弄得你光景好些，我的朋友賽得與我，都很喜歡。」

海森休息了一會，又說道：「賢王！我接了這金元，歡喜過甚，竟使我說不出甚麼話，我只能拉住恩人的衣緣接吻。」

「他趕急扯開，兩人就一同去了。我回來工作，想道：這包錢，怎樣用纔得穩當呢？我的寒舍中，無廚，無箱，鎖著他。最好是拿開十塊，做現在的用度，其餘的，裹著在頭巾上的麻布縫裏。十塊錢裏邊，拿出了若干，買了好些苧麻，家裏的人，許久沒有肉吃，也就買了些肉，做晚飯吃；拿肉回家時，一隻餓鷹飛下來，沒有拿得緊，幾乎被鷹搶去了。正在爭奪的時候，頭巾落地，鷹舍肉而奪頭巾，

把頭巾搶了就飛，我大聲呼喊，弄得鄰近的男婦大小，都來幫助；但是一會兒工夫，鷹同帽子，看不見了。這事幾乎使我發瘋，想要買一塊新頭巾，但是，一想到所餘的十元，也用不了好久；錢沒有用完時候，我一家的生活，自然比沒有得到這錢時候好；但是錢用完了，依舊是貧困。我也不怨尤什麼，我總覺得上帝是常在，我期望最少的時候，給我貲財產，雖然被鷹搶了一半去，我總得到了上天的多少好處，我應當永遠感謝上天，順從天意。

「我失了頭巾，我的妻子，却不與我一樣的安靜，而很牢騷。我對鄰人說：『那隻鷹，一共搶了一百九十塊錢去；頭巾還在外咧！他們不信，只是發笑。』」

「六個月以後，那兩個朋友又來了，說道：『相別以來，沒有問起你事情，不知怎樣了，是好些了罷？』我答道：『朋友！不瞞你說：我願望，都沒有成功。』我就把經過的情形，全都說了，以爲他們不會信的，他們起初不信；但是知道我是個誠實人，賽得又說了些別個鷹的奇事，賽地也就信了。又從腰帶裏

拿了一包錢出來，算算是二百元，又交給我，吩咐我以後要更謹慎些！我接了錢，沒有荷包貯藏，就把錢放在胸懷裏，我謝意還沒有表示完畢，兩人就匆匆地走了。那天我就沒有作工，趕緊回家去，妻兒都不在家裏，我拿出錢來，放開十元日用，其餘的，用麻布裹著，繫緊紐結；室隅本有一個瓦器裝滿了糖的，就把錢包放在裏邊，以免意外；料想也沒人往瓦器裏看。一會兒妻子回來了，我出去買苧麻，也沒有對他說起賽地第二次送金子來。

「我還沒有回家時，一個賣肥皂的走街上過，我的妻子，因為沒有錢買，就問他願不願把糖來換肥皂，賣肥皂的答應了，交易就做成了。我回來看見糖盆沒有了，大怒，問我妻子，妻子說已換了糖咧。我叫道：「啊！不幸的婦女，你可知道你做了甚麼事，糖盆一給他，就是給了他一百九十塊錢了！這是賽地第二次給我的，你知道麼？」這麼一來，我的妻子同瘋了一樣，捶胸，披髮，撕衣，哭道：「到那裏去找那個賣肥皂的人去！丈夫！你爲甚麼不早些對我說！」我

說：「我們失落了東西，要忍耐，總而言之，我們所有的東西，那一樣不同富家一樣，我們呼吸的，是一樣的空氣，曬暖的，是一樣的太陽，他們死，也是同我們一樣，總之，我們一天敬畏天神，就一天沒有應當貪的利益。」我們這樣自己安慰自己，從事於所業，彷彿像沒有事故發生了一樣，不過只怕再見賽地的面，他要是來問我拿回兩百元，我拿什麼還他呢？

第二節

「過了一陣，賽得賽地又來看我生涯好不好，各人仍舊主張助我，是最好的法子。我裝做沒看見，等到他們說話，我纔抬頭睜眼，然後我帶着慚愧，說明我第二次不幸之事。我說：「我何曾猜得著那天賣肥皂的人會來，又何會猜著我的妻子，會給他糖盆，如果猜得著，就會謹慎些了。」轉向賽地說：「我知道是天不許我在你手裏發財，要我依舊窮困，然而我感激你們之情，就同發了大財一樣。」賽地說：「我不追悔那四百元，我拿錢給你，是盡義務於上

天，也是要試試我的觀念對不對？」就對他的友人說：「賽得你試試你的法子罷！看錢財以外，有沒有法子，可以使窮人富足。就拿海森來試試罷！」賽得手中有一塊鉛，拿給賽地看，說道：「你看！我拿起地上這塊鉛給海森，你就知道將來會值多少。」賽地狂笑說：「那塊鉛能值多少？一個法興（小銅元名）罷了！海森！要他有甚麼用處？」賽得說：「海森！你拿去，不要顧賽地的笑，也許這塊鉛，有時使你得到好處，那時你對我說罷！」我以為他說笑話，拿起鉛，謝謝他，兩人就走了，我也沒有再想起那塊鉛的事。

「那晚脫衣服，鉛從荷包裏落出來，我拾起放在身邊，適逢那晚，鄰近住的一個漁人，補網少一塊鉛，那晚若不打漁，第二天一家人準要捱餓，他就喊妻子，在鄰人家去問，有沒有借一塊鉛。家家都問過了，只沒到我家，回去對丈夫說：「借不到。」漁夫說道：「你再到海森家借。」他妻子道：「海森家去也沒用，問他要什麼也沒有的。」漁人說：「莫管他，你一定要去，這回或者有幸。」

漁妻便來打門借鉛，我們起來開了，聽說她是來要什麼什麼的，我就對妻子說：「養得給我的那塊鉛，放在什麼地方。」暗中摸索，摸著了，遞給漁人妻，漁人妻很喜歡的，應許我們說：她丈夫打起的無論是什麼，頭一網就給我們。

「漁人得鉛很歡喜，次早就來踐約，帶一尾魚，約一碼長，粗細也相稱，說道：「鄰人！今天只網著一尾魚給你，就送給你罷！你不必推却，晒收了罷！要是上帝同你一般的保佑我，一投網一樣得到許多，我還不是把那麼一網，全給你麼？」我答道：「鄰人！一塊鉛能算多少？值不得這們高的價錢，既屬鄰居，應當互助，如果易地以居，你也是要這樣幫助我的，你既慨然拿這尾魚給我，我就收了，多謝！」拿魚回家，我的妻子覺得魚太大，用我們小又小釜，煎也不好，煮也不好；我說：「隨便怎樣烹治，都可以。」說畢，就作我的工去。殺魚剖腹之時，我妻子看見一塊堅塊皎潔的東西，以為是一塊玻璃，給了幼子做玩物，他兄弟姊妹們，拿到各處玩，都稱贊此物的光明瓌麗；晚上點了燈，兒女們當他

們的母親站在燈下同他們之間的時光，看見此物放光，小兒子因為他的哥哥，不給他們拿著在暗處玩，就哭起來了。我回家，聽見他們爭論的原因，我就要來看看，喚我妻息燈，看見這東西發出一種光，可以照見几榻；我把他放在火爐框上說：「看哪！這是賽得的一塊鉛，弄來的大利益，省得買燈油的錢。」小孩子們看見燈滅了，那塊玻璃發着很亮的光，驚訝大呼，吵醒了鄰人；我們的屋，同鄰人的屋，只隔一層薄牆，鄰人是個猶太人，賣古玩的，他夫婦臥房，又在我們的隔壁，小孩子們把他們鬧醒了；次晨，賣古玩的妻子來了，抱怨昨晚頭一覺，擾得沒睡好，我妻子說道：「佳鄰雷克！我抱歉得很，小孩子們，遇事吵鬧，你是知道的，你看這裏，是這塊從魚肚裏拿出來的玻璃，弄得他們吵鬧的。」賣古玩的妻子說：「我同你一樣，信此物是一塊玻璃，你如果肯賣，我一定可以收買。」這時小孩子們擁進來了，吵嚷著求母親不要買掉他們的玩意兒。他母親答應不賣，省得他們吵鬧。賣古玩的妻子，出來的時候，低聲對我的

妻子說：「如果要賣給別人，須先對他說。」然後趕緊往她丈夫店裏，把她所見，對她丈夫說了。回去時，又來私問我妻子，是否願意賣二十金元，我妻子覺得價錢很高，就有想賣之意，便說：「賣掉他，須得丈夫的同意。」這時我恰巧回來吃飯，我妻子攔門說：「鄰人出二十元，要買那塊玻璃，問我願不願。」我沒有回答；但是想起賽得說的那塊鉛，能致富的話，他說時，有深信不疑之概，還是不要賤價出賣罷。鄰人妻見我因價太低，不做聲。又說道：「鄰人五十元如何？如允許可以現錢交易。」我一看見她非此不可的神氣，對她說：「我要比這多多咧。」他說：「鄰人！我給你百元罷！此數太多了，我不知道吾的丈夫，是否贊成呢？」我說：「我要賣十萬金元。我猜想此物，定是鑽石。」又對她說：「我明知這是寶物，所值不止此數，還要值多咧。但是因你們夫妻是鄰人之故，特別賤價出售，如果你們不肯出此價，別個賣古玩的，還願意出錢更多得許多呢。」

「議價多次，買者近加到五萬金元。晚上賣古玩的回來，增價更高，增一次必斬一次，末了，究竟增到了我所要的十萬元，我鑽石就脫手了。我的富，因此超過往日所期望的，真是謝謝上天賜的大恩澤了。賽得賽地都想我致這樣巨富，我若知道他們居住的地方，我就定要跑去感謝他們了。」

「我有了這財，就想怎樣使用之法。我的妻子想：『拿來買好衣服，好房子，好器具。』我的主意不同，我立刻找我同業中勤勞與我相等的那裏去，先給他們錢，讓他們替我做各種的繩子。用這個法子，我差不多做了報達全城繩業的主人了。人人都歡喜我做事情恰當，交貨如期，此後不久，我就要在城中各處，租貨棧，屯貨，零躉都售，每棧用的夥計，獲利很大，就建造了你昨天所見的那幢房子，把所營之業，聚在一處。房子表面雖大，但是屯貨之處居多，此外惟有我眷屬住室罷了。」

第三節

「搬到這幢房子之後，沒有好久，賽得賽地在我舊居訪我，聽說我成了一個大商人，不單叫做海森，叫做古基海森阿爾黑勃爾了，甚爲驚訝；立刻到我新居來訪，我看見他們來了，跑來會他們，要同他們的衣緣接吻，他們抱着我，不讓我那樣，我還是堅執，不敢忘其應行之敬，也不敢忘報答，請他們坐在尊位，我在對面坐下，賽地就對我說：「古基海森，我與你相見，歡喜難言，一定是我給你的四百元，弄得你的光景大變了。」賽地不甚以爲然，說道：「賽地！海森說的兩件意外之事，你忘却了麼？你問他自己，究竟怎樣致富的？你我二人中，那一個之力居多？」我說：「先生們！我向來是說實話的，我要把這事照舊說實話。」——就把現在對賢王說的話，對他說了。賽地聽了這番話，却不很信，和從前講那隻鷹和賣肥皂的人的事一樣。賽地道：「我本期望你用我的法子致富，你現在自然有那樣富了，我很歡喜！」他們說着，就要辭去，我求他們在這裏住一夜，明天我們同坐船往我所買的鄉間的房子裏去，玩耍玩

要他們應允了一會兒天晚吃晚飯奏樂說些我的房子我的生意同貨財的事。對他們兩人，一樣的尊敬，因為沒有賽地，賽得永不會給我那塊鉛；沒有賽得，賽地永不會給我四百金元。次晨，同坐遊船往鄉間的房子去，船中數毯甚好，六人蕩漿。花園佳麗，有橙、橘、檸檬林，諸友稱贊，空氣清新芬芳，鳥聲盈耳，兩人頻謝我招游勝地之意，我指出樹林盡處，一叢大樹，給他們看。

「我本已遣了我兩個兒子下鄉，享受新鮮空氣的，他兩人同一個塾師，一個奚奴，剛纔下鄉，到這叢樹林來的。我們說着，忽然看見高樹枝中，一個鳥巢，喚奴取下，上樹一看，大為詫異；那巢是頭巾做成的，以為我一定要看看這樣奇異的鳥巢，就摘下來，交給大兒子送給我，我同兩友說：「你二人記得同我談話的那天，我戴的那塊頭巾麼？」賽得說：「這却我兩人並沒留神；但是如果一百九十元在裏邊，那就無誤了。」我把小鳥拿出巢，打開頭巾，喚他們仔細看，說道：「先生們！這正是那塊頭巾。」就拿出那個包裹來，賽地認得是

原璧。我便說道：「先生們！錢在這裏，點點看對不對？」賽地數了一數，恰是一百九十塊。這事明白得很，賽地不能再不信了。對我說：「海森！我也以為這宗款項，不能致你富了；但是，你說藏在糖盆裏的一百九十元呢？」我答道：「爺！兩種款項的事，我全都說過了實話，糖盆的事，將來或者也能證實。」我們在鄉間，過了一天，到了天晚，騎馬踏月，走了兩個鐘頭，到了報達。適逢馬夫差錯，沒有帶馬料，貨棧都關了門，便喚馬夫往各店中去找，找到什麼，便買什麼。一會兒，買了一盆糖來。把糖倒出來，看見裏面，竟有一個麻布包，繫得很緊，而沈重，他一見這包，就遞給了我；我一見，就認識是藏金的麻布袋。我便對我的朋友說：「先生們！你要證實了我的實話再走。一百九十元，在這裏呢。」賽地看了確是數目不差，也就信了。對賽得說：「我佩服你的見識了。貨財確是不一定能致富的。」我又請他們以三百八十元送給窮人；並且他們允許我和他們做朋友。」

加利弗道：「我好久沒聽得有趣的事了，你講得很有趣！你的話，確是實話，我也信你。你在魚肚子裏破出來的鑽石，已爲我收買下來了。不信，你可以到我庫裏去瞧。」

六 神燈記

第一節

支那一個大城，有一個成衣匠，叫做默世德法。這人可憐極了，每天勤力工作，祇能養家，却不寬展。家裏人並不多，只有一妻一子。子叫做愛拉亭，很懶惰，而不謹慎。一早出門，全天都在街市及公共地方頑耍；長大了，他父親也教他學成衣，但是他坐不定，一轉眼便逃跑了，整天的不回去，他父親常常處罰他，却也無效；因此也就灰了心，不再去管教他。心中愁悶，鬱鬱的不到幾個月，便憂愁死了。

愛拉亭沒有了管束，格外的荒唐起來，終日終夜的遊蕩，不想如何可以

長進；到十五歲，還是這樣。

一天，他正在嬉遊，忽有兩個生人，走過站住了看他，——這人大家喚他做非洲魔術者，兩天前，才從非洲而來——看看愛拉亭的面貌，覺得很合他的用度，便打聽他的家世；又問他道：「孩子！你的父親，不是做成衣匠的麼？不是叫做默斯德法麼？」愛拉亭道：「是的，如今已死了。」術者聽着，便抱了他起來接吻，一邊哭泣道：「你父親死了麼！我是你的叔父，我才從遠處經商而回，却不知我的哥哥已死；我一見就認識你，你的面貌，真和你父親一模一樣。」說着，在袋裏抓了一把錢給他道：「回去給你母親致意，我明天要到你家裏來，去瞧瞧哥哥的墳呢。」

愛拉亭回去一說，他母親驚道：「你父親與我，都沒有弟兄，你那裏來有一個叔父呢？」

明天，術者又見他在街上嬉遊，又抱他親熱；又拿兩塊金子給他道：「這

個給你母親罷，今天晚上，我想同你晚餐，你住在那裏？」愛拉亭把住址說了，帶金子回家。

這天晚上，他母親預備這人來過訪，又怕他找不到，正在思慮的時候，這人已敲門進來了，還帶了各種菓子同酒，說了些客氣話，就坐在默斯德法生時常坐的椅子對面，吁嘆道：「我可憐的哥哥啊！我來遲了，沒趕得上你臨終的一聲，我心裏真難受啊！」又對愛拉亭母親說道：「我四十年前，離開了故土，遊歷多處，最後到了非洲，忽動思鄉憶兄的念頭，所以立刻回來，誰料竟遲了。」愛拉亭的母親，被他這麼一說，格外想起了丈夫，不由自主的大哭了。術者又問愛拉亭道：「你如今做什麼事，有職業嗎？」愛拉亭垂頭不答，他母親道：「他麼？他一天到晚遊蕩，說也說不聽，你可能勸勸醒他麼？他要是再這麼老不改過，我想趕出他了，由他去流浪。」他母親說了又哭。術者道：「姪兒！這樣是很不好的；但是，你如不願學做成衣，那麼別的職業也很多啊。你還是開

一店鋪罷，採辦些呢絨布疋，我給你指導與幫忙，你心中怎樣？」愛拉亭本來很不願做手藝，聽說開店，自然表示贊成。術者道：「那麼你明天到我這邊來，我給你穿得齊整些，就一同開起鋪子來。」

晚飯後，術者就走了。明天，果然給愛拉亭預備了許多新衣服，和一個夥計一同去飲宴。晚上，又送他回家。又隔了一天，術者來喚愛拉亭說：「要同到鄉間去一天，方始可以買鋪子。」兩人就同往鄉間，經過許多大廈園林，一路走去，逐漸的好看。走了大半個早晨，路已走得很遠，到一個泉邊休息。術者在腰裏拿出水菓給他吃，又勸他要交結好朋友。吃了又走，更入深鄉；快要到兩山之間，方始站定。對愛拉亭說：「我們不用往前再走，就在這裏，拿些奇物給你看；我一邊括火，你一邊把所見的散碎乾柴，拾起來燒火。」一會兒，乾柴聚了一大堆，正燒時，術者忽用一種香，投在火裏，又念了幾句符咒，前面的地，忽然裂開了一口，忽見一塊石頭中間，嵌一個銅環。愛拉亭很害怕，想跑，術者捉

住他，用鎚石在他耳朵旁邊擡了一下，就被打倒了。愛拉亭顫抖道：「爲什麼打我？」術者怒道：「我是你的叔父，替你父親管兒子，不許反抗……」停了一會，似乎和緩了一些道：「孩子！不要害怕，我可以酬勞你，你要酬勞，你就得服從我！……這塊石頭底下，有一種財產，能使比世上最大的皇帝還要富；除你以外，沒有一個人，可以舉起這石，和進這洞。我命你怎樣，你就得立刻聽從，這是於我們兩個人，有利益而很緊要的事。」愛拉亭定了定神道：「那麼，叔父要做什麼事呢？」

「拿着環子，舉起這塊石頭！」術者這樣命令。

「叔父！我沒有這麼大的力，你幫我罷！」愛拉亭央求着說。

「不行！我幫了你；這事就辦不成，你一個人提着，很容易舉起來的。」術者又這樣命令。

愛拉亭依言，果然輕飄飄的舉起了那石，放在一邊。瞧見有一個跛子，三

四尺深，通一個門。

「孩子！下去把那門打開！那門通大殿，那殿分三大堂，沒進堂的時候，把你的衣撩起；走過三堂的時候，仔細不要挨着牆，連衣服都不要挨着——要是挨着了，立刻會死——第三堂走過，便有一門，通花園，栽着許多樹，樹上長滿了許多果子；直到花園，到一個高臺，有一個龕子，龕子裏有一盞燈，正點着，拿下來吹熄他，丟掉燈芯，傾掉油，——那並不是油，不會弄髒衣服的——把燈放在腰帶裏，拿出來給我！」術者又這樣的命令，又把自己手指上的戒指，拿下來，給愛拉亭戴上。

「這是辟邪物，聽我一天話，便避得一天邪；大膽去！我們從此致富。」術者很嚴厲的囑付他。

愛拉亭下去，看見一切，都同術者所說的一樣，處處依着命令——把燈放在腰帶裏，看見花園裏，果實鮮豔，紅、白、藍、綠、黃、紫，此外還有多色，每樣收集

一些果實真是珍貴之品，但是愛拉亭不知那樣最寶貴，只歡喜無花菓和葡萄石榴，把叔叔給他的袋子裝滿了，又把胸前塞滿了，方才仔細回出來。走到洞口，瞧見術者等候在那裏，很急的說道：「叔叔！請你牽我出來。」術者道：「燈礙事，先拿給我。」愛拉亭道：「現在實在不行，待我上了地面就給你。」術者定要拿燈，愛拉亭却裝滿了一身果子，非得出了洞，不肯交。付燈，這樣堅持着，術者竟大怒，又把些香，丟在火中，念了兩句咒，石頭立刻自回原處，面上蓋着土，和初來時一般。愛拉亭才知並非叔父，是被凶惡的仇人騙了。

這術者是從一本魔書裏，得知異燈是秘寶，祇要從別人手中，自由把這燈交給他，他得到了，立刻可以致天下之富，所以他揀了愛拉亭做這事。現在既然失敗，便立刻趕回非洲，——不走城裏過，免得被人瞧見，考問他那孩子的蹤跡。

第二節

天方夜談

愛拉亭被他關閉在這地穴裏，上面是石頭泥土囊塞着，下面是殿門已經關閉，他號呼，哭泣，一些也沒有用處；他覺得除了上帝，再也沒有誰可以救他出險，便交手祈禱。

忽然想到了術者給他的戒指，便在石上擦了幾擦，立刻有一個猙獰可怕的妖怪，跳到面前說：『你要什麼？我可以服從你，凡是誰戴了你手上的戒指，我都服從他的命令；還有其他的奴隸，也都服從這戒指的命令。』愛拉亭在危險的地位，瞧了這猙獰的妖怪，却也不十分害怕，便對妖怪說：『那麼你先救我出這地穴。』這話剛說完，不知不覺的，自己身體，已立在穴外石邊了。回頭仔細一看，並看不出有什麼石穴的痕跡。趕緊回家，覺得身體昏憊非常。後來把這可怕的奇遇，一一告訴母親；母子二人，都十分痛恨術者，又怕他再來，十分不安。

明天，愛拉亭想賣掉燈，去換吃的東西。他母親說：『這燈太髒，還是把他

拂拭乾淨一定可以多買幾個錢』愛拉亭便去揩擦；誰知一瞥之間又跳出一個極長而可怕的妖怪，站在他們面前，眼如銅鈴，聲如雷霆，妖喝道：『你要什麼？我可以服從你的命令；你有了這燈，我就是你的奴隸。』他母親從來也沒瞧見過妖怪，如今嚇昏了。但是，愛拉亭已見過妖怪，並不害怕，大膽說：『我餓了，拿些東西來吃！』說時，妖怪便隱去；一會兒，拿了一個大銀盤來，盛着十二個銀蓋的碟子，都裝滿了好吃的東西，兩碟中盛的是六塊白麵包，還有兩瓶酒，兩個杯子，都放在一塊絲製盤托上面。一會兒，妖怪又不見了。

這時愛立亭的母親，逐漸的甦醒過來，母子二人，便把這些好東西，吃了一飽；還有餘賸，還足穀晚上和明天一天的吃用，丟在一旁，愛拉亭便把妖怪如何送東西來的情形，說了一遍，他母親覺得這事總屬危險，勸兒子快快把戒指和燈等，都去賣掉爲是。愛拉亭說：『何必要賣，只要不再差遣妖怪便得了。』

剩下來東西吃完了，只能賣碟子。一個猶太人，便是他的主顧，一個個的寶物——銀碟子——買去，都是出的很便宜的價錢，簡直似騙子一般騙去的。但是，愛拉亭不知道這碟子該值多少價錢，得到了這些薄價，也就很滿足。

什麼都賣了，最後便賣大盤子；大盤子賣了，錢又用完了，只得再揩燈。妖怪又出現，又拿飯菜銀盤給他母子；他母子吃了東西，又賣盤子；有吃，有用，是多麼幸運啊！而同時一個金匠，收買他們的盤子，很誠實，都依了實價照付，並不欺騙。

愛拉亭因為賣盤子，常到古董鋪子裏走動走動，眼界也開了，他知道所有的盤子，都是寶物；並且知道他穴裏帶出來的果實，並非有色玻璃，乃是世界上希有的幾種寶石。他默記在心，並不告訴給誰聽；連母親面前，也不提起這話。

第三節

有一天，愛拉亭在城中遊玩，聽說出了告示，說是蘇丹的公主巴羅布德要到一處去洗浴，來去的時候，鋪戶人家，一律禁止窺視，都要把門關閉，無論何人，不許走出來。他心中一動，很想偷看公主的面貌，便趕到浴所的門背後，藏匿了起來。一會兒，公主來了。公主走到離浴所只有幾步，便把面罩去掉，愛拉亭便飽看了一眼；公主經過門時，他又仔細看了一眼，覺得公主的面貌，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他悶悶的回到家去，他母親便問他：「你不舒服麼？」愛拉亭道：「不，我是愛公主，公主是把我的魂鈎了去咧，我一定要向蘇丹去請求，把公主給我娶爲妻子。」母親道：「你瘋了！公主是娶得成的麼？」愛拉亭道：「我有燈，和指環助我；並且我在地穴裏，帶出來的許多東西，都是世上無上之寶，我要獻與蘇丹，蘇丹一定很喜歡。母親！你有個大碗盤，正合盛這些寶物；快去拿來，分色擺列，瞧好不好？」

把珍寶一一陳列了，果然光耀奪目，他母親瞧了也滿意，便答應他兒子，把這些東西，去獻與蘇丹，求公主嫁與愛拉亭。

第二天一早，用手帕兩塊，包着碟子，動身往宮裏去。進宮的人，着實擁擠，他母親也容易也擠了進去。但是，宮殿上都是許多大臣站着，奏稟國政，忙得非常，他母親竟沒有機會，可以陳獻；蘇丹雖然瞧見她，却也無暇傳見她。她回去，總對愛拉亭說：「明天再去試試。」

第一天如此，第二天也是如此，第三天，第四天……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蘇丹退殿的時候，對一個首相說：「有一個婦人，每天拿了手巾包，站在殿下，不知她什麼事情？明天她要是再來，你記着！不要忘了，喊她上殿，瞧她說些什麼？」

明天，首相便把她帶領引見，她伏在蘇丹寶座前毯子上，不敢抬頭。蘇丹命她起身道：「我看見你好幾天了，你有甚麼事奏給我聽？」她顫抖的說道：

「大王在上！我所求太不自量，求大王先赦了我的罪，我方敢直說。」蘇丹道：「無論是什麼事，我都恕你，不定你的罪，你只管大胆奏上便了。」她才把兒子的痴望說着，以爲蘇丹一定大怒，誰知始終沒有生氣，待她說完，又問：「手巾包裏是些什麼？」她便把包裏打開，呈上蘇丹，蘇丹喜歡贊美不已道：「多麼豐富！多麼美麗！多麼珍奇！我何曾見過這樣的寶物，這麼一塊重的聘禮，也不辱沒公主了！你的兒子，還不配娶我的公主麼？」首相也從旁耳語道：「大王要是開恩，把公主下嬪我的兒子，那麼請寬限三個月，一定能穀供獻一大宗寶物，比這些還要好得多啊。如今愛拉亭是一個生人，就應允了，恐怕要有後悔。」蘇丹便准了首相之請，對她道：「你先回去！你兒子的請求，我沒有什麼反對。但是，三個月裏，我不能嫁公主，三個月滿了，你再來討回音。」她回去一說，母子都十分歡喜。從此以後，愛拉亭只計算時日，希望三個月快快滿。

過了兩個月，他母親有一天到市上去買油，看見街上的人，都是笑容滿

面；官吏籌備慶典很忙。她問油商道：「這是做什麼？」油商道：「老太太！你從那裏來，怎的連這事都不知道？首相的兒子，今晚娶巴羅希德公主的吉期啊。」她一聽，大驚失色，奔回家去，對兒子說道：「孩子！你完了！蘇丹反悔了，今天晚上他把公主嫁給首相的兒子了。」愛拉亭聽了，好似霹靂一聲，也不去罵蘇丹，只奔到房裏去擦神燈，妖怪立刻出現，問：「你要什麼？我是你的奴隸，請下命令，我和這燈中其他的奴隸，都在這裏。」愛拉亭說：「聽着！你是向來服從我的。但是，這次我要命你做一件更難的事——蘇丹已許我把公主嫁給我的，今晚忽又嫁給首相的兒子了；待他們成婚的時候，你把他們都帶給我這裏來！」妖怪道：「主人！我依你。」

愛拉亭和母親吃了晚飯，進房坐了一會兒，妖怪果然把首相的兒子和公主，一齊攝來，到天明又攝回去——每天如此——這可證實這妖怪，確是愛拉亭的忠僕；也不知道牠怎樣去攝來的，連公主她們自己都不知道。這件

事太怪誕，所以很秘密，——蘇丹是知道的，同首相商議，說：「仇人既是這樣來無蹤，去無跡，神通一定廣大的，只怕兩小夫妻要遭危險，還是把婚事撤銷了罷。」他們這樣商議，已忘了愛拉亭，所以絕不疑及愛拉亭。

第四節

愛拉亭依舊等候滿了三個月，要母親再進宮去討回音，蘇丹又喚她上前。她依舊伏地道：「大王！你允許我兒子的事，如今三個月已滿了。」蘇丹又和首相商議了一下道：「不差，做蘇丹的，自然要守信的。但是，我總得知道你的兒子，是否能使公主的生活，嫁了以後，還是與王家一樣。如今我有個辦法在此——你教兒子送四十隻赤金盤子來，裏面要盛着許多珍寶，和從前所獻的一般；還要用四十個年少貌美的白奴，穿着華麗的衣服，領着四十個黑奴送來。這事辦得到，我就信他有能力養活我的公主，我就踐約把公主嫁給他。你去罷！你再送回信來！」

她回去想蘇丹所要的，自己兒子一樣也辦不到的，却也把這些話，告訴兒子，笑着說：「蘇丹等着回音呢，這一些總得教他等候到不知什麼時候呢。」愛拉亭道：「未必要好久罷？」說着便又到房裏去召妖怪，妖怪又一口應辦。一會兒，四十個白奴，四十個黑奴，成隊的都到了他家對面。每個黑奴頭上，都頂着一個赤金盤子，裝滿了珍珠鑽石，紅綠相映。他對母親說：「趁蘇丹早朝，趕緊領去送獻與他，好教知道我要娶公主的心切。」

這一輩送禮的白奴黑奴，衣冠華麗，儀容合式，排列整齊；因此引得滿街的人，都來觀看，稱贊不已——這種儀式，就是宮裏，也從沒有過，宮人袍服比起來，也遠不及咧——全隊入宮，向着御座，排成半環形，黑奴把金盤放在地毯上，和白奴一同叩了頭，黑奴揭開金盤的蓋，大家叉手在胸，站立一旁；他母親進到御座前，叩頭道：「大王！我兒子明知這些粗物，不值大王和公主一盼，但是要求大王應允他的婚事，所以如命去張羅了來，請大王和公主賞收。」

蘇丹欣然道：「好！你去對你兒子說：我張開了兩手，等着抱他，叫他快快來娶公主；越快，我越喜歡。」一壁蘇丹把珍寶去給公主看，一壁愛拉亭的母親，便回去報告消息與兒子道：「我的兒啊！你可樂了。蘇丹已完全應允了，並且等候你很急呢。」愛拉亭歡喜非常，又回進房去擦燈，召妖怪，命帶去洗浴，把古來帝皇所算最華麗的衣服拿來穿。沒有多久，妖怪一一如命辦到，又問：「還有別的命令沒有？」愛拉亭道：「有！去找一匹馬來——要比蘇丹廐中的好，再配一副好的鞍轡；再帶二十個奴子來，要和送禮的一般，命他們跟在我後邊走；再找二十個，成兩排，在前邊走；此外給我母親找六個女奴，穿得要和本公主的女奴一般，每人拿一套衣服——和王后穿的一般——我還要一萬金圓，分十個荷包裝着，去快些找來！」一會兒，又都找來了。那六套衣服，用銀絲包包着，連六個女奴，就交與母親；十包金圓，拿四包也給母親，——六包仍命帶來的奴子拿着。當全隊往宮去時，一把一把的投給觀衆。

愛拉亭沒有騎過馬，騎在馬上的姿勢，却是很好，觀衆歡呼不絕。蘇丹與他在宮中相見，十分驚訝。抱着他，握着他，命他坐在御座旁，大開筵宴，訂立婚約，問他是否願意就在宮中結婚。他說：「爺！我是急不暇待的想領御賜的婚禮。但是，我要先造一所公主的寢宮，求你賞一塊宮旁的大地於我，我可以從速建築成功。」蘇丹點頭應允，愛拉亭就從容而去，儀式也很合。

他回去又擦燈，命妖怪：「替我起一所宮屋，合公主用的，材料要希有的，牆要赤金磚砌成，每邊要六個窗，窗櫺要留一個不做完，用鑽石珠寶鑲嵌，要成爲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宮殿，殿廷，花園，廚房，倉庫，馬廄，什麼多完備，什麼多陳設精美；最要緊的，就是一個安全而完滿金寶的庫。快些去辦！」次晨，妖怪領愛拉亭去看，愛拉亭很滿意，執事的奴子也有了，分曹辦着事，大堂有二十四個窗，美麗超過了愛拉亭所希望的。愛拉亭看了一遍道：「如今只缺一樣東西，就是一張毯子墊地，使公主從宮中走到這裏來，不踏着一寸地。」他說

着，妖怪就辦就了。

蘇丹一早起身，望見空地上，已有了一所金碧輝煌的宮殿，甚是詫異，知道一定是愛拉亭一夜趕造成給公主住居的，便去參觀。又看見他母親所穿衣服，比公主還華麗，便覺得愛拉亭真是好一個坦腹東床的女婿了。

愛拉亭各事安排妥貼，就脫離破陋的舊屋。但是，那盞神燈，是他幸福之原；那個戒指，是他辟邪之物；這次出門，這兩樣東西，都沒有忘記帶着。

第五節

婚禮的隆重，誰也沒有的了；歌舞筵宴，自不待言。公主到了新宮，目眩耳迷，對愛拉亭說：「我當初以爲世間沒有比我父親的宮殿，更華麗的了，現在才知道錯了。」

明天，愛拉亭又請蘇丹和首相到他宮裏來吃酒，蘇丹進了二十四戶的堂說：「這宮是世間一個奇物了！旁處那裏找得到金銀爲牆，寶石飾戶的呀！」

子呢？但是，告訴我！這樣美麗的宮，爲什麼一個窗戶不完工？愛拉亭道：「這是我特地留着給蘇丹來參觀落成禮的。」蘇丹大喜，召集珠寶商、金匠，來裝飾成這未完工的窗。

這些珠寶商、金匠來了，搜羅了許多金銀珠寶，都不敷支配；便把蘇丹所有的，也都湊上；還不敷，再向首相借了許多來；還不敷，又把愛拉亭所獻的也添上；做了一個月，還沒做成一半。愛拉亭就把這一千人辭去，命他們自己做的，一律拆去；把珠寶、金銀，送還蘇丹和首相。擦擦燈，命妖怪再如式快快做好。妖怪依言，又一會做成了。

那些珠寶商等，把珠寶帶回，說：「工程被停，不知何故？」蘇丹聽說大驚，立刻乘馬往愛拉亭處問故，一眼看見窗已做完成了，不敢自信，只怕眼花，又把二十四個窗，都看了一遍，才知並沒看錯，並抱着愛拉亭，吻他的額道：「我的兒！你一轉眼，做成了這種的事，你真是一個奇人了。」

愛拉亭不但得到蘇丹的親愛並且得到百姓們的親愛，因為他往回教堂去祈禱，和朝蘇丹，拜首相及貴族的時候，都命馬旁兩個侍者，把金錢投散給市民，——這樣已是多年，所以市民人人都愛他十分親切。

那個非洲魔術者，到了非洲，以為愛拉亭一定死在山洞裏的了。誰知後來用法術一算，知道他已逃遁出洞，由神燈的幫助，娶了公主，十分妬忌；次日，便動身到支那京城，住在旅店，打聽得愛拉亭富貴而得衆心，愈加忌嫉。又用法術，推算知道那個神燈，放在宮中，並不隨身攜帶，喜得搓手說：「待我把燈設法取來，就要愛拉亭回復貧困的原狀。」

明天早晨，他打聽得愛拉亭帶了一隊人馬，出去打獵，要離宮八天，已經動身三天。他便買了十二個新奇銅燈，裝在籃子裏，拿了直往愛拉亭宮前去。叫道：「那個有舊燈換新燈？」市上的人，圍着笑他傻子，他也不理會，還是這麼喊着：「那個有舊燈換新燈？」

公主也聽見了，派女奴出去探聽，女奴覆命道：「真是一個傻子，我們王的更衣室裏，不是有盞舊燈麼？何妨去向他換一盞新燈。」公主不知道這燈是神燈，便應允去換了一盞新燈，很覺有趣。

術者還是假喊着「舊燈換新燈。」蹙出了城，到了無人之處，放下籃子，拿出神燈，擦了一擦，妖怪立時跳出問：「你要什麼？我可以聽你命令。」術者道：「如今我要你把你們造成的宮，和宮裏的人，連我一同帶到非洲去。」妖怪如命而行。

第二天，蘇丹照常望望愛拉亭的宮，忽然不見一些蹤跡，不知何故，立召首相來問；首相本來嫉恨愛拉亭，便說：「宮殿本是愛拉亭妖術造成的，他帶隊出獵，不過是掩人耳目，其實是用妖術，把宮殿公主搬逃了。快些派一隊衛兵去捉這國事犯罷。」

愛拉亭捉來了，蘇丹也不審問，只命處死。百姓們是多受過他好處的，都

暴動起來，反對這事；蘇丹怕激成事變，便赦他死罪。愛拉亭問：「我因罪失寵，請問何罪？」蘇丹說：「你犯的滔天大罪，你還不知道麼？跟我來！給你看看！」就帶他到窗邊說：「你應當知道你的宮殿，搬往何處，看如今到那裏去了？」愛拉亭也大驚失色，說不出什麼話。隔了好久，才說：「這事實出意外，我都不知道，請你給我四十天的期限，我去找房子；找不到，情願受罪。」蘇丹說：「好！但是，過了四十天，你不要忘却到這裏來，免得我派兵。」

他在市中，遊行了三日，向別人打聽，無奈世態炎涼，誰也不去理睬這失勢的人了；並且這事，別人確也不會知道。他憂傷極了！第三天，走到鄉間去，走到河邊去，要去尋死。誰知跳下河去的時候，他手上戴的戒指，無意在石上一擦，忽然跳出一個另一妖怪——就是救他出山洞的那個——他說：「你要什麼？我都依你。」愛拉亭欣然道：「我所建的那座宮在那裏？把他送還原處。」妖怪說：「我沒有全權，我不是燈奴，我乃是戒指奴。」愛拉亭說：「那麼你

帶我往宮殿的去處，可成不成？」剛才說話，妖怪已把他攝往非洲大平原上的那所宮裏去了。抬頭一望，上面便是公主房中的窗戶，恰有一個女奴推窗外望，看見了他，忙把這事告知公主，公主還不深信，忙也到窗邊來看，驚喜交集，忙又開了一個便門，放他進去，兩人哭了一會，愛拉亭說：「更衣室中的那盞燈，到那裏去了？」公主說：「呀！我們不幸的事，只怕就從這燈上發生的了。我是禍首，我已把這燈換給人家，所以就到了這裏。」愛拉亭說：「你也不用難過，只告訴我這燈現在藏於何處？」公主說：「術者把燈繫裹着，藏在胸前，他曾給我看過。」愛拉亭就想出一個計較，出宮裝扮了一個平民，到藥店去買了一種毒藥粉，回到公主那裏，教公主待術者來官時，就和顏悅色，和他一同吃晚飯；他去的時候，給他換吃一杯酒，他要是願意的，便把藥粉放在他杯子裏，他一喝下去，便得熟睡而死，我們便可以得到燈，可以設法把宮殿等搬還支那去了。」

公主依計而行，那術者果然中毒死了，公主便去喚愛拉亭，愛拉亭說：「你去休息休息罷！讓我一個人設法把你帶回支那。」

在術者屍身上，取出神燈，擦着，妖怪出現，命妖怪攝回去；一會兒，已歸原處。次早，蘇丹在宮裏望見宮殿又復原，滿心歡喜，立刻命馬前往問訊，愛拉亭迎接進去，把奇事告訴蘇丹，蘇丹十分抱歉，請他原諒，大家十分歡樂。

第六節

術者還有一個弟弟，知道哥哥被他害殺，便要報仇。

把一個尼姑福脫瑪的殺了，裝扮着她的樣子，到公主那裏來，種種的煽惑，公主十分信任。有一天，她說：「這樣好的宮殿，要是再用鵬卵，懸在圓屋頂正中，格外美了。」公主說：「那裏去找呢？」她說：「高加索山頂上，有這種大鵬之卵，建造這宮的人，一定找得到。」公主告訴了愛拉亭，愛拉亭便召燈奴，命他去找。妖怪大怒，聲震屋瓦，怒吼道：「這物是他的師傅，要是師傅懸在屋

中，一定可以把宮殿人物，都化爲灰燼。我也不怪你，你上了那術者弟弟的當了。」便又告訴這女尼，是他做扮的。愛拉亭洞見危險，便把他殺了。從此永遠太平，過了幾年，蘇丹老死，沒有兒子，公主即位，同愛拉亭同治國政。

七 橄欖案

加利弗赫倫挨力斯怯得在位的時候，報達有一個商人亞利可奇的，不富不貧，安居在父親傳下的房子裏。三夜，連得一個奇夢：

夢見一個老人，貌很嚴肅，罵他不往麥加教主那裏去申禱。夢了三次。他想自己是個好回教徒，應當去朝見朝見教主，做了教徒，不朝見教主，是要受罰的；但是，我曾經做過許多善事，或者可免此行，不過夢也夢得太奇巧，覺得還是去的爲是。便把房子出租，貨物一概賣了，祇剩幾件下來，帶到麥加去賣，可以多賣幾個錢；還有一千金元，要存在安妥的地方，想不帶去了。他仔細想了一會，決定把金洋藏在一個很堅固的大罐子裏，上面用橄欖鋪遮着，關上

了口，拿到一個最要好的朋友——一個商人——那裏去說：『老兄！我沒有幾天，我便要同駝行隊，啓行到麥加去了。如今有一罐橄欖，寄存你處，請你代爲保存。』商人應允了，很和氣的說：『拿貨倉的鑰匙去，你自己去開了門，把罐子隨你放在甚麼地方便了。待你回來，總還在原處，不致遺失。』

駝隊出發，亞利可奇騎上駱駝同去，他帶去的東西，也馱在上面，沒有好久，便安抵麥加。麥加的廟，是信士年年成羣結隊來的。他在廟裏參拜過以後，便拿貨物出來賣。有兩個商人走來看了一會，也沒有買。臨去時亞利可奇聽見兩人交談，一個說：『這裏固是大市場，但是把這些東西到開羅去賣，一定賣得到好價錢。』亞利可奇常聽說埃及華麗繁盛，便決意到開羅去一遭。

到了開羅，果然把許多東西，賣到了好些錢，又去遊大馬色等地，人既出遊，便忘歸程，他遊歷各處，有七年之久，便決意非返報達不可。

七年中替他保管橄欖罐子的人，也沒有想起過他；也沒有想起過罐子。

有一天，同家人們吃晚飯，偶然談起了橄欖，他妻子說：「許久沒嘗到橄欖的滋味，想吃些才好。」富人說：「你提出橄欖，我就想到七年前亞利可奇寄給我一個罐子的事了。他往麥加去，如今駝隊回來，說他已到埃及去，這時他一定死了。橄欖要是還可以吃得，給我一個碟子，一枝燭，待我去拿些出來嘗嘗也使得。」他妻子說：「丈夫！我勸你不要做這卑下的事，那些橄欖，是託付給你的，要是亞利可奇回來，你的信用名譽掃地了。我敢說他一定能回來的，並且橄欖經了七年之久，一定腐爛而不能吃了，還是攔着不要動罷。」商人不聽，到了貨倉裏面，開了罐子一瞧，橄欖果然爛了。想瞧瞧底下是怎樣，便把許多橄欖倒在桌子上，揀了一碟子，搖搖罐子，跌出了多少金洋。商人愛金的熱烈，比橄欖還要利害。更瞧罐子的底裏，才知道不過罐面上鋪了一層橄欖，底下全是金洋。

他把橄欖仍放在裏面，蓋上罐子，跑到妻子那裏說道：「你的說話，一些

也不錯，橄欖果然全霉了，我仍原樣安放著，亞利可奇回來，決瞧不出我已動過的。」他妻子道：「你聽我的說話，以後不再要去觸動他的罐子罷！上帝一定不許我們做壞事呢。」

商人一夜思量，如何才能把金子取出，而瞧不出破綻，並且不會發覺——明天早晨，便去買了許多本年新出市的橄欖，回去把金子和霉橄欖全都換出，依舊照原樣封蓋着。

一個月後，亞利可奇到了報達，便到商人那裏去，要取回罐子，又謝商人照顧的厚意。商人道：「這一些小事，何足稱謝。你拿鑰匙自己去開了門取罐子罷！罐子還在原處呢。」

亞利可奇把罐子拿回旅館察看，一瞧都是橄欖，金洋已不翼而飛。心裏驚駭得不知所云，幾乎又發瘋。隔了一會，嘆道：「我當他是個好朋友，誰知竟是人面獸心！」立刻再到商人那裏去道：「我罐子裏一千金圓沒有了！你要

是手邊窘急，用他做些買賣，你只管借去用就是；只請寫一張據與我便了。」商人怒道：「罐子是你自己去藏，自己去取出，我又沒有經手；並且你那年寄存來的時候，你明明說是一罐橄欖，又沒有說有金圓；怎的如今向我要金圓了呢？你幸而只說是金圓，要是說有珍珠鑽石，我可擔不了這責任啊！」兩人吵嚷起來，引動了許多人來觀看，亞利可奇也無法可以證明罐子裏確有金圓是失去，爭吵也無益，只得悞喪而去。臨去的時候，聲明要和他到柯西處去對質。（柯西，是回教徒的法官；他的判斷，回教徒沒有不遵的。）商人道：「我很願意到了那裏，自有是非。」審案的時候，柯西聽了兩造陳訴的話，又問亞利可奇有沒有證據或證人，可以提出來證明當時罐內確有金圓？亞利可奇却提不出什麼，柯西便判所控查無實據，被告開釋，商人勝訟。

亞利可奇心中憤不能平，又告到加利弗那裏，請加利弗親自審問。這天晚晌，加利弗同首相基阿法，侍從長美士勒，假裝平民，遊行市中，探聽這事曲

直走到一家小院子門口，聽得裏面吵嚷，在門縫裏張見十來個童子，在月光裏玩耍；一個童子——差不多是領袖，——說道：「我們扮一齣審官司的戲，劇好不好？」大家便商量扮演全城都知道的橄欖案，那個扮作商人，那個扮作亞利可奇……那大一些的童子，便扮做了柯西，又一個扮作吏員，捉上兩個童子來，——就是扮商人與亞利可奇的——柯西便問「亞利可奇告什麼？」亞利可奇深深的鞠了一躬，把失金的事，述了一遍。柯西又問被告，被告又是一番狡辯，辯詞和眞法庭上所陳述的一般，說完又宣誓。柯西忙止住道：「且慢發誓！先把橄欖罐子來給我瞧了，亞利可奇！你把罐子帶來沒有？」亞利可奇道：「沒有。」柯西道：「快去拿來！」

亞利可奇奉命而去，一會兒，把罐子帶了來說道：「這罐子便是。」說着便把罐子揭開。柯西瞧了一瞧道：「好橄欖！待我嘗嘗。」說着抓起一個橄欖便吃說道：「好得很！但是，經過七年，恐怕沒有這樣好？喊賣橄欖的來由他來

辯別辯別。」兩個扮吏的童子便去傳了一個扮賣橄欖的上來，柯西道：「你是賣橄欖的麼？橄欖能保存多少時候，不腐不損壞。」賣橄欖的道：「無論怎樣仔細保存，到了第三年，就要不得的，無色並且無味。」說着又察看了一番，又嘗嘗橄欖對柯西道：「這是新的，味很好啊！」

柯西對商人道：「證據確鑿，可見這橄欖是你換了金子出來，放在裏面的，你是個無賴！」又對別人說：「把他刺死罷！」

這齣戲完了，加利弗瞧得很得意，仍與首相一同回去，對首相說道：「明天我審理這案，大概也不過如此罷？」首相道：「賢王！要是這案的真相，是與孩子們所扮演的戲是一般，只怕賢王也只有照此審判了。」加利弗道：「那麼留心記着那孩子，明天把這孩子帶來，命他代我審判。」

第二天，首相到孩子家裏去訪他的家長，家長出去了，他妻子出見，面罩厚紗。首相問他有孩子沒有？他說有三個，便把他們都喊了來。長子說：「昨天

扮過柯西。」首相道：「孩子，同我來！王要見你呢。」他母親十分驚慮，首相切實說明並無惡意，一小時以內便送他回來。他母親才給他穿扮了一陣，然後交首相帶去。

到了官裏，孩子有些膽怯。加利弗對他道：「孩子，到我這裏來！昨天審問亞利可奇與商人的，是不是你？我都聽見，我很喜歡你。」孩子低聲道：「是的。」加利弗道：「你來坐在我旁邊，真的亞利可奇快來了。」說着便拉着孩子的手，命他坐在寶座上自己身旁，喊亞利可奇與商人上來。兩人上前叩首於地。加利弗道：「這個孩子代我聽訟，你們快些陳訴罷，他如果能力不充足，我幫助他。」亞利可奇與商人便先後陳訴了。商人也是要發誓。孩子道：「太早！我們應當先瞧瞧橄欖罐子。」亞利可奇便把罐子放在加利弗足邊，加利弗瞧了一瞧，自己先嘗一個；再拿一個給孩子，喊賣橄欖的上來，——說是今年的新出產品。孩子道：「七年前的橄欖，還能這樣新鮮麼？」商人敗訴了。孩子

瞧着加利弗道：「賢王！這不是玩笑事，應當怎樣定罪，請賢王判決！」加利弗便命商人把一千金圓還亞利可奇；又定了商人處死罪；又訓斥了柯西一頓；又抱了一抱孩子，給他一百金圓，命首相送回家去。

八 記瑪奇亞那殺盜事

第一節

波斯國一個城裏，住着弟兄兩人，一個名叫克雪，一個名叫愛里巴柏。他們的父親，已給了他們一些小家產，各自分炊。克雪娶了一個很有錢的妻子，自己還經商，很富；愛里巴柏娶了一個與自己差不多的妻子，靠伐木度日，用一隻驢子，馱運進城售賣。

有一天，愛里巴柏在林中伐木，已伐了不少，——約够三驢的馱運——猛見遠處塵沙飛揚，滾滾而來；一會兒，果然有一羣漢子，騎馬而來，揣想都是強盜，便丟了驢子，向高石上一顆大樹上面爬了上去，樹葉茂密，下面一些也

瞧不見他，但是他在上面，瞧得很清楚；只見人馬約有四十來個，都挾看利器，待到樹下石上，方下馬把鞍轡去了，繫馬在樹上，又把糧食餵馬吃，才把鞍下口袋都取了出來，每一袋都很重，一個盜魁似的，走到林中道：「芝蔴，開門！」他說着，石忽然裂開如門一般了。他便命全隊的人，都把袋馱進去，一會兒，石門又閉了。

愛里巴柏在樹上不敢下來；一會兒，石又裂開，盜魁先出，待同夥兒都走了出來，又道：「芝蔴，速閉！」門便關閉如前，盜等又駕鞍跨馬而去。

愛里巴柏瞧着他們去遠已不見，從樹上爬下，也到那裏去試試叫道：「芝蔴，速開門！」門也開了。洞中並不幽暗，是一間大屋子，屋頂上有一盞很明亮的燈，屋內藏着各種糧食，大包，絲，綢，絨毯，成堆的金銀，成包的錢，都滿滿的不計其數，他十分驚訝；大膽入洞，把成包的金圓，合算那匹驢子能馱多少，便拿多少。他在金包上面，鋪了些木頭，使人家瞧不出破綻；他既出來，也叫道：「

芝蔴，速閉門。」急忙趕進城去，到了家裏，把大門關緊了，方始把金銀包裹打開給妻子瞧。他妻子瞧見了這麼一大堆金子，照耀得眼也花了。他把冒險入洞的事，完全告訴他妻子；並且警告她要守秘密。她想把金子數一數，究有多少，他却不允許，說道：「我們先得埋藏起來才妥，鏗鏗鏘鏘的數，不要被人家知道了麼？」她道：「我們總得知道一個數目，你一面去揀，我一面去借一個斗來量罷。」

克雪的妻子，住得不很遠，愛里巴柏的妻子，便走去向她借斗，她向來知道愛里巴柏很窮，如今來借斗，覺得奇怪，不知道她要量什麼穀類？便把膠水黏在斗底，方才借與他們，這是一個計。愛里巴柏的妻子，回去量完了以後，急又把斗去還她的嫂子。誰知斗底，已黏了一個金圓。克雪的妻子很是嫉妬，暗想愛里巴柏一個窮漢，那裏來的金子，多得用斗量？待到克雪回家，她便告訴克雪；再察看這金圓，制式很古，斷不定是那一代的錢幣。

克雪自從娶了有錢嬌婦以後，總不把愛里巴柏當作兄弟看待；如今瞧見兄弟有了錢，不但不喜，反格外的嫉妬他。一夜思索沒睡，第二天早晨，便到兄弟那裏去，說道：「你裝窮的本領真像，誰知你金子用斗量的。」他兄弟知道機密已洩，隱滿不住，便又把如何得金前前後後都告訴哥哥；並且分一半給哥哥，教他要守秘密。克雪心裏還不滿足，便說道：「我不希罕這些，究竟這個財窟在那裏？快些告訴我，不實說，我便告發你，連你已得的也保不住呢。」愛里巴柏沒法抵抗，只得又全說了；連如何入洞的秘語也告訴了他。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克雪便起身，帶了十隻驢子，馱着大箱子，動身往樹林裏去，預備把箱子都裝滿回來，也不十分費事。他找到了石洞的處所，站在那裏說：「芝蔴，開門！」門立刻開了，一走進去，門便自然關上。門裏的寶貴貨物，真和愛里巴柏所說的多，他也不知該拿那樣，只把金包能拿多少便拿多少，很快的拿到洞門口。他喜極欲狂，忽把開門的咒語忘却，他便「大麥，開門！」

「小麥，開門！」這麼亂喊，但是那洞總是嚴閉不開；他把各種穀名都喊遍了，獨記不得「芝麻」；他十分害怕，丟了金銀包，上下亂跑亂跳亂思，總想不到用什麼咒語，可以賺開洞門。

正午的時候，強盜又往洞中而來，遠望見克雪的一羣驢子，在石間遊散，知道一定有變端，忙奔到洞口，把驢子趕去，拔出快刀，對了洞口，一壁呼着咒語開門。這時克雪在裏面聽得馬蹄聲，揣想是盜黨，決意乘機猛然沖出去逃走；門一開，他便直闖出去，不意把盜魁撞了一交，衆盜便把他擒住，用鈎刀殺掉，盜黨進洞察看，把克雪拿到門口的金包都找到了；但是，仍覺得少了多少——便是愛里巴柏所拿去的——知道一定被人取去無疑；又想：被殺死的人，不知從那裏學來的開口咒語，誰也想不出。但是，他們都知道一定還有一個很機警的人漏網，不能不警戒他，免得他再來偷盜寶藏。他們議定把克雪的身子，切成四塊，懸在洞內，——每邊兩塊——事畢，閉了門，騎上馬，再到別

處去打劫。

第二節

到了晚上，克雪尚未回家，他妻子很不放心，跑到愛里巴柏那裏去問訊。愛里巴柏說：「克雪一定是覺得白天進城，容易惹人注意，到深夜或者便回家了。」

到了半夜已過，克雪仍不回家，他妻子更害怕了。知道凶多吉少，一直哭到清晨，自己懊悔不應當愛里巴柏家裏的閑事，致丈夫見財起義，一去竟無消息。她一早便又到愛里巴柏家裏去，愛里巴柏猜知她來意，一定是要他去探聽消息，不待她開口，便帶了三匹驢子到洞邊去。瞧見洞邊有血迹，心中便突兀了一下，立刻念了咒語開門，他哥哥的屍首，赫然掛在那裏，不由得大駭，忙解下放在袋內，又裝了不少的金子，出門馱在驢子身上，用木頭掩蓋了，匆匆的回去，把金子交與妻子藏過，把屍首送到嫂子那邊去。

他嫂子有一個慧婢，叫做瑪奇亞那，富有謀略，能勝艱鉅。愛里巴柏敲開了門，把屍卸下，和瑪奇亞那道：「你主人的屍，便裝在這兩個口袋裏，仔細些安殮，不要被人家知道被盜所害，這事你一定辦妥的。」說完，便牽驢回家。

瑪奇亞那在次日清晨，到藥店去買了一劑危險病的好藥——藥商問她：治誰的病？她嘆了一口氣道：「我的好主人克雪，如今飲食言語都不會了，這藥不知能不能治好他的病呢？」

晚上，她又去買治不起之症的藥，她垂淚道：「只怕這藥也不能挽回我主人的病了。」那天，愛里巴柏等到克雪家去，也都形容憂戚，大家都以為克雪真個病篤快死了。到了夜裏，克雪的妻子和瑪奇亞那號哭失聲，對大家說：克雪已死，也沒人疑訝。

明天早上，瑪奇亞那到一個皮匠那裏，給一個金圓與他，說道：「默世德！你帶了縫具跟我走，去做一件工作，不許你知道在那裏，是什麼人，你一定

要蒙着眼去！』默世德法道：『你要我做違法法律昧良心的事麼？』瑪奇亞那又放一個金圓在他手中道：『上帝不許做這事的；你祇跟我去，莫害怕！』

瑪奇亞那用布紮了他的眼，領到家裏，命他把屍首縫起來，許再給他一個金圓。

縫畢，仍蒙着眼送他回去，方始給他第三個金圓，教他嚴守秘密；半路之中，把蒙眼的布去掉，命他回去；怕他去而復返，跟隨自己，便守着望他，直到望不見，方始放心歸家。又料理喪事，由回教長老同各宗師舉行喪理。出殯的時候，她哭泣得挺胸披髮，恰合女郎的身分；克雪的妻子，照理在家裏也哭泣很哀；鄰婦照俗是要來弔的，所以都來弔唁，陪她哭泣；鄰近的地方，也都悲聲大動。克雪的死，便這樣隱滿過了——除了他的孀妻，弟弟，和女奴瑪奇亞那——一個人也沒有疑及他致死的原因。殯後三四天，愛里巴柏把貨物移些到嫂子家來住，——那些金圓則在夜間暗暗的運——來入主克雪的家庭。（

回教俗，兄死，弟得享有嫂子和兄的財產權。）

第三節

這時那四十個強盜，又到洞裏去。瞧見克雪的屍不見了；並且金圓又少了，大驚。盜魁道：「夥計！如今一定有一個人，知道我們的秘密，所以他把同黨的屍運去，又偷了不少金圓去，我們應當想個自衛之計，不知列位有無妙計？」大眾唱了一個肥喏道：「是的，必須要自衛了。」盜魁道：「列位！誰最勇敢，最能幹，裝扮一個遠客進城去探聽？瞧我們所殺死的是誰？找出他的地址，便有計較了。這事責任重大，誰擔任了去，辦不了，便要處死！」有一個盜搶先說道：「這事我去辦，辦不成情願受罰。」

他便立刻扮了遠客，扮得誰也認不得他的真面目。天明掩進城去，偶然走到默世德法攤子，剛才那裏開門，強盜上前施理道：「老人家太勤儉了！這麼早便開店工作麼？這麼年紀，在清早，怕瞧不清楚工作罷？」默世德法道：「

你不要因我老，便瞧不起我；我的目力很好，前天我在一個地方，蒙着眼，還給一人縫一個屍身呢。」強盜聽了一驚，却假作鎮定道：「屍身麼？」默世德法道：「是的是的。」強盜知有線索可尋，把一個金圓，遞在他手中道：「你可能領我到那屍家走遭？」默世德法搖搖頭道：「這却不能。那天我是被蒙着眼來去的，路徑一些也不知道。」強盜道：「那麼你如今也蒙着眼，試試走着，記得出路徑最好，這裏還有一個金圓在此，你再拿去罷。」

默世德法又見一金圓，便應允了。他仍把布紮蒙了臉，一路思索從前的路徑走去，走了一會，他和強盜，便走到克雪的門前——現在愛里巴柏住的地方——他便站住了，強盜拉去他的蒙布，由他自去，心中十分喜歡。暗思這次探聽成功，不可不做些暗號，便用粉筆，暗暗在他們門上畫了一個圓圈，回去報告盜魁。過了一刻，瑪奇亞那有事出來，忽瞧見門上有一個白粉圈——她是很機警的，她知道這粉圈，一定是不利於主人的，總得預備才好，便也用

粉筆來，把鄰家的門上，也照樣大小粗細畫了一個圓圈，也不告訴主人。

強盜得到那盜的報告，也是十分喜歡，便命衆盜道：「夥計們！我們不要耽誤時候，立刻裝扮起來，帶些兵器，掩進城去——兩個兩個走，在大廠會齊；同時我同這個帶好消息的夥伴去，找出那個人家，再決定怎樣下手。」

盜衆依命進城，盜魁等到了那裏，一瞧便見一家門上有個白粉圓圈；但是，在第二家門上，又找出同樣的圓圈。盜魁疑惑着問那探子的盜道：「究竟是那一家？」探子也答不出來；又瞧見五六家門上都有白圈，更加驚訝，發誓說：他只做了一家記號，其餘各家門的記號，不知是誰做的——因這樣的不準確，不能下手報仇，大家只得回盜窟，都說：「探子死當其罪。」便把他殺死。衆盜爲安全起見，還是要找那來洞取屍之人。又有一盜，自願前往充當探子，也願事情辦不成受死罪。這人也像前一個探子，去覓得了皮匠，因皮匠找着了房子，他用紅石粉，暗暗在不容易瞧見的地方，記了一個符號而回。但

是，沒有一樣事情，是逃得過瑪奇亞那眼的。過了一會，她出來又瞧見了，她便設法把他拭去，拭得乾淨，一些也沒有痕跡。待到盜黨重來，又撲了一個空，瞧不見什麼，第二個探子的盜，又處死刑。

第四節

盜魁經不起再喪自己的勇士，決定把前兩人所沒有做成的事，自己來做。他也往默世德法那裏，要他領到那房子門前去，他不再寫什麼暗記號，只仔細察視了一番，記憶牢了。這時羣盜都在窟中等候他，他回去告訴他們道：「那房子我認準了，我們可以復仇了。我回來的時候，想起了一個主意，大家如有更改，不妨討論討論。」就把自己的主意說了，大家都說很好。他便命各村莊去買十九匹驢子，三十八個大皮袋，一個裝滿了油，其餘的都空着；兩三天之內，衆盜都已辦齊，因為袋口太小，又把改寬了；每一個袋藏匿一個強盜在內，還帶着兵器，也充作油袋，袋上只留一條小縫，便各人呼吸；一一妥貼，

再把那盛油的袋放在面上。預備既畢，便動身入城，那十九匹驢子，馱着三十個強盜的袋子，和一袋的油，由盜魁驅着，到了愛里巴柏門口，瞧見愛里巴柏，吃過晚飯，坐着休息。他便把驢子停住，說道：「我從很遠的地方來，帶了些油來，明天出賣，天氣已晚，還沒宿處，可許我在府上權宿一宵，明晨早行，感激不盡。」愛里巴柏雖然見過盜魁，却因他如今已改扮油商，便認不清楚，接了他進來，把驢子牽到院中，吩咐奴僕放入馬廄，卸下鞍轡，餵料；又命瑪奇亞那做了一餐好飯請客吃，又命她：「明天清早，給我預備下澡布，交給阿布搭拉（奴名）服侍我洗澡，一面預備好菜湯給我回來吃。」說完便自己去睡。

這時盜魁走入院中，到袋邊對群盜說道：「你們聽着我，要是從窗裡，拋一塊石子出來，便破袋出來舉事。」說罷到房裏，吹滅了燈，和衣而臥。

瑪奇亞那遵主人的命令，預備好了澡布，交給阿布搭拉，安上壺子做羹湯，這時燈裏油盡熄了，家裏也沒有餘剩的油，也沒有燭，瑪奇亞那不知怎樣

好，阿布搭拉提醒她院子裏有多少油袋子，不妨去要一些，她聽了便持了油壺去取。走到第一個油袋旁邊，忽然袋裏一聲道：「是時候了麼？」她大吃一驚，知道自己和全家都在危境，不可張揚，便安然的答道：「還沒有，快啦。」她又走過去，都是這樣。直走到末一個袋子，方才沒有聲息，知是真油，趕忙裝滿了一壺的油，回到廚房，點了燈，又拿起一把大油壺，到油袋子邊，裝滿了油，去熬沸了；不動聲息，又走到各袋邊，把沸油直澆下去。啊！這三十七個強盜，便窒死在油袋裏了。瑪奇亞那的膽略，也就可驚的了——她很從容的把這事辦畢，仍拿了空壺回廚房，把各火熄了；只留一個火做羹湯，自己靜坐着——窗中瞧得見院子裏——她決定不去睡，只瞧院子裏有沒有什麼事故發生；果然，一會兒，盜魁起身，瞧見滿院子黑蟻，靜悄悄，便投石子爲號。誰知連投了三次，袋裏一無聲息，盜魁很疑怕起來，便悄悄走到院中，一個個袋邊去問：「預備好了沒有？」袋裏依舊一無影響，只發出一些熟油的臭氣，仔細一查，知

道自己的陰謀又失敗；並且三十七個夥計都死，自己已孤立，格外害怕了。他瞧見院子有門可通花園，便想開了門鎖而逃。——瑪亭亞那瞧見他走了，才去睡覺，覺得自己救了主人一家人，心中很喜歡。

愛里巴柏未明而起，去洗澡，也不知道昨夜之事，只瞧見油袋都在院中，驢子都還在廄中，不禁詫異，問瑪奇亞那，瑪奇亞那道：『上帝保佑你一家人！待我給你瞧件新聞，你便知道了。』說着領他去瞧，他嚇得跑回來，目定口呆，又問道：『那油商呢？』瑪奇亞那道：『他却與我一樣，還活着咧。』她又把如何瞧見門上白粉圈起，直到盜魁如何逃走爲止，詳細告訴他聽。

他們合力在花園僻處掘了土坑，把羣盜葬了；又把油袋和軍器藏過；驢子也陸續牽到市上賣掉，——悄悄的一些也不聲張。

愛里巴柏感激瑪奇亞那到十二分，便許她自由，不再爲奴，以示謝忱。

盜魁回到窟中，自顧零丁；又慶逃出虎口；但是他決意要給夥伴報仇，致愛里巴柏於死地。

他又扮了一個綢緞商，入城去，恰巧在愛里巴柏兒子的對門，設下一個綢緞鋪，陳列着許多綢緞物品。他自己取一個假名，叫做古奇海森，他和鄰居很和睦，與愛里巴柏的兒子，格外友善，十分親熱。

隔了數天，愛里巴柏去瞧他的兒子，被盜魁所見，認識是仇人，後來問他的兒子是誰，方知他們是父子，從此待愛里巴柏更有禮貌而莫逆，常常請去吃飯。愛里巴柏的兒子，覺得非回請一次不可，又覺得自己屋子太小，去和父親商量，定一天日子，在父親家裏請古奇海森來吃飯。

某天，他們請古奇海森去吃晚飯，古奇海森假意再三推謝，方始蒞席；席半，他又起告辭，問他原因，他說盥的東西，吃不慣。愛里巴柏道：「那容易得很。」說着便命瑪奇亞那煮菜，什麼都不放盥，仍請古奇海森終席。

瑪奇亞那覺得有些奇怪，想去瞧瞧是怎樣一個人。待到廚房裏的事都做完，幫着阿布搭拉端菜碟出來，乘間瞧瞧不吃鹽的客人。誰知不瞧猶可，一瞧大驚；盜魁雖然改裝，欺過了愛里巴柏父子，却欺不過瑪奇亞那的眼睛——她是認識他的，留神察看，瞧見他衣服裏藏着一把刀，——她退下來暗自語道：「原來他是復仇來的，所以不吃鹽。」（譯者按波斯俗例，要復仇的時候，不吃鹽。）他想殺我主人，我是不依的。」

瑪奇亞那便穿了一套舞衫，鑲銀的帶子繫了腰，藏着一柄短刀，帶了一個姣好的面具，拿了小鼓，約着阿布搭拉，一同去獻舞。她們走到門口，深深的鞠了一躬，上前跳舞。古奇海森想這麼熱吵吵的，又耽擱了復仇的機會；但是，他仍支持容色，假作歡欣。瑪奇亞那本來是善舞的，今天格外盡其所長，令人嘆賞；最後，她拿着鼓向人要討賞錢，愛里巴柏放了一金圓在鼓裏，他的兒子也如此，古奇海森見她走近，也伸手到袋裏去摸錢，誰知剛一伸手進去，瑪奇

亞那很快的抽出刀來，向前直刺在他的心口，竟被她刺死了。愛里巴柏大驚失色道：「怎麼！你闖這麼大禍，要害我一家了麼！」瑪奇亞那道：「不要慌！這是保全你一家的。」又把盜賊衣服裏藏的刀給他瞧道：「你仔細瞧瞧！他不是要害你的盜魁？你對我說他不吃葷，我便疑心，特地出來瞧瞧，一見果然，所以先發制人，除去此害。」

愛里巴柏大喜，命兒子娶她爲妻，以報救命之恩。

這事秘密得很，除了他們一家人以外，誰也沒有知道。隔了一年，一些動靜也沒有，愛里巴柏才領兒子到洞中去，又教他開門閉門咒語，與取與求，善用這財貨，世世克享尊樂。

九 非夢記

第一節

加利弗赫倫挨力斯怯得在位的時候，報達有一個富商，祇生一子，名叫

亞布海森，教得很嚴。——年輕時未曾享受過富家的幸福；三十歲，父親死了，他獨承大產，決意要姿意的享受一下富翁的幸福，把資產分作兩部：一半在城裏，買了許多房屋，在鄉間買了許多田地，作爲不動產，無論如何，是不動用的；一半是現金，專供娛樂的費用。他便結交許多富家子，——和他自己年歲差不多的——天天侈費宴樂，嬉戲無度，聲色，女樂，旨酒，甘釀，不計其數，大家盡歡極樂，個個都與他交好，吃喝衣著娛樂，無不由他會鈔。誰知到了年終，錢已用完，朋友賓客，便都星散，再也不來理會他，他心中十分好氣，對母親說道：「我不信人情，便澆薄到這樣，我還要登門去借債，瞧他們可還記得我從前待他們的好處？」他便到各個友人們去告借；並且說誰願出借，我當然立券。一面我仍開筵款待各位，誰知大家仍都不肯出借。有的裝不認識，有的裝作有事出去了。他憤怒得很，回家又對母親說道：「我如今另有一個新主意在此：便是照舊排筵請客，只不過舊日的賓客友朋，一概謝絕，作爲陌路，並且也

不請報達的人，每天只請一個遠處來的旅客吃一餐夜飯，第二天清晨，便請他啟行，不許逗留的。」

他的計劃實行了。每日將晚，到報達橋去候請一個旅客來家，同吃晚飯；把自己定的規則通告他。他的飯菜雖不多，却很精美，酒也多得很，請客盡量喝；有趣的話，也大家盡量的說；第二天早晨送客，總說：「你無論往那裏去，上天都保護你，我們緣盡於此，不要再相見了，請勿見怪！這是我自己定的規則，不願破壞。」

他照這規則款客，已非一日，報達地方，都知道他的奇怪規則了。一天，加利弗微服出遊，扮了一個馬蘇爾大商人，帶了一個高壯的奴僕，走過橋上，海森正在那裏找客，一見了此人，便上前邀請；又把規則和他說了，加利弗好奇，便跟他回去。他屋裏陳設精緻，嘉肴旨酒，早已預備在那裏——按照國俗，食時不飲不言，揀最愛吃的儘量吃；吃罷，加利弗的僕拿水來洗手，海森的母親

清理掉面，拿上水果盤，添了蠟燭，海森自己去拿了杯瓶來，與加利弗飲酒，隨便兜談，談得很投機；加利弗道：「我是一個商人，但是我也力量可以使你十分快樂；我自己使你不能滿意，我有友人很貴，一定可以使你快樂，你愛怎樣，請你告訴我。」海森道：「我已看破一切，無足戀戀；但是，我心裏天天最不舒服的，便是這裏的回教長，和他的黨徒，他們是擅作威福而蹂躪平民的人，這地方的人，道路側目，却奈何他不得；我要是做了加利弗，一定把他們每人重杖一百下，以示懲罰，所以我很想做一天加利弗；但是，這是空想，如何做得呢。」說着，又斟了兩杯酒，各人一喝而盡。加利弗身邊帶着安眠藥的，他也就斟了一大杯酒，暗暗放下了藥，遞給海森道：「我攪擾了你一夜，如今回教一杯，請你領個情罷。」海森很快活的一吸而盡，杯子還沒放到桌子，已沈沈的睡去。加利弗忙命奴僕，把海森馱回宮中，放在御榻上睡，召首相來吩咐道：「**基阿發**！明天入朝，瞧見此人御服坐寶座，慎勿驚訝，照樣的恭敬侍候着，和

侍候我的儀式一般。他有什麼命令也照行，便是他竟動用我庫藏，也依他；明天一清早，先叫我起身，待我瞧他的措置怎樣。」加利弗又命把他衣服都換了御服。

第二節

海森臥在一間寢宮裏，上有小閣。次晨，加利弗匿在裏面，瞧見一個官員，把蘸了醋的海絨，放在海森鼻子上弄醒他，他張眼瞧見居室，華麗莊嚴，無與倫比，錦綉貼地，繁花插架，金銀瑪瑙琉璃珠鑽，隨處都裝飾着，采壁鏤棟，無所不容其極，床邊墊子上，放着一頂加利弗的頭巾；許多宮人女婢，盛壯豐容，肅立兩旁；海森十分驚訝，自思定是前夕所想的事，做了夢咧。但是，却又不像夢，——那首相明明深鞠了一個躬道：「陛下可以起身了，已到祈禱的時間了。」這兩句話把海森嚇了一跳，低首拍掌自忖道：「這是什麼古怪，這裏究竟是那裏？我是醒，還是夢？」舉頭一瞧，日光滿照，侍從長美士勒爾俯伏於前說

道：「請陛下恕罪！陛下起了身沒有，祈禱的時候已過，如今是朝朝的時間了，諸大臣都在廷上候駕呢。」海森望着美士勒爾嚴重的說道：「你叫誰做陛下？我不認識你，你一定錯認了人咧。」美士勒爾懇切的說道：「陛下是加利弗。」海森格外疑惑，弄不明白，倒在床上大笑，自己總不信怎樣便做了加利弗，大約是夢境了，他便命侍奉在旁的內官，咬他的指尖，瞧瞧不痛；這人知道真的加利弗在複室張看，便用力的上前咬了一口，痛得海森趕忙縮手不迭道：「這樣的痛，那裏是夢；但是，一夕之間，怎的變成加利弗呢？」他剛一起床，衆人都上前致敬辭請安；又有宮娥們給他穿衣服，擁護他到朝廷上去，兩邊侍從鵠立，弄得他自己也不清楚，只以為自己是加利弗了。——這時真的加利弗也出了小閣，到朝廷左近的一個小閣，遠望海森的判事處斷行政，覺得他聰明果斷慈祥，十分敬佩。又見他各事判畢，又命警察長上前命道：「立刻往回教堂去，把主教和他的四個黨徒，每人鞭一百，令他們換上破布衣服，反

騎了駱駝，遊行市中後，便驅逐出境。」警察長聽命而去。海森又命司庫道：「拿一千金圓賞給海森的母親。」司庫也如命而行，海森母親受寵若驚，不知所可。一會兒警察長和司庫都來覆命遵辦，遂退朝。

侍從又簇擁海森到一個宮中，裏面有一張棹子，放着金盤玉碟等，都盛滿了異香撲鼻的美饌；食時，有美女七人，站着給他掌扇，他便假意說：「扇子一個人掌着便得了，其餘六人都賜坐。」他密邇薈澤，中心如醉；食畢，便有宮女獻着臉盆手巾，跪在面前，請他洗手。洗畢，又簇擁着到另一室，羅列着七個金盤，盛的是蜜餞果脯，和許多水果，也有七個美娥侍奉，一律都是姣美無倫，也都掌扇。他不能偏愛那一個，便命都放下扇子，坐下與他同食。

天將晚，又引他到一個寢宮，陳設愈加華麗，燈燭輝煌，衆樂齊奏，牆邊一桌，放着七個大銀瓶，盛着旨酒，瓶旁又有七隻晶杯，他因一天沒有喝酒了——這是報達風俗，不到晚晌，不許喝酒，尊卑都是如此——便互杯暢飲，又和

七個美娥同飲，問他們姓名，意歡極樂。這時有一個宮娥，滿滿的盛了一杯酒，把前天加利弗所用的安眠藥，暗暗也放在杯內，却進給海森道：「請陛下滿飲這杯，我有新的曲，唱給陛下聽。」海森接杯便喝，贊曲子唱得好的話，還沒有出口，已經熟睡不醒。

加利弗瞧着海森一天的情形，心中大樂，吩咐把海森仍舊換上來時衣服，送他回家，安放在他的榻上。

第三節

第二天的早晨，海森醒了過來，他還糊糊塗塗的大聲呼喚宮女的名字——什麼珠球啊，明星啊，珊瑚唇啊！——命她們都來侍駕，却也一個不來；他母親聞聲進來道：「怎麼？我兒！你夢魘了麼？」海森詫異道：「你是誰？誰是你的兒子！我是當今的加利弗，你怎的不認識！」他母親和他再三的辯說：「確是母親，加利弗另有其人，你不要胡說，被人聽去，報告了加利弗，便有罪了。昨

大加利弗還把回教的主教捕去遊街，驅逐出境；又賞我一千金圓，何等的賞罰均平啊！

海森一聽這話，格外自信是加利弗了，——因為他自己還記得確曾做過這兩事——他說：「我不是加利弗，那個是加利弗！」他母親說：「兒子！你不要發瘋罷！」海森聽了更怒，說：「你太不知禮，竟硬認起加利弗是你的兒子麼？」說着用棒去打母親，鄰人聞聲來勸，也不認他是加利弗，他也用棒去打鄰人，鄰人知是他瘋顛，商議把他捉送到瘋人院，監禁起來。住在一間鐵柵屋內，每天打五十鞭背，問他是不是加利弗，他總不醒悟，背上打得皮破血流。他母親每天去探視他，瞧見這種樣子，十分傷心，天天勸他。後來他忽然想：「我既是加利弗，爲什麼敢把我這樣處待？一定是我入了魔咧。」他一覺悟便覺悟過來，由他母親保了出去；他創鉅痛深，休養了好久，方才復原。他從此恨極那個夜談的馬蘇爾商人。

他還是在橋頭招待過路客人；但是，他定了主意——要是那天的馬蘇爾商人再經過這裏，決不再理睬他。誰知隔了幾天，那馬蘇爾商人果然又帶了一個傭奴，自橋上過來，海森一見大驚，裝作沒見。

裝扮作馬蘇爾商人的加利弗，是早已探聽到海森入瘋人院的事了，他很憫惻他，所以依舊來訪他，上前道：『海森！別來無恙麼？』海森道：『海森不是我，我不認你，你快些去罷！』加利弗再三央求破一破一客不招待兩次的例，並且說了許多抱歉感謝的話，海森拗不過他，只得請他家去道：『我成了不孝不義而入瘋人院受刑，都是你害我的，你還來做什麼？你如今要是心懷好意，不再蠱惑我，我姑且破例再招待你一次。』

席次，他們又談得很投機了。加利弗問他：『不娶妻子，不嫌寂寞麼？』海森道：『委實沒有合意的，所以不娶。』加利弗道：『我給你做媒，包你可以合意。你再飲這一杯，祝你愉快康健！』說着便又把催眠藥投入酒中，海森不知，

一飲而盡，果然又睡熟，不知人事，加利弗仍命傭奴馱回宮中。

第四節

他仍睡在上次睡過的宮中，又命一切儀註情形，仍照從前，不得有誤。

次晨，藥力已過，海森醒時，妙樂齊奏，美女羅列，海森一瞧，又與從前做加利弗時絲毫無二，不免大驚失色；他自己咬着指頭，知道又被馬蘇爾商人蠱惑着了魔，大跳大鬧，兀自不休。

後來宮女們把他挾持到另一殿中，見一邊大奏音樂，一邊是裸體跳舞；他一瞧有些動心了。他低低問左右道：「我真是加利弗麼？」大家說：「陛下怎麼不是加利弗！」並且說：「陛下前天在此看跳舞，喝酒喝醉，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我們服侍陛下到寢宮去安睡，如今才醒咧。」海森疑惑道：「我要是沒有出宮，怎的背上有被瘋人院鞭鞭的傷痕？」說着袒臂給宮女們瞧；但是，這時裸體跳舞得格外有勁，他便也上前湊趣，穿着袒衣，也跳舞起來，却跳得

奇形怪狀。正在這時候，宮中忽然一陣笑聲，喊道：「海森！笑死我也！」這聲一出，大家立刻肅靜；海森一瞧，見是馬蘇爾商人，大驚失色，經加利弗一再說明，方始明白，並不恐懼，責問加利弗道：「你既是加利弗，要尋我開心，爲什麼使我成了不孝不義之人，而受鞭撻？」加利弗道：「我因爲你要做二十四小時的加利弗，所以讓你如願而行。」並且把前後情形，詳細告訴他。又說：「我使你吃了虧，應當報答你，你要什麼，我都可以應允你。」海森道：「我是草野之人，不求什麼，但能隨意出入宮禁，常得依傍陛下，就很感激了。」加利弗便賞了一件極美麗的袍子，命他在宮中辦事，又給他一千金圓；海森歡喜謝恩，回去告訴母親。

第五節

海森入了宮以後，很得加利弗和后所寵任；加利弗與后，把一個寵婢給他爲妻；成婚後，夫婦情愛很好，都好盛宴請客。但是，因此把加利弗及后所賞

賜的，完全用完，還欠了不少的債。

兩人互商善策，海森想出一計——他說：「我假扮死，你把我停放在臥室裏，脚朝了麥加城，彷彿要預備殮葬一般。你號哭披髮，撕衣，到皇后那裏去報告，她一定有賞賜。你回來了，我起來，你照樣裝扮，我去報告加利弗。」

兩人照此辦妥，所得的效果，恰與海森所預料的相同。加利弗與后，聞了噩耗，都很悲傷。加利弗到皇后那裏去，慰她喪婢之悲，道：「夫人！你的忠婢死了，很可悲，我也爲你分悲。」皇后道：「死的是海森，不是婢子。」加利弗道：「海森那裏會死！他剛才親自來報他妻的喪呢。」皇后道：「胡說！婢子剛才來報海森死的。」兩人互爭了好久，都不相信，加利弗便命宰相去查，並且和皇后賭一個東道，說：「你輸了，你賠一個藏畫殿；我輸了，我賠一個花園給你。」宰相走到海森家裏，海森遠遠的已望見了，忙命妻子躺下，扮作死相，宰相來一瞧，便回去報告，說：「確是女死的。」皇后憤極了，她又派了一個保姆

去瞧。他們又掉換了海森，扮作死人，保姆回去報告，加利弗又不信。加利弗道：「別人都不可靠，我們自己去瞧瞧罷。」

海森的妻子，遠遠望見加利弗和后都來了，驚得什麼似的。海森却說不
打緊，只兩人同扮作死人便得了。

兩人便雙雙的臥倒在屋中裝死，蓋着被，等候加利弗和后。加利弗和后
開門進來，見兩人都死了，悽慘非常。后道：「我的婢子，可憐一定是因為丈夫
已死，哭暈了也死的。」加利弗道：「不，一定是婢子先死，海森才急死的。」二
人又是爭執不休，加利弗怒道：「可惜兩人都死了，不會說話，要是誰能證明
誰先死，我便賞一千金圓。」話猶未完，海森突然豎起來道：「陛下！我先死的，
我能證明，請賞我一千圓。」說着跪在加利弗面前，他妻子也起來跪在皇后
面前。皇后起初倒是害怕，旋見寵婢未死，變驚爲喜。加利弗大笑道：「海森！你
怎麼這樣哄我們！」海森便把夫婦浪費欠債等，從實稟明，加利弗並不憤怒，

反贊他們滑稽有趣，便給了一千金圓；皇后不肯示弱，也給婢子一千金圓，兩人寵眷不衰。

十 能言鳥

第一節

有一個波斯國王，常常微服出行，帶着一個親信的臣子同走，所遇的奇事很多。

有一條街，住的是貧苦人家。他走那條街過的時候，聽見一家裏面很熱鬧；向裏一瞧，見有三個女子，似姊妹模樣，坐在睡椅上。長的說道：「我們各談志願，我便可以告訴你們，我想嫁給一個蘇丹的煮飯廚子，我可以飽食優美而號稱御用的麵包了。」年齡較次的說道：「我想嫁給蘇丹的總廚子，便可以吃到宮中一切的珍奇東西，不但麵包，什麼東西，都有得吃了。」

兩個姊妹說完，該輪到幼年的說了。幼的貌最美，善言語。她說道：「既然

是志願，實也是一種希望，不妨說了。我是想嫁給蘇丹爲妃子，生一個可愛的王子，頭髮一邊是金的，一邊是銀的，哭起來眼淚是珍珠一般，笑起來朱唇像新開的小玫瑰花朶一般。」

蘇丹聽着，便想使她們一一如願，回去便命人去傳見這三個女郎。

三個女郎來了，蘇丹命她們把各人的志願，再說一遍。她們都說「已忘掉了。」蘇丹一定要她們講，她們都羞媿着說不出。蘇丹道：「你們的志願，我都已知道了。」說着指着幼年的道：「你是想做我妃子的，是不是？今天就可以使你如願。」又對那兩個道：「你兩個，一個嫁我煮飯的廚子，一個嫁我的總廚子。」

婚禮都於這天舉行，妃子的儀制，和波斯王婚娶的帝儀一般；其餘的兩個，各按司炊司饌的品級行理。長姊次姊都已如願；但是，心裏很嫉妬她的妹妹的尊貴，想設計謀害她，不過表面上，還是很敬愛，一些不露聲色。

妃生了一個王子，美麗非常，交與兩個姊姊照應，誰知她們秘密把王子包扎起來，放在筐子裏，拋在宮旁御溝裏，任他去漂流；一面對王說：『是生的小犬，所以丟掉了。』王也不作一聲。

那王子漂流到一個御花園中，守園吏乃是一個重要的官，那時偶然在溝邊行走，被他瞧見，便用一柄耙把筐子撈上岸來，一見大驚；再一想自己並沒兒子，這孩子長得又好，便抱回去做自己的兒子，命妻子雇了一個乳媪，夫婦把這不知姓名的小孩，鍾愛得同親生的一般。

明年，妃又生了一個孩子，仍交給兩個姊姊照料，她們又對王說：『是生的一隻貓。』依舊拋在御溝中，誰知依舊被守園吏所得。——這次蘇丹十分惱怒，要把妃處死罪，因被首相諫阻，所以沒有實行。

又明年，妃又生了一個極美麗的公主，兩個姊姊，因為要害得妹子做不成妃子，所以又說：『是生的一塊木頭。』一面又照樣拋去，誰知仍為守園吏所

得。——蘇丹怒極了，再也忍耐不住，命人在回教堂旁邊，起造一間矮屋，把妃拘禁在裏面，給來往的人恥笑，妃一無怨言，忍痛進去，人民却贊美而可憐她。

第二節

守園吏夫婦，把王子和公主，小心保養，像親生的一般。長大了都有極貴的風度，常人所沒有的氣概。守園吏又給他們題了貴族的名字——長者名伯曼，次者名波維齊，公主名百里才，他們都很聰明，不但是讀書讀得好，就是騎馬射箭之事，也很精明；公主比兩個哥哥，尤有進境。守園吏十分快活，在城邊買了一個別業，陳設很是美麗；在苑中養了許多鹿，以備王子公主們打獵。沒有半年，守園吏夫婦先後的死了。王子、公主，因為守園吏臨死沒有告訴他們是國王所生，所以他們只當守園吏是親生的父親，很是哀毀盡禮。兄妹三人，守着很多的遺產過日子，很友愛，很知足。

有一天，王子出去打獵，公主在家，正在祈禱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道姑，到

她大門上去，要請求進來見公主，公主便命她進來，一同祈禱，後又到大堂上坐地說話。公主問道：「你瞧我的房子怎樣，是不是美麗？」道姑道：「小姐！你要是許我說真話，我便要說這所房子少了三樣東西；要是有了這三樣東西，便是十全，所向無敵了：第一，就是能言之鳥；這鳥很奇，能招引近邊各種善鳴之鳥伴着牠同鳴。第二，就是能吟之樹；樹葉有許多嘴，能做出各種樂調，音韻很是諧和悅耳，永不休息。第三，是黃水；色若黃金，先預備一個盛水器，滴一滴入器中，自然會增加，儼若將滿，其實是從器中噴起如泉，時時噴起，却不溢出。公主道：「哈哈！這些希奇東西，你見過，連聽也沒聽得過。你總知道這三樣東西的出處，請你也告訴我！」道姑道：「這三件東西，都在印度的邊界上，就從你門前走去，過二十天便可以走到；你如果派一人去，只要順路走便可以走到，走到第二十天，可以遇到一個人，這人便會把這三樣東西講出來。」道姑說完便去了。

兩個王子打獵回來，看見公主若有所思，以爲她是病了。王子問她的話，她凝思了一會子，纔答道：『父親當日給我們建造這所很美麗的房屋，我以爲是完全無缺的了，今日我纔知道少了三件希奇的東西：一件是能言之鳥，一件是能吟之樹，一件是黃水。若有了這三件東西，那末世界上最美麗的建築物，恐怕已是望塵莫及了。』

她把這三件東西，一一的都說了出來，欲想請她的哥哥，派一可靠的人去尋覓。王子伯曼說：『妹子！你既想要這三件東西，可謂恰到好處，無論如何，我必親自去尋覓得來，以慰你的思想！我定明日起程，你同二哥在家裏，要照應門戶，不可疏忽！』說罷，整理行囊，預備應用的簡單旅具，又問明了道姑所指示的方向。

次日清晨，伯曼正好了馬匹，他的二弟波維齊與妹子，送他起行。正在分袂的時候，公主想起了前途危險，說道：『哥哥！你此去路程遙遠，不知我們

兄妹幾時纔得團聚，我實在放心不下，請你回來罷，不要去了。就是那能言之鳥，能吟之樹，同那黃水，我不看也罷，不要也罷，免得我與二哥在家，時時刻刻的聖念。」伯曼答道：「妹子！我的志向已定，一定要去，你們若不甘心，恐怕我前途有什麼不穩當的事情，只有這個辦法——我把這柄刀子給你，我去之後，你們若遇聖念着我的時候，不妨打開出鞘觀之，若是仍現着乾淨樣子，就是我生存之兆，途中沒有遇着危險，倘刀上爲血所污，那就是我的不祥之耗，或者已不在人世間了。」說罷，又對他弟妹說了一聲再見，登鞍疾駛而去。

第三節

王子伯曼辭別了弟妹，上馬加鞭，目不回旋的直向印度大道而去。到了約第二十日，看見一個奇怪的老人，坐在路旁茅屋邊一棵樹底下，只見他眉毛頹髭之長，遮著了口，直垂至足，其白如銀；手上的指甲，亦很長很長；一把平方傘，罩在頭上，沒穿衣服，身上只圍了一張蓆子，細觀他的精神矍鑠，似與尋

常的老人不同；另有一副仙風道骨的狀貌——這老人是一個回教隱士，久不與聞世事了，所以常川的在此靜默打坐。

這天王子伯曼，匆匆抵此，四下探望一會。早晨，他想得到一個人指示他往所欲往的地方的道路，因見並沒有別人，所以就上前招呼這個老人，說了許多客氣的話，但是老人的答辭，不甚清晰，王子伯曼知道老人因為髭髮掩住了口，所以未得他的指示，故亦不願再往前走，隨即跳下馬來，取出一把剪刀來，說道：『好隱士！我要同你說些話，你的髭髮太長，擋住你的發音，使我聽不真，而且毛髮過長了，似乎有些不大雅觀，我想替你剪去些些，不知可好麼？』隱教士聽了，並不反對，王子就提起剪刀，將他口邊髭髮剪去，說道：『以前你被髭髮掩住了口，說出話來，令人有聽不清楚；如今是好了，我可以聆你的清音了。』老人微笑說道：『我甚感激你，不知你要我說出甚麼話來？』王子就問他走那條道路，可以尋着能言之鳥，能吟之樹，同黃水。

王子伯曼說這話時，老人面現嚴重之色，沈吟了許久，只是答不出話來，王子再三催促，老人方始說道：「你問的路，我是知道的，但是前途危境甚多，——有許多人，像你這樣的勇敢來問我，——這件事他們去了都沒有回來，所以你如能聽我的勸諫，就此不必前去，回家去罷！」王子伯曼聽了憤憤的說道：「無論怎樣，我也不回去，若是有人來攻擊我，有勇有械，可以抵禦他。」隱教士說：「仇人來時，你是不能看見的，怎樣去抵禦呢？」王子說：「不要緊，你既知道此去的道路，那末就請你對我說了罷！」

隱教士聽了伯曼的話，知道已移不動他的主意，便從身邊口袋裏拿出一隻碗來說道：「你既不聽我的勸諫，我也不能阻止你的前進；如此，你拿了這只碗去，騎上了馬，把碗向前拋擲，跟着碗跑到山脚下，等到碗站住了，於是你就下馬，把轡頭放在馬頸上，舍馬而去，馬會站着不動，等你回來的；你上山時，必見四週圍有許多大塊黑石，必聽得各方有許多的聲音，說出種種令人

恐怖的話，駭得你不敢到山頂上去，你切莫害怕；第一，不要回頭看後邊，你上山時，不是看見許多黑石嗎？你若是回頭一看，你就變成黑石——那些黑石，都是來求此三件寶貝而未成的一般少年所變的像，這種危險；我不過略說大概罷了。你若能脫此險，到了山頂，就會看見一個鳥籠，籠中就是你所求的那隻能言之鳥；你問他能吟的樹，是那株黃水在那裏？他會對你說的。我也沒有別的話說了，仍還勸你回去。」

王子伯曼聽完了這番話，他的勇氣愈高，那裏肯受隱士的勸，所以立刻上了坐騎，加鞭而去；他又將老隱士給他的碗，向前拋擲，果然見那碗旋轉得很快，王子也只好極力馳騁，緊緊的在後面追趕，不多一刻工夫，已望見前面地方，是到了山脚下，那碗也果然穩穩的站住了。王子跨下馬來，把轡頭放在馬頸上，便舉步上山而來，那隱教士所說的黑石，果然已看見了；上山還沒有走了幾步，就聽見說話的聲音，但是並不見人，只聽見說的：「他到何處去？」

「他要什麼？」又有的說：「莫讓他過去，攔住他！捉住他！」又聞有極響的聲音說道：「殺了他罷！」「賊！」「兇手！」又有發譏諷聲說道：「不要，不要，莫傷害他，讓這好人兒過去，鳥與籠子，本是他存着的。」王子伯曼，也不管他們的說笑，只是勇猛的向前直奔，後來的聲音，愈來愈多，而且又幾同雷鳴似的，此時王子伯曼，不由的心驚胆怕起來，登時腿下發顫，走得傾跌，精力覺得疲乏，所以將隱教士的吩咐，都忘掉了，便想掉轉身子，下山去咧，正是轉身的時候，立即化爲黑石，同時那馬也變爲石頭了。

自從伯曼離家之後，公主常把刀連鞘佩帶在腰間。一天抽出來看幾回，看她的大哥吉凶如何。向來所看的，都是平安無事，到了第二十天，王子波維齊同他的妹子，正在談話時，波維齊突喚妹子，叫她抽出刀子來看看，大哥在路上怎麼樣了？公主抽出刀來一看，只見那刀尖之上，流下血來，駭得面容失色，將那刀子一擲的說道：「唉！可憐的大哥呀！傷心呀！這是我毀了你了，再也

不能見你了，我爲什麼要那能言之鳥，能吟之樹，與黃水呢！我又爲什麼聽那老妖婦的謠言，惑人的話呢！如今追想起來，真已悔之不及了。」

第四節

王子波維齊，見他妹子，看那刀子上的血，直流下來，已知道大哥伯曼，一定遇了危險，所以他也與公主一樣的悲傷；但是，他知道公主，仍是想那能言之鳥，能吟之樹，同那黃水呢。他就當時決定明日啟程，去取這三件東西回來。公主知道他決意要去，仍是堅決的勸他，也是無效。波維齊在未啟程之前，留下了一串珠子，交給公主，對公主說道：「我去之後，若這珠子固定不動，那就是我遇着了與大哥一樣的禍，但是這種事實，我總希望他沒有。」說罷，安寢，卽於次日清晨，辭別了公主而去。

到了第二十天，遇見了隱教士，也同他伯曼一樣的問題詢前去的，程隱教士對他說道：「有一個年輕的人，纔去了未久，還沒見他回來，又把前去必

遇危險的利害，警告了波維齊，也是與勸告伯曼一樣的勸他回家，後來見他仍是不受勸，纔給了他一隻碗，又訓誡了一番話，同訓誡他哥哥伯曼一樣，然後方讓他去。波維齊取了那隻碗，向前而去，行至山脚下，那碗果然又站住了，王子波維齊直奔上山，決意要到山頂，還沒走到五六步，耳邊已聽得一種聲音，似乎離得很近，彷彿即是後邊有人在那裏說話，語氣中帶些輕侮，說道：「少年人站住！好等我來懲戒你的鹵莽！」波維齊忘了隱教士的訓誡，當時舞動雙劍，回過身來，欲尋說話的人，豈知人與馬又都變爲黑石。

公主在家，自她的二哥去後，天天算那一串珠子，而天天都是活動的，到了第二十天，那串精圓的珠子，忽然不動了，公主觀兆，知道二哥一定又是凶多吉少，所以是無限的傷心，痛悼兩位哥哥，都是受了無妄之災，而且都由我要這能言之鳥，能吟之樹，與那黃水的緣故，纔白白的送掉他們兩人的性命。好在公主的主意，早已打定，萬一二哥去了，再不回來，他一定要親自一

行，如今就實行這主意起來，預先化好了裝，穿好了哥哥的袍子，扮成一個男子模樣，吩咐了僕役，說去找尋哥哥，兩三天就要回來。次日天明，收拾好了，隨身帶了武器，騎上了馬，仍照他兩兄走的路程走去。計算到了第二十天，遇着了隱教士，亦是照待她兩兄的一樣將前途危險，一一與她說了，並催她趕速回去，千萬不可去冒這危險。

公主聽了隱教士一番勸止前進的話，心中自是感激到萬分，不過她的主意甚是堅決，有不得不往之勢，所以對隱教士說道：「我明白了，那兩件難事——第一就是上山尋覓這鳥籠之時，聽見驚人的巨聲，不要害怕；第二，就是莫往後看，——這兩個警誡之中，第二個我自問能够辦到的，至於第一個呢，若是準許我用棉花塞在耳朵裏，庶幾乎無論什麼巨聲，我都可充耳不聞的了，那末我的正路，也不至於有失吧？」隱教士聽了這番話，也沒說什麼不行，只給了她一隻碗，聽憑她自己去。

公主接了隱教士給她的碗，立即向前拋去，隨着到了山脚下，一翻身跳下了馬，用棉花塞好了耳朵，看準了上山的路，不快不慢的向山上走去，做出了並不害怕的樣子，似乎甚雍容的神情，不過耳邊的聲音是有的，而並不過大，這就是棉花塞耳的功勞。走到很高之處，其聲音彷彿愈大，可是他毫無感動，不多一回，輕侮的話，也聽見了，她不過付之一笑，後來已看見了鳥籠，與那隻鳥，但是這時的轟轟之聲更加大了，公主因所喜之物，已遠遠的在望，所以任是你偌大的巨聲，她也不放在心上，只管加足了速度，向前直走，不多時，已到了山頂上——是一塊平地，公主一直跑到籠邊，拍拍籠子說道：「鳥兒！你是我的，你不要躲我！」此時衆聲都息，公主已將塞耳朵的棉花拔去，只聽得鳥兒說道：「英武的公主，我既然應該是你的奴了，你又甘冒此大險來取我，我情願做你的奴僕，從此時起，我願服從你的命令，我能知道，你是誰，你的外貌，另是一樣的人，你並不是像你外貌這樣的人，你到底是什麼樣人，

將來我再對你說。這時你只須說你要什麼東西，我總可以依你。」公主聽了，很是歡喜的對鳥兒說道：「鳥兒！我最喜愛那黃金色的水，聽說離此不遠，而且此水甚奇，我先要你說明此水在何處。」鳥兒聽了，便把這黃金水的地方，指給她看，原來相離不遠，公主帶了一個小銀瓶來，連忙去裝滿了一瓶，回來說道：「鳥兒！我還不夠，我還要能吟之樹呢。這樹在什麼地方？你也對我說了罷！」鳥兒說：「轉身看！你就看你後面有一叢樹林，你到樹林中，就尋得著這樹，你只須摘下一枝，栽在你家花園中，一入土，就會生根，不多時就可以長成了一顆好樹。」公主聽了，便往樹林中走去，耳中忽聽有一種樂聲，舉目觀時，方知此樂聲就是能吟之樹發出來的，於是公主便摘了一枝，仍然走回來，對那鳥兒說道：「鳥兒！這還不夠，我有兩個哥哥，都是來尋你的，不知怎的已變成了黑石在山上。望你趕緊對我說，怎麼可以使他們復活？」那鳥兒起初，不肯實說，公主假作發怒的，說出許多話來恐嚇他，鳥兒被嚇不過，只得對公主

說道：『你在下山的路上，見了黑石頭，就洒一點黃金色的泉水，包管可以立待他們復活。』公主聽了，便取了小銀瓶走下山來，當以黃水洒在黑石頭上，只見一點一點的洒去，果然一塊一塊的黑石頭，都變成了人，各各的坐在馬上，裝束整齊，公主逐一的看去，內中果有她的兩兄——伯曼與波維齊——復活如生了。於是兄妹相見，各述別離之苦，表現出無限的歡快來。

公主見過了兩位哥哥，又與一同復活的衆少年說道：『我這次來，吃盡了千辛萬苦，總算已救活了你們，但是指點我的迷津，都是山下那位老隱士，教導我的。如今我們應當去叩謝他的良言。』衆人聽了，方知是沒有聽他的話，以至於化爲黑石，大家都極願隨同前往，謝謝這出言誠懇的老隱士。豈知一同走到山下，那老隱士已不知去向，衆人都料定他已死，但是他死的原因，或者是因爲化石少年已復生，用他不著，所以他竟去了。這一隊人，各各起程，跟著公主走，一路上逐漸分散，各自回國去了。

公主伴同兩位哥哥，一同到家，先將鳥籠放在花園裏，纔一鳴叫，便有許多夜鳴鶯，百靈鳥，紅雀，金翅雀，以及國中各種鳥雀，都來圍繞他。那枝樹纔一栽種，便生了根，不多時已成了大樹，樹葉上的吟聲，甚是可聽，就與那山上大樹的吟聲一樣。花園裏又築造一座大理石的池，公主便把小銀瓶中的黃水，倒在池中，只見那水慢慢的增漲起來，直漲到池邊，然後從中間突起飛泉，有二十尺高，湧起了，一陣又落入池中，點滴沒有溢出。

第五節

這三件奇物，遠近喧傳，有許多人來觀看，大家都甚讚美，兩王子仍還照舊的過日子。有一天，在離家兩三里的地方，打獵回來，在路上遇見波斯國王，兩王子，從容不迫的對他行了禮，蘇丹見他們態度雍容，相貌美好，詢問他們的家事，知爲前守園吏之子，所以極其優遇，教導他們打獵的本領，數日後，又教他們入宮，蘇丹見他們舉止不凡，因此更加寵愛，催促他們入宮遊覽。

兩王子因爲國王催他們入宮遊覽，他們有些不願，所以去與妹子商量，公主說：「我亦不能斷定，等我去與鳥兒商量。」說畢，便去問那籠中的鳥，鳥兒道：「國王所命，王子必須依從；也可轉請國王來看看我們的房子。」

兩王子聽了鳥言，便決意入宮，去見國王，當進城之時，百姓們都說要是國王有了這樣兩個美好的兒子，那就好了。國王見他們能言善斷，便說道：「如果是我的兒子，好好的加以教養，那就無以復加了。」兩王子在宮中遊玩多時，當那辭別出宮的時候，又請國王下次出獵之時，往他們家裏看看；家中還有一個妹子，也在國王面前提過，又對國王說道：「我們的房子，是够不上你來看的，委實是平常得很。」國王答道：「你們的房子，不會不美好的，可謂恰稱其主，你們的妹子，經你們說過，我已是很愛她的了，我到你們家裏去，得你們兩個同妹子做東道主，我之愉快，比你們更甚呢。明日清晨，仍在初次見你們的地方會齊。」

兩王子回到家中，對妹子說了所受的極好待遇，又說次晨國王要到他們家裏來，公主說：「那末我們當得要預備些合於御用的點心，待我去與鳥兒商量，或者鳥兒可以說得出國王最喜愛吃什麼肉食呢。」說畢，便去問那鳥兒，鳥兒答道：「好小姐！你家有極優美的厨司，命他們盡力做去，第一要預備一碟裝滿了珍珠的黃瓜，初上菜的第一碟，就用這樣菜。」公主聽了驚道：「裝滿了珍珠的黃瓜，這是沒有聽見過的菜，還有一層，我所有的珠子，也不能夠用。」鳥兒就對公主說道：「此地花園內的珍珠，很多很多！就是某處的樹底下，亦有不少，你明天早晨去掘罷。」公主等兄妹，以為鳥言須切實遵依，次日去掘，果然得到了許多珠子，來充這樣菜的用。公主便將珠子交給總厨子，總厨子聞知也稱奇不絕，當然是接了珠子照辦。次日早晨，厨房中樣樣俱備，專待國王到來。

兩王子在樹林中，與國王會獵，漸至熱時，便不能復獵，遂一同來到家中，

公主候着迎接，見著國王到了，慌忙的跪了下去，國王彎腰將她拉了起來，因見其貌美，所以仔細的看了一會，說道：「可謂兄稱其妹，妹稱其兄了！待我去看看房子，我就知道你們更深一層了。」於是他們便引領國王，到各間房裏，看了一遍，國王說道：「我的女兒！你把這種房子，當做鄉間的房子嗎？若是鄉間的房子，都像你們這樣，那末最大最好的城市，更沒有人要了，你們不愛城市，當然是不能怪你們了，索性待我去看看花園去罷。」

公主因為國王要去看看花園，所以同了兩王子，在前引導，來至花園。國王來到花園，耳中聽有樂聲，但是四面望去，却又不見奏樂的人，甚為驚訝，公主說道：「這是能吟之樹，是同黃水，與能言之鳥，同到我們這裏來的，陛下休息之時就能見著此鳥。」國王便把能吟之樹仔細看了，甚是詫異；又問了此樹的許多情形，然後止不住要看黃水與能言之鳥。

公主又指那邊的黃水，給國王看，國王看見一整石頭做成功的池，池中

有美麗色的黃水，滿滿一池，並無泉源，亦不溢出。據公主說，這水是一小銀瓶中射出來的，入池後，增漲得突然奇怪，國王見之，似乎已入了迷，又說道：「我一定要常常來看這些奇怪的東西呢，現在再去看能言之鳥罷。」

鳥籠掛在堂中一個窗戶上。走到近鳥籠時，各棵樹上的鳴禽，都在樹上鳴叫，國王問故，公主答道：「牠們都是從遠處而來，陪伴這能言之鳥的。這能言之鳥，鳴聲之悅耳，爲他鳥所不及，就是夜鳴鶯，也不及牠。」國王入堂，鳥兒的歌聲未輟，公主高聲說道：「奴子！國王在此，少些請安罷！」此時鳥兒罷鳴，其他各鳥，亦皆罷鳴，然後那籠內的鳥兒說道：「天佑吾國，國王萬歲！」

點心就開在放鳥籠的堂中，兩傍放了椅子，國王坐下，對鳥說道：「鳥兒！謝謝你！你真是鳥中之王，我心歡喜。」國王見了黃瓜碟子在面前，便伸手取了一個，切了開來，看見裝滿了珍珠，極其詫異，說道：「這事很有些奇怪，珠子並不是吃得的，怎麼黃瓜裏邊裝了許多珠子？」就問兩王子與公主，是什麼

意思？鳥兒却插嘴道：「人家說王后生貓生犬，生木頭塊子，那樣奇聞，陛下不加考察，就深信不疑，如今這黃瓜裏裝珠子，是陛下親眼所見的，又何必如此大詫異起來呢？」國王說道：「乳母說是真的，所以我就相信了。」鳥兒說：「陛下乳母，是王后的兩個姐姐，因為嫉妒王后的尊榮，亟謀毀害王后，這兩兄弟與妹子三人，都是你自己的兒女，被她們拋棄了，乃是守園吏救起來，認爲己子，撫養成人的，你若審問此事，她們就會認罪的。」國王說：「你所說明的實話，我是深信的。從這兩兄弟以及女子，同我相親相愛的感情看起來，必是我的骨肉無疑。兒子們！來！女兒亦來！等我抱着你們，從今天起，永遠受爲父的慈愛罷。」說完，便互相抱著，欣喜無比，國王草草吃完了飯，說道：「我的孩子們，明日我帶你母後來，你們預備着迎接她罷。」說罷入城，回宮去了。

蘇丹回宮之後，先吩咐將皇后的兩個姐姐處死，然後帶領一班朝官大臣，到大回教堂去，在那憔悴飄零的矮屋中，將王后請了出來，只見她形容慘

淡，很有一種可憐的樣子，蘇丹此時當着衆朝臣，抱住了她，不由的心酸起來，梭梭的淚落；又對她說，明受了人家欺瞞，種種的委屈了她，請其饒恕。王后聽了蘇丹說出已往之事，真如沈夢初回，今始大澈大悟起來。

蘇丹又對王后說道：「立刻你可以看見我們的孩子——兩個王子，一個公主了——你趕緊來復了你王后之職，你應享的尊榮，正自不少呢。」

這個喜信傳出後，差不多已布滿全城。次日清晨，蘇丹與后，帶領了宮人全體到兩王子家裏來。王后的凶服，已換了錦袍了，蘇丹對她說道：「賢妻呀！你是吃了大虧了。這些都是我們的兒女，配得上我們抱着親熱親熱罷。」

點心預備好了，都是很講究的細點。大家吃了之後，一同去看那能言之鳥，能吟之樹，及黃水，衆人都說是奇怪。而能言之鳥，尤能動人喜愛。看完之後，欣然結隊入城，成羣的看客，大聲歡呼，公主把鳥籠放在身邊，衆人不但注視着王后，王子，與公主；而且又加意的注意這鳥兒，鳥兒的鳴聲，得引衆禽跟着

飛鳴，在鄉則穿過樹梢，在城則穿過屋頂，一路上的觀者，無人不稱贊鳥兒鳴得好聽，王子伯曼，波維齊，與公主百里才三人，就這樣的扈從着進宮。這天晚上，只聽見一片歡聲，宮內外無處不然。如是者多日，真可稱爲舉國臚歡的了。

十一 談瀛記

第一節 海客星柏達故事

加利弗赫命埃力斯怯得的事情，我已經說過了；現在仍說這加利弗在位時的一段故事。他在位的時候，報達住著一個可憐的挑夫，名叫亨北，他終日的肩挑步担，甚是勞苦。有一天，天氣很是炎熱，有人僱他搬運重物，從城中的極東，要搬到極西去，他因爲累贅不過，要想尋一個地方休息休息，到了前面一所高大房子的門口，他就卸了下來，坐在階石上面。只覺得這房子裏，吹出許多沉香木玫瑰水的氣味來，散滿在空中。他的鼻管中，聞到這馨香，甚是喜悅。他的耳邊，又聽得裏邊發出一種好聽的音樂，同那夜鳴鶯，及衆鳥的鳴

聲，甚是悅耳。轉瞬間，又聞得各種佳肴的美味。他知道裏邊一定有極大的宴會，在內，他也不知道這房子裏是什麼人家，回過頭來，只見門內站着一個衣服華麗的僕役，於是他就問道：「這裏是什麼人家？」那僕役答道：「你住在報達地方，難道不曉得這裏是航遊世界頗負盛名的海客星柏達的府邸嗎？」亨北此時舉目望天，那僕役的說話，聲音雖小，他確聽得清清楚楚，不覺唉聲的嘆道：「唉！大有力的造物呀！我與星柏達，有什麼相差，我終日的熬苦受痛，所得的不過粗糲的麵包，尚不足供我一家之飽。這個快活散淡的星柏達，有偌大的財產，任意的消費，尙是歡樂的，沒有間斷。他做了什麼事，得到這極好的造化呢？我做了什麼不好的事，要這樣的窮迫呢？」

正在這個時候，裏邊走出一個僕役，對亨北說道：「我們主人星柏達，要同你說話呢！」說畢，就拉了他的手，讓他進去，把他引到一間極大的廳上。只見棹上擺了許多餚饌，發出異香來，又有許多賓客環坐著。上面的中央，坐的

是一位雍容可敬的人，下髯長而白，後邊站着許多伺候的僕役，都預備着承歡。

這人就是屋主人星柏達，亨北見了他的儀態威嚴，心中甚是敬仰，戰戰兢兢的走到席前，給大家行了禮，星柏達拉他在右首席位上坐定，拿最好的酒菜，給他吃喝，亨北也一一的領受，很是得意。

當那亨北在門口自怨的時候，被星柏達聽得清清楚楚，所以叫僕役喚他進去。待到筵宴完了，盤問他的姓名職業，「你在門口所說的話，我希望你再說一遍，使我聽個清楚。」亨北聽着，慚愧得垂倒了頭，答道：「我的主人！我因勞乏極了，弄得失了常度，所以出言粗暴得不堪入耳，求你饒恕！」星柏達說：「我怎會恨你？有一件事，我一定要使你免除誤會；但是，你一定以為我沒費什麼勞力，而平白得此安樂，你不要弄錯了，我在沒有得此產業以前，我曾受到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心身上的痛苦呢。」

星柏達說完，又回過身來，對衆賓客說道：「列位！我所受的苦楚，正可以治貪愛財物人的弊病，此刻大家還沒有散，待我把所遇的危險，說出了給你們大家聽罷！」

第二節 星柏達初次航海

「我父親是一個很有名譽的富商，遺下了偌大的產業，被我少年的時候，揮霍得干干淨淨。彼時，我自知是逍遙快樂，過後方悔之嫌遲，待到曉得光陰爲最可寶貴之物，方才懊喪錯過光陰。我幼時，常聽見我父親說：「好膏油，不若好名聲。」（譯者按照當時風俗祀神的膏油，必求其精者，所以膏油價貴。）又說：「有遺產一定要有智慧去運用他的。」這兩句話，我記得清楚，所以我決定照我父親的方法做去，同許多富人，弄好了一隻船，上船航海，駛向印度。起初有些慣，暈船很難過，後來也就好了；一路過了好幾個島，略事停泊，登岸去交易貨物。」

「有一天，正在揚帆之際，將要靠一個小島。遠看這島，比水面高不了多少，好像一塊大青草地。待到風息之後，停泊了船，願意上岸的人，船主都許他們上岸。我因要去兜銷貨物，所以也上了岸。正在休息舟行勞頓之險，忽然猛烈的地震搖動得令人可怕；不多時，船主看出了島中地震，教我們趕速上船，稍遲恐有性命之憂；船主又看出了那島，並不是島，乃是一個海怪的脊背。說明之後，嚇得上岸的人，個個喪魂落魄，敏捷的人，都上了單桅船，餘者泗水的亦有，至於我呢，等到島沉之時，我尙在島上，本來船上帶了一塊木頭，是預備燒火用的，若不是我趕快抱住這塊木頭，也就隨波臣爲伍去了。船主把那些人弄上了船之後，他竟不顧我尙在海中飄流，性命如何，竟趁着一陣順風，揚帆去了。」

「那時我飄在海中，聽命於洪濤，如是者一晝夜，精力已疲，自料必定是死的了；幸而有一個浪打來，把我送到岸邊。岸高而不平，只好攀援樹根，纔得

起來，太陽也出來了。但是，這時我的身子很弱，勉強支持，尋找些可吃的青草充飢；又找些能飲的好泉水止渴，精力頓爲之一振。於是舉步深入島中，覓得一塊平而且方的草地，看見許多馬，在那裏吃草，我走到馬身邊去，聽得有人說話的聲音，當又走過一個人來，他問我是誰？我對他說道，我是遊客漂流至此，他便拉著我的手，引我到一個洞中，走到裏邊，便有幾個人來與我相見，彼此都覺得詫異。他們又給我東西吃，我因爲腹中已飢餓極了，正所謂飢不擇食，就胡亂的吃了。我又問了他們是做什麼的？他們說：「是島中王的馬夫，年年牽馬來此吃草，明天就要回去。」他又說：「島中住人的地方很遠，若是沒有人帶領，是不能到的。」假如我遲到一天，一定要餓死，斷沒有生存的希望，我聽了只是駭怕，而又暗暗的自喜。

「次日清晨，他們領我到島中都城，引我去見島王，島王問我的情形，我就將我遇難的情形，說了一遍，那島王很爲關切，立刻發了一個命令，說是你

要什麼我便給什麼，可不使有缺乏之憾。地方上的有司，如命而行。我想：我既是商人，所以我去尋找我的同業商人，差不多已都見著了。島中有一個小港，天天有世界上的商船來往，很容易打聽消息，我便四下打聽報達的消息，想找個機會回去，但是，不能如我的願。

「我在島中已多日，閒居無事，常與有學問的印度人談話，有時去見見島王，更常與地方長官，及附庸諸小王會談，倒也不覺得寂寞。他們對我說：有一島，名客雪耳，島上每晚必聽見鼓鉞聲。這個奇怪的地方，若是我去了，就可看見一二百秋壁（每秋壁合英尺十八寸）長的魚，胆很小，偷然拿兩棍兩板相擊作響，便縱身而去，所以只能驚人，却不會傷人；又有別的魚，大約一秋壁長，頭像貓頭鷹，我與他們結伴去游玩，常看見這罕見的魚。

「有一天，我正在埠頭玩耍，忽見開來一船——這船就是我乘坐的那隻航海的船，我認得船主的，我見他停泊之後，就上船去見他，討還我的貨包

道：「我是報達人星柏達，包面上寫明有星柏達名字的，就是我的貨包，你趕快還我！」他叫道：「如今還有誰可信呢！我親眼看見星柏達是死了，不是你的東西，你怎麼可以來領呢？」停了一回，船上認得我的很多，都來了。他們看見我，尚生存於世間，都很歡喜，船主看見這樣的喜悅，方纔知道我不是欺騙人的。說道：「好天呀！你竟出了險嗎？你的貨包在艙裏，你拿了去罷。你愛怎樣便怎樣好了。」

「我取到了貨包之後，揀了許多最值錢的東西，送給與島王。島王聽見我得到了所失的貨物，甚是欣喜；他又送了我許多更值錢的東西，酬報我。我辭過了島王，又將貨物交換了本地的土產，若沉香，檀香，樟腦諸木，以及荳蔻，丁香等物，帶上了船，過了幾個島嶼，到了伯沙拉，從伯沙拉易得了大宗財產，來到此城，就在此城住下了。」

星柏達說到此處，停住了口，又給了享北一包錢，教他聽講第二次航海

之事，等到第二天，再回去；於是每日如是，直到他歷次的海程講完爲止。

第三節 星柏達二次航海

「我於第一次航海之後，到了此城，就想在此久住，了我餘生，不欲再作航海之游。但是，久久閒居，很覺得無聊，所以又同些著名的商人，作第二次航海去了。上了一隻大船，聽命於天的揚帆而去，週游各島貿易。島復一島，竟又是大獲利益。有一天，到了一個島，我獨自一人上岸，後來又有同伴數人，上岸而來，走了片時，看不見一人一獸，但是花果甚多。同伴的人，都在那裏採取花果，我携了些酒食，在兩株高大的樹下，獨自飲酌，覺得樹陰濃厚，自斟自飲的狂飲大嚼，未幾，已入醉鄉，就倚在樹根之下，熟睡如泥了，鼾聲大作，也不知睡了幾多時。

「一覺醒來，走至岸邊，見船已開去，四望已不見踪影，此時我之失望，頓覺得身入慘境，憂憤得要死，捶胸擊首的自投於地，哀哭多時，自思：第一次航

海之後，足供我一生安樂之用，爲什麼自不知足呢？不過到了這時，逢此絕境，已是悔之莫及，我到此時，也只有聽天由命罷了。

「歇了多時，我爬起身來，盤上了高樹的頂，可以四處瞭望，看看有沒有希望，只見海的一邊，惟天與水；又轉身過來，向陸地望去，看見遠遠的有白色的東西，但是看不清楚是什麼？我就從樹頂上慢慢的下來，收拾了贖下的糧食，朝前走去，看看離得近了，好像前面的白色東西，是一圓而且大的屋頂，光滑異常，四面都沒有門，周圍約有五十步長，始終不能辨清是什麼東西。

「這時太陽將落，忽然的天變黑了，彷彿有濃雲罩著，我看見這種驟變，駭了一跳，仔細一瞧，才知道是一隻大鳥，在天上飛着；又見那鳥遠遠的向著我直撲而來，於是我駭得更厲害，自知我的生命，是不能保全的了。

「我在此九死一生之時，忽然想起老於航海之人，已對我說過——說有一種極大的鳥，名叫做鵬，——大約這大鳥，就是鵬鳥了。那白而且大的圓

東西，大約就是他的蛋吧？正想之時，只見那鳥飛了下來，果然坐在那蛋上，我看見他飛來，就走到蛋邊，面前有一隻鳥腿，那腿足有樹一般粗，我此刻已將生死付之度外，就解下一條汗巾來，把我的身子，繫在鳥腳之上，希望他次晨把我帶著離開這沙漠島。

「這樣的過了一夜。天將黎明，鳥就帶着我飛了，飛得太高，看不見地，然後霎然一降，弄得我知覺全失，等到我醒了過來，纔知道自己已在地下，趕緊解開了繫帶的結，纔一解開，那鵬銜起一條極長的蛇飛走了。

「我所墜的地方，四山環繞，高入雲際，而且峭壁立，原來是一個深谷。據我看來，比我所從銜來的沙漠島上，也好不了多少，這谷中布滿了金剛石，異常巨大，正是看得歡喜之際，又看見一樣東西，頓將我的歡喜，變成恐懼了。『這令人可怕的是什麼東西呢？是許多既長且大的巨蛇，最小的，也可以吞得落象，白晝藏在洞中，免得被那仇讐的大鵬傷害，出洞之時，總在夜晚。

我白天在谷中，四處亂走，夜晚在一個可以安居的洞中住宿，用一塊大石頭，塞住那窄矮的洞門，以免蛇害。但是，沒有阻住光亮，不多時來了許多蛇，將我的身子圍住，我怕極了，睡又睡不成。

「天明了，蛇已陸續而去。我起身走出洞來，覺得身子發顫，我此時雖在鑽石上走，並不想去摸一摸，後來坐下吃了些乾糧充飢，然後屏除了恐懼，而睡魔已至，——我因為一夜沒有合眼，正思小睡之時，忽有一塊東西，落在我身旁，我被他驚醒，睜開眼來一看，原來是一塊生肉；同時又有好多塊肉，從各處巖石上落下來。

「我從前常聽見航海者說——有鑽石谷，並說商人採取谷中珍寶的方法，我起初尚不肯聽信，現在到了這鑽石谷，又見有肉落下來，於是方知原來是怎樣一會事。

「鷹產了子，商人就到谷中來投大塊的肉，落在鑽石的尖上，就會黏住。

這谷的鷹，比別處強壯，能跳到肉上，把肉銜到巖石的巢中喂幼鳥，然後商人跑到巢中，大聲把鷹駭走，再把黏在肉上的鑽石取去。從這個術中，我想著了出谷的法子，盡力的去找最大的鑽石，收集起來，腰間繫了一個大皮袋，將找到的鑽石，裝了進去；然後拿一塊最大的肉，用巾布緊緊的纏繞我的身子，平伏於地，面朝下。剛一伏，已來了一隻大鷹，把我連肉提到山頂，巢中有許多商人在那裏，立刻大聲呼叫，駭跑了衆鷹。衆鷹既逃，就有了一個人來到我所在的巢中。一看見我甚驚訝，吵鬧起來，問我因什麼偷他們的貨物，我說你不要不放心，你看我這袋子裏，有許多鑽石，比其餘一切的人所有的鑽石，還要多呢。足供你我之用，他們所得的是碰機會得來的，我是在谷中親自選擇的。

「這時衆商人羣聚而驚，引領我到他們的住所去，我又把袋中的鑽石，給他們看。他們看了，都說是罕有的鑽石，永沒有見過這大而美好的東西，於是各巢已被衆商分有，我所到的這巢，也是有人管領的，我就教這人分鑽石。

去，要多少便拿多少去。他只取了一個，而且是最小的，我教他多拿些，他說用不著，就這一枚已省得我再受航海之苦，足以使我致富了。

「衆鷹帶來的鑽石，使得衆商都心滿意足了。我們便離開了此地，走到高山邊，又遇很長的蛇，我們幸得逃避。跑到船邊上了船，經過盧赫島停泊。這島上長得最多的是樟腦樹；又有犀牛，常與象鬪，犀牛總用牠的角刺在象腹，用頭把牠扛去，象的膏血，滴進犀牛眼裏，便瞎而倒下。說起來真奇怪！大鵬飛來，便用爪把犀與象一齊攫去喂雛，其力之大可知。

「我把鑽石在這個島上換了貨物，再游各埠做交易，到伯沙拉上岸，動身到報達。把許多的東西，給了貧苦的人家，自己安安逸逸的用這費了許多勞力得來的大財產，真好算是養尊處優度那安閒的光陰。

第四節 星柏達三次航海

「我在此住了幾個月，又覺得靜極思動起來，所以不畏危險，又去約了

許多商人，作第三次航海。開船之後，經過了幾個口岸，做過了交易，依然開往別島而去。有一天，遇著極大的狂風，甚爲可怕，把我們的船，飄浮離了航線，到了一個沒有到過的島邊，風仍不息，不得已下了旋，靜待風平。

「停船以後，船主對我們說：此島及鄰近的數島，住有長髮番人，不久就要來攻擊我們，番人雖甚矮小，而我們必無抵抗的能力，因爲他們的人數多如蟻蟲，倘若我們傷了他同儕一人，他們都要來與我們決鬪，那時我們全船就危險得很了。」

「船主說完，歇了一刻，果有一大隊可怕的番人，泗水而來，圍繞着船的四週。那番人身長約兩尺，遍體紅毛，語言不懂，他上我們的船，甚是矯捷，卸去船篷，割去船纜，將船拉到岸邊，將我們趕上了岸，就把船拉到別一個島去了。」

「我們登了岸，看見遠遠的有一排高大房子，沿著小道走去，是一所結構雄壯的宮殿，有兩扇烏木的大門。我們推門進去，是一間高大的廳屋；有一

個亭子，裏面放著一堆人骨，又放著許多燒拷的叉子，我們看着，只駭得戰慄不已。正是驚懼的時候，忽然砰然一聲的門開了，只見裏面走出一個令人可怕的黑人來，他的身體，有高欖樹一樣的高，更把我們駭得要死，個個都是魂不附體，在那裏發顫。

「這令人可怕的黑人，其形狀實是獐惡，眼睛只有一隻，生在天庭的中間，發出一道焰光來，同那燃燒的煤炭一般；兩只獠牙，既長且銳，伸出口外；他的嘴與馬相仿，上唇垂在胸口；耳朵同象一樣，遮著肩膀；手上的指甲，與最長的鳥爪一般，長而又曲，我們看見這樣獐惡驚人的妖怪般的黑人，知覺全失，大家都臥在地下，同死人一樣。」

「後來我們醒轉來了。看那黑人坐在庭中，隻目炯視。我們歇了一回，走到我們身邊，伸手到我身上，提起了我的後頸，旋了一個轉身，彷彿像屠戶扭羊頭一樣。看見我只有皮包着骨頭，於是就放了我，其餘的人，他也一個一個

的看了一遍，都不甚中他的意；獨有我們的船主，是一個肥頭胖耳的人。所以那黑人，將他提了起來，好像我們提麻雀一樣；又取了燒拷的叉子，將船主叉在上面，燃著了一盆大火，放在火上燒拷，我們看了船主，妄受這種火刑，個個都是傷心淚下。

「等到燒拷好了，那黑人就取了下來，當晚餐吃了。吃罷之後，鼾聲大作的熟睡，直睡到天色黎明，纔醒；醒了之後，就出去了。將我們留在宮中，不過這一夜，當然是不得安逸，驚恐得不可言狀；而又哀痛船主之慘死。

「第二天晚上，我們欲思報復他了。因為他又把我們的海客，又照樣的燒拷了一個，當了他第二天的晚餐。餐畢，又照樣的鼾聲大作睡去了。我們聽準他的鼾聲一起，同儕中最勇敢的九個人，每人取了一柄燒拷叉子，插入火中，燒得通紅，同時上去投入他的眼中，把他弄瞎了，痛得他狂叫得可怕，想起來捉住我們，我們跑到他所不能到的地方躲避。他知捉不着我們，沒法可想，

就摸出門去，發出一種怪聲來狂叫不已。

「我們跟在他的後面，立刻也出了宮，跑到岸邊，做了些木排——每塊大小，可容三人，這時我們還可以聽到他的狂叫的怪聲。我們預料這妖精狂叫到天明的時候，總可以死了。如果能如我們所料，我們就在此島暫住，不去冒險，登這木排了。所以我們這晚，並沒用木排，一直等到了天明，沒有什麼動靜，我們總以為這妖怪一定是死而無疑的了。」

「誰知天明不多一刻，那黑人竟又來了，他的前面，還有兩個大妖，領著他走，身段同他差不多，大小都是生成一副奇形怪狀，令人可怕的样子。後面還有許多跟隨着，步伐很齊，而又快捷，我們知道不妙，立刻就上了木排，急急的飄海而去。衆妖趕到岸邊，舉起了大石，有的追到水與腰齊的海邊，用大石拋擲下來，我們的木排，被他拋得準確，除了我乘坐的之外，都被他擊沉了。只有我這一塊無恙——同坐的三個人，盡力的蕩槳，到了妖精打不到的地方，

我們方自慶脫險。然而却很哀悼被溺斃的同伴，實亦無法可救，也只好罷了。

「我們這三人，可算是絕處逢生，雖是在海中受了一夜驚恐，幸得次日天明，即飄到一個島邊，我們欣然上岸，找了些水來充飢。吃飽之後，頓覺得精神爲之一爽。夜晚，我們就在海邊的沙灘上睡覺。睡沒多時，又被蛇聲驚醒了。這蛇異常的粗大，行動之時，鱗聲簌簌作響，遠遠的到來，將我們三人中的一個同伴，吞了下去，我們盡力的與他抵抗，也沒有救護得出來，不免又興起喪失同伴之感。

那蛇把我們同伴吞去之後，到了一塊平地上，又將他吐了出來，在地上咬碎了好幾次。我們這蛇口餘生的兩人，雖是逃得很遠，還聽見他的撕骨與咬嚼的聲音呢。像這種的殘忍，也好算是殘忍到極點了！

「次日，我們又看見這蛇，被他嚇得很利害，我嚷道：『啊！天呀！我們該遭幾大的危險呀！纔躲過妖精與風浪之災，如今又逢這蛇禍，到底是什麼緣故

呢？」

「晚上，我們吃飽了水果，爬上了一棵高樹，希望安度一夜，等到明晨，再作計議罷；那知歇不了多時，蛇又來了！在那樹底下叫了幾聲，後來竟昂身上樹，將坐在我下邊的一個同伴，又吞下肚去。我獨自一人，只是瑟縮的亂顫。」

「可憐我顫動了一夜，直等到了天將破曉，就爬下樹來，悲傷得準備要蹈海；但是，懷了報復的思想，所以去收集了許多木頭與荊棘，編成一束一束的圍著樹，做了一個大圈；又網了些在我上面的樹枝上，以備夜晚在圈中住宿，可算是極自衛之能事的了。我自己很覺得心滿意足，大約總不至於再遇險。」

「那蛇出洞的時間很準確，到了夜晚的老時辰，他竟又來了。我幸有壁壘所阻，他不能進來，而又不捨得退去，好似貓兒捕鼠的樣子，在下面等著，一直等到天明纔去，而我的胆亦極小，也到天明之後，方敢離開壁壘。」

「我正是怨恨上天，絕我生望之時，差不多已到蹈海，就遠遠的望見一隻船駛過，我就大聲呼喚，又搖動我的頭巾。船上人聽見我疾聲呼救，船主就派小划子來接我上船，我這時絕處逢生，我的欣喜，真好比登仙一樣。

「這荒島上的野怪食人，與巨蛇食人的事跡，凡老於航海的人，都可以知道的。我上了船之後，衆商人海客羣集而來，都問我怎麼樣來到此島的，我便對他們說了我的經過情形，他們聽了，都爲我稱慶不置。

「我這時穿著的一套破爛衣服，站在船主面前，船主當時檢出自己的是一套好衣服，給我穿了。我仔細看他，好像似個熟人，略略的想了一會，他原來就是第二次海船上的船主——我因在島上酣睡，他捨了我揚帆而去的那個人——我於是就對他說道：「船主！你看看我！你就可知道我是上次被你棄留在沙漠島上的星柏達了！」那船主仔細對我看了一遍，說道：「天真好呀！我今日得能來救你，我正是歡喜呢！你的貨物在裏邊，我仔細的爲你保存

着呢。」

「於是我就取了貨物，又謝了他照應貨物的意思，我們在海上過了些時，停泊了好幾處島嶼，後來在沙拉巴島上岸，我在這島上，得了許多檀香木，又到別島去得了些丁香玉桂，以及別種香料，然後開船。沿途看見許多大龜，長廣二十秋壁；又走了許久，到了伯沙拉，從伯沙拉回到此城，所得貲財之多，實已不知其限量，分給了許多與窮苦之人，自己又買了一所大產，逍遙自在，過那散澹的光陰。

第五節 星柏達四次航海

「我第三次航海脫險回來之後，休息了多時，又起了買業與探奇之心，把一切事情布置好了，帶了一宗貨物，辭家出去，經由波斯，又過了幾省，到了一個口岸。上岸做過了交易之後，航行了兩天，忽然的壞了船，淹死了幾個海客，貨物也完全失落了，我同了幾個人，幸而得到了一塊木板，順流到前面一

個島上，覓著了果實與泉水，得免飢渴之苦。

「次日一早，探游島上，看見有幾家人家。走到前面去，有許多黑人圍住我們，搶我們歸去，爲大家分有。把我們帶到各人的住所去，我回了五個同伴，帶到一個地方，教我們坐下，給我們一種草，做了一個手勢，教我們吃，黑人自己一點也沒有吃。我的同伴沒留心，就大吃大嚼起來，我是知道黑人不懷好意，所以連嘗也沒有敢嘗。果然不錯，歇了沒多時，他們的知覺，都全失了，就是同我說話也不知說些什麼了。」

「黑人的性格，我是知道的。他們是喜歡吃人，所以給東西與人吃，後來又給米飯與人吃，他想給人吃肥了之後，就預備來吃我們的肉。我的同伴，知覺已失，當然是放開量來大吃而特吃起來。但是，我吃得很少，知覺是完全未失，不過餓得一天瘦似一天罷了。」

「黑人看見我的同伴，個個吃得肥頭胖耳，所以將他們一個一個的吞

噬了；至於我呢，因為瘦餓得似枯柴一般，常存了怕死之心，連飯都變成了毒藥似的，不敢下嚥，我就因此病了。這一病到也安全了。

「黑人把我的同伴，差不多都已吃完了；又看見我枯瘦如柴的病了，就不來弄死我。我還得自由自在，任憑我做什麼事，他們都不來理會我。有一天，他們都出去，屋中祇有一個老人看守着我，並不防備，我便乘機逃走。

「走了七天，似見有人居之地了。——這地方是以椰子為食的——第八天的早晨，我又到了一個地方，看見許多同我一樣的白色人，其處胡椒甚多，這般人都在那裏收採胡椒，我大胆的走上前去，並不害怕。他們看見了我，就走攏來和我說亞刺伯話，問我的姓名，又問我是從那裏來的。我聽了他們所說的方言，不覺的大喜，我就對他們說明我航海遇難的事情，又說落到了黑人手中去的緣故，他們道：「那些黑人，個個都要吃人的，你憑什麼神力，脫離此險呢？」我把如何脫險的話，告訴了他們，他們很為驚訝，都說我的本領

不小。

「他們的胡椒，採收好了，帶領我往他們的島上去；又引我去見國王，國王很好，聽見我說冒險的事，也很驚訝，給了我幾套新衣服，又吩咐要小心照料我。這島上人烟稠密，都會中商業繁盛，國王又待我很和氣，我遇難之後，得到此樂土，正是欣喜無極。」

「就是他們國中的人待我，也同本地人一樣，毫無區別之分。有一件事，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國王與庶人騎馬，皆不用鞍蹬——有一天，我尋着了匠人，就教導他的做法，做了一套很精美的鞍蹬，送給國王，國王很喜，又送了我許多禮物；我又做了幾套送給王公大臣，他們都是稱譽得很，且得他們的關照，他們又常常約我一同入朝。」

「還有一天，國王對我說：『星柏達！我很愛重你，我要求你一件事，你要允許！我有一個女子，要你娶為妻室，好教你常同我們在一起，不思故土。』王

命不可違，不多時，我竟娶了一個官娥爲妻，她是貴冑，貌既美，而又多貲財，我們夫妻同居，十分和好。但是我總覺得忘不了報達，總想逃遁得越早越好。

「我有一個隣人，同我至好。他的妻子，忽然有病死了，我就去弔唁，請他自己保重。他道：『啊呀！這事怎麼行呢？我今天就要殉妻，我活不到一個鐘頭了。妻死夫殉，夫死妻殉，這是本島的法律。』我聽見他說了這種蠻俗，覺得寒入血液。這時他的親戚朋友，以及隣人等都來送殯，把婦屍穿着了華服珍寶，裝飾得同出嫁一樣；放進敞露的棺中，出發送往葬地，丈夫前行。死者到了高山，一個深坑邊，拿起一塊大石頭，這石頭是塞坑口的，便把屍身衣服珍寶，全放進坑裏去，然後丈夫抱住親友，讓別人把自己放進一個敞棺中，又放一盆水，七個小麵包進去，也照樣投入坑中。既投入，便將石頭蓋住洞口，然後大家回來。」

「這段事我所以不厭詳述，就是因爲幾個禮拜之後，我也是要如此殉

妻了。原來我自己的妻子，不久也病死了。我想了種種的主意，求請國王，免我一個外邦人，受這條無人理的法律處治；但是，毫無效果。王及廷臣，與城中要人，都願親臨喪禮，以示尊榮，安慰我的幽靈，妻喪禮成，也把我同一盆水七塊麵包，令投進坑中，將要到坑底，見上邊有一點光，照見像是個無底之坑，大約有五十海尺深淺，我在坑中，就以麵包與水充飢渴。

「有一天，糧將盡絕，聽見有一個東西，步履喘息之聲。我於是隨音而去，那東西走走又站住了。但是，我一追他，他就奔逃，我又追着他走，忽然看見一點光亮，同星光一樣，我仍往前走，有時看不見他，有時又看見了，後來方纔知道，是從石頭中間一個洞裏走出來的，我就穿過洞中，一看我的身子，已在海岸之旁，不覺心中大喜。

「我跑在岸上，謝了上天之恩。一會兒看見一隻船，朝著我來。我用頭巾布做了信號，盡力的大聲呼叫。水手聽見了我叫，派了一隻划子來，接我上船。

幸而他們沒有考察我所來的地方，立刻把我帶走了。走過幾個島，就是白爾斯島，西巒地島，客里島，島上產鉛，蔗，與頂好的樟腦，島民也有吃人肉的蠻俗。

『我們又經過了幾個口岸，停泊之後，做完了買賣，總算是滿載而歸。後來很快活的到了報達，我又捐了大宗的錢財，給回教寺同窮民，以答天恩。於是我又同朋友們快樂的度日。』

第六節 星柏達五次航海

『我所經過的各種情形，都不能使我不再作浮海之游。我又買貨，帶著動身，往那最好的口岸。我想：有一隻船，得由自己調度的在海口等著，那便好了，便建造起來。我自己的貨物，不够裝載，又帶了好幾個國籍各不相同的商人，攜著貨物同去。順風一起，就揚起了帆，先到了一個地方，是一個荒島。看見了一個白色的鵬蛋，——就同我說過的那個鵬蛋一樣大，裏邊有一個鵬雛，剛要孵化，嘴啄起殼了。同我上岸的商人，用斧撻破蛋，撻開了一個孔洞，將鵬

雛拉了出來，弄成了碎塊燒烤。

「我要求他們，不要管這蛋的閒事，他們不聽，鵬雛還沒吃完，只見遠處空中，現了兩大團黑雲，我船上的管帶，熟知此中的利害，說道：『鵬雛的父母來了！』催我們趕快上船，遲則恐有生命上的危險。」

「我們上了船，只見空中的兩鵬來了，發出一種巨聲，令人聞而驚悸。原來兩鵬是一雌一雄，特來看那蛋雛的，他們看見蛋已破了，雛已失其所在了，所以他們的聲音，更加利害，仍由原路飛去。」

「我們自知不妙，衆客上船之後，盡力的疾駛而去，想免去這災難，誰知沒有多久，兩鵬竟又回來了。每鵬的爪中，抓了一塊大石頭，直飛到船的前面，一鵬舉起大石，拋將下來，幸得航者手快，未被這石擊中，便落入海裏去了；那一鵬的大石，跟踪而至，正被他擊在船的中間，可憐我們的船，立時變爲粉碎。水手與商人，或被壓死，或被擊落海中，我也是落海者之一，等到我漂浮至

海面，幸而握住了一塊壞船的木頭，握得緊緊的，有時用左手洒水，有時用右手洒水，順風乘浪的，把我送到島邊，平平安安的上了岸，於是我又自慶脫險。

「我坐在島邊休息休息，再深入島中。這島像是一個有趣味的園囿，處處都有水果，同新鮮清潔的河流；既可充我的飢，又可止我的渴。走了不遠，看見一個神氣很疲弱的老人，坐在河岸旁邊。起初我以爲他同我一樣，也是遭難的海客——我就對他行了禮，他祇微微的對我點了點頭，我問他爲什麼靜坐在此？他見我問，也不回答，祇對我做了手勢，教我把他馱在背上，渡過溪去，我信以爲真，他是要我援助的，所以就將他馱在背上，過了溪河，我將身子蹲下，好讓他容易下來，誰知他竟不肯下來。

「我起初看他的樣子，也很柔弱的。誰知他的兩腿，很是矯捷，爬上了我的頸項，騎在我的肩上，緊緊握住我的咽喉，我總以爲他要弄死我了，這時我也就昏迷得不省人事。那不良的老人，不管我昏迷不昏迷，他仍是坐在我的

肩上，等我醒了過來，他又拿一隻腿，擦下我的脇肋，一隻腿踏我，蹙得很重，弄得我不得已，只好起身教我馱著他在樹陰之下，走來走去。有時又教我站住，使他好乘便摘果子吃，終日不肯離開我肩上這個座位。夜晚，我睡下休息，他也臥在我旁邊，還是緊緊的扣住我的頸項，絲毫不肯放鬆。

「每到了清晨，他必弄我，使我醒來，逼着我走路。有一天，我看見有好幾個乾葫蘆，從樹上落下來，我順手取了一個最大的，將裏面弄乾淨了——這島中的葡萄很多——我便將葡萄汁擠入葫蘆中，把葫蘆裝滿了，放在一邊，過了幾天，取出來嘗了一嘗，那汁竟變成了好酒了。我喝了幾口，覺得精神頓爽，我一邊馱著他走，一邊還唱着歌，現出了很得意的樣子來。

「那老人看見這酒有功效於我，他又給我做了手勢，教我喝酒給他喝一些，我不敢違拗，便將葫蘆遞給他，那酒很對他的胃口，他便完全喝了，他喝過之後，很爲得意，便也唱起歌來，坐在我肩膀之上，兩邊搖幌，漸漸的兩腿鬆

了勁，我覺得他不似從前那樣擠迫我了，我就乘他不備的時候，將他掀倒在地，他臥著不能行動，我便去找了一塊大石，對準他的腦門，用勁的擗去，事也真巧，他果真被我擗死了。

「我自脫離了這可厭的東西之後，很覺快活。又向著海岸邊走去想趁船。沒有好久，果然來了一隻船，他靠近岸邊下碇。我遇見了水手，把我遇險的事情對他們說，他們說道：『你是落在海上老人的手中，並且可算第一次幸免的人了；不過被他所揉住的人，他是決不肯輕輕放手的，被他所揉死的人，正是多着呢，如今你又能將他擗死，真是除去了一個大害。』」

「船主接待我很和氣，開船之後，經過了幾處大城的口岸房屋很高，可以俯臨海上。我同城中的人，去採椰子——用他們的法子去採。走到了一處椰樹森林，看見許多猿猴。這些猿猴的身段，各不相等，我一見了他們，他們便遠遠的跑了；又見他們爬上樹頂，甚為矯捷，我同去的衆商人，都去拾石子擗

他，我也擲了幾次，猿猴遂採椰子來擊我們，以圖報復，投得很快，又做出許多態度來，好像是發我們的氣，我們却將椰子收集起來，再去尋找石子，去擊猿猴，激他的怒，我們就這樣的做下去。

「猿猴不知是計，他見我們石子拋得越利害，而他的椰子也是如雨點一樣的打下來。我們衆人，就把椰子裝滿了囊中，已知可獲厚利，然後揚帆往各島去貿易，真是供不應求，你搶我奪，爭購而去。後來，我們又到了一島，我同衆人泅水去採珠子，他們幫了我，弄到不少。有些精圓而很大的，我將他帶到報達來，將所得的十分之一助了賑，我又從事休息。」

第七節 星柏達六次航海

「衆位朋友們！我遭了五次難，脫險之後，怎麼樣又決意的出門去貿易呢？怎麼樣又以身去試驗呢？這些事，想必你們也都願意聽的，我如今迴想起來，那種境界，彷彿好像似難逃的定數。我休息在家，約莫有一年光景，又擬預

備第六次航海，親友們盡力的勸阻我不要去，我那裏肯聽，所以我又出門去遊歷了。經過了波斯印度等處，到了一個海口，上了一隻船——這船是開到遠處去航海的——所以開駛得很速，一路的揚帆而去。

「正是風帆快駛之時，船主與舵工，却迷失了路線。忽然的拋錨下海，大聲的悲號，抓鬚，擦髮，頓足，捶胸的像瘋子一樣。我們問他：爲什麼這樣的慌張？」那船主答道：「不知不覺的來了一道急流，把船帶走，現在不知在什麼地方了，我們全船的人貨，都要喪失了！快些祝禱上帝，救我們出險！上帝不救我們，我們一定免不了性命之憂。」說罷，他又吩咐落下帆篷。一會兒，大風把纜繩吹斷了，急流湧來，把我們的船，直送到山腳之下。船和山石碰撞，立刻變爲粉碎，不過性命與糧食，以及最好的貨物，都救住了，大家纔轉憂爲喜。

「這山腳下，堆滿撞沉的破船，又有人骨一大堆，還有各種的貨物財產，無人收管——若是告訴人家，只怕還沒人肯信呢——別處地方，總是河流

入海；惟有此處，是從海裏流入一個大黑洞中，洞口甚高，而又廣闊，其形很是可怕。

「此地最奇的出產，就是山石，都是水晶，紅寶石，同他種寶石結成的，又有龍涎香，與沉香木。船一到了此處，就不能復出。風要是從海上來，才可以把船驅於山下；風要是從陸地來，風被高山所阻，弄得無風可透，浪便把船帶到岸上，那更壞了。從此無法可以浮海，並且不得上山。」

「我們許多同伴，就在這個地方愁悶，天天等死。我們在上岸的時候，平均的將食物分着。生活時間的遲早，全在各人所得的食物而定。我比同伴多活著幾天，見他們一個一個的死了，我把他們掩埋好，我所餘的食物已不多，也有坐以待斃之勢了。我想我死之後，連掩埋我屍首的人都沒有了，所以我早爲預備，掘好了一個坑，待我死後自己去受用。」

「但是，上天又憐恤我了，使得我想起那流入洞中的河岸來了。我自言

自語道：這條地中河道，定有個出口之處，如果編一個木排，聽命於木排，總能夠將我浮到有人居住之處，否則，只有等死的一法。溺斃在河中，亦不過換一種死法罷了。

「我想着，就在四面尋找了壞船的木塊，與斷下來的纜繩，很快的做了一個很堅固的木排。我就將紅寶石，綠寶石，龍涎香，水晶，同貴重貨物，仔細的裝在木排上，又做了兩葉槳，帶着上木排，順着河水流去。我自己默默的禱告，也祇有聽命於上帝了。」

「入洞之後，就看不見亮光，順水流去，不知所之。照這樣的飄流着，已有好幾天，但是所吃的東西，已等於零了。果然沒有好久，糧食已盡，昏暈得不省人事，醒轉來，身在河旁，木排已繫住於岸上，遇見一大夥黑人，我走上前去，請了他們的安。他們對我說的話，我一句也不懂。我快活得用亞刺伯語言，與他們說話，他們也有一個黑人，能懂亞刺伯話，前來對我說明繫住我的木排，等

我醒來的緣故；又問我所遭逢的事跡，我憑他的通譯，一一對他們說了。

「他們聽了我的談話，都很稱奇，他們又要我去對他們國王談談，牽了一匹馬來給我騎。有些人在前邊領路，又有些人代爲拿了木排上的貨物，跟在我的後面。到了城中，國王很是歡迎。我又將以上的談話，與國王談着。談的時候，國王命我坐，我又解開了貨色給國王看，國王很是稱奇，而又稱讚我的紅綠寶石。他說：他的庫藏中，一切諸物，均所不及，我見國王看得喜歡，就跪下說道：「陛下！不獨我的身子供你使喚，並且貨物，也要獻奉，我求你領受罷！」國王一些也不肯收受，並且又對我說：「你等離別我國國境之時，一定要比來時會富饒些呢。」

「國王又命官吏，供應我的費用，並要我天天去朝見，又把城中最足動人的東西，都領我看，就是亞丹窠逐出了天堂之後，被禁錮的地方，我也游歷瞻仰過了；我又去請求國王，許我回國。那至仁且愛的國王，竟允許了。他又送

給我一個很貴重的禮物，又拿了一封信及禮物付託我，交給與我國的賢王，說道：「我請你將這禮物，與這封信，送給加利弗赫倫埃力斯怯得，教他確知我對於他的情誼。」

「這國叫蘇潤地，國王的這封信，是寫在很貴重的獸皮上，這種獸皮，很不能多見，顏色發黃，字作蔚藍色，其文如下：「出行時百象前驅，住在十萬紅寶石耀光的宮殿裏，庫藏中有二萬頂鑽石裝潢的冠冕的印得斯王，致書於加利弗赫倫埃力斯怯得，朕送給你的禮物，雖然菲薄，務請收受，以表朕對於加利弗的摯誼。這種摯誼，朕願證明，朕亦願加利弗待朕有摯誼。彼此既訂邦交，願永敦睦誼。」

「所送的禮物，是一塊紅寶石，做成的一個杯子，有半尺高，一寸厚，裝滿了精圓珍珠，每顆足有半個格蘭姆重；還有一張蛇皮，鱗甲同黃金一樣，睡在這蛇皮上面，可以免得生病；餘外還有最好的沉香木，與樟腦；還有一個絕色

的婢女，穿了一件珍珠寶石製成的袍子，命我一齊帶到報達來。

「我到了報達，就帶這禮物和書信，去見加利弗，加利弗看完了信，他就問我：「蘇潤地王可是果真這樣的富有嗎？而且他的權勢又很大，可是真的嗎？」我叩首至地，說：「是真而且確的。」並且又說那國王出行的景況，寶座放在象背上，四週圍是武官，還有一千名衛隊擁護着，騎在象背上前行的武官，和跟在後面的武官，輪着時時的大聲嚷着——看這比蘇羅門還大的印得斯有權力的蘇丹啊！這皇帝太大，太有權力啊！加利弗聽着又是歡喜，又是欣羨。他將禮物逐數收了進去，又賞給了我許多別樣禮物，教我帶回家去。

第八節 星柏達七次航海

「我於第六次航海之後，就把這航海的念頭打消了；一切貿易，我也擱置了。我的年紀已老，亦必須休息休息，決不再想以身去試這危險，只想安居樂業的，以度我之殘年了。不過，我依舊是一個空想。

「一天，宮中來了一個官，說是加利弗一定要傳我進宮，有旨面諭，我只好跟了他進宮叩見。請過了安，加利弗道：『星柏達！我要你把回信與禮物，送到蘇潤地王去！』我聽了這個命令，在我彷彿聽到一聲焦雷。但是我雖然發過了誓願，永不再離這報達的地方，然而王命不可違拗，我只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加利弗見我應允，甚是喜悅。又吩咐了官吏，重重的發一宗款項給我，務使我够用，不要再發生航海的中途危險，各官吏都聽命而出。」

「過了幾天，我帶了回信，以及許許多多的禮物，動身開航之後，一路上風平浪靜，可稱爲平安無事，過海而去。到了蘇潤地島，我就大排其儀仗，去見國王。國王曉得我到了，十分快活，我對他鞠了躬，那國王說：『我歡迎你，自從你離開我國之後，我想了你好多次了，今日正好算天遣重逢，我很是喜慶。』」

「我當時謝過了他的慈惠，又把我國的尊嚴國王的回書與禮物呈上。他拆開信，只見上面寫的是：『紹宗盛德天命輔佐教主天僕赫命埃力斯怯

得，以正道導主之名，致禮於威嚴尊重蘇潤地王，朕得惠書，甚喜，從這英華府苑的皇宮寄書於王，願王覽此書，知朕之美意而喜悅。」

「加利弗的禮物，是全套的金布五十件，錦燦材料的袍子二百件，白布袍子是開羅蘇彝士等處所產最好的材料，瑪瑙一器，寬約半尺，底刻一人像，跪一足於地，拿著弓矢，將射一隻獅子，還有一塊很豐厚的方版，傳說是大蘇羅門的產物。」

「蘇潤地王見了這許多禮物，很爲歡喜，又殷殷的款留我住了多時，好容易纔得了恩准，許我回國。但是，又費了大事，國王送了很貴重的禮物，讓我動身，我辭別了國王，與衆官吏，立刻浮海急急的回轉報達。」

「原望平安無事的，與出來時一樣，可以安然回家。不意，上天未允，致失我之所望。航行了三四天，忽爲海盜所攻，殺死了幾個水手，我同幾個沒有抗拒的人，被他們捉到一個遠島上，賣了我落在一個富商手中，待我很好，把我

穿着得同奴隸一樣，我也只好在他家做那低三下四的勾當。

「過了幾天，他問我懂得商業不？我就對他道：『我本來是一個商人，所有的東西，都被搶劫去了。』他又問道：『你會射箭不會？』我說：『會，年少時練習的。』他便給了我一弓一矢，喚我射象；又教我騎在他後面，把我帶到一個深樹林中，放在一顆大樹前邊，站住說道：『你爬上樹去！樹林中的象很多，你若看見象經過，就放矢把他射倒了之後，來對我說！』他命令着自回城中。

「我終夜在樹上，沒有敢動，到了第二天早晨，有許多象經過樹下，我射死了一隻；其餘的象，走了。我進城去報知了主人，主人很是歡喜，與我一同來到樹林中，替象掘了一個坑，要把象掩在坑裏，等他腐爛之後，拿象牙去賣錢，可以大大的獲利。

「我服務了兩個月，有一天，象直向我的樹邊來，發出來的聲音，令人可怕；而且數目又很多，遍地皆是，地也走得震動着，圍繞著樹，舉起象鼻子，定睛

在我身上看，使得我害怕，我手中的弓與箭，都已失落，我此刻已恐懼到十二分了。

「有一隻最大的象，將樹根圍住，他把樹腳拔起來，拋在地上。我與樹一齊倒下，那象用鼻子，將我捲起來，放在他的背上，我此刻已昏迷，竟不像什麼活人了。那象馱着我，領着衆象先行，衆象都魚貫的跟在後面，把我帶到一處，放在地下，他又與衆象同時退去了。」

「衆象既退，我就爬了起來，四面一望，方纔知道我的身子，在一長而且寬的小山上，鋪滿了象牙象骨，大約就是葬象的地方。我猜測那象的意思，或是故意把我帶到那裏，教我可以知道有象牙的地方，就不再殺害他們了。」

「我在這小山上，四面眺望了一會，立卽起身向城中而來。走了一晝夜，來到我的主人處，告訴了他一番，他起初看見林中的大樹，已倒在地下，弓矢已散失，他已斷定我是死於衆象之鼻的了。今見我已回來，又聽見說了脫險

的話，實是喜出望外，於是同了我，一齊往小山上，將無數的象牙，用象馱了回來。他此番之意外所得，實是不少。

「象牙馱回來之後，他纔對我說道：『我有許多的奴隸，都被象害死了，如今你爲我得到了這許多象牙，可以稱爲全城之冠，我所以替你祝福。』他又對我說道：『從今以後，我不能再拿你當奴隸看待了，要改作弟兄稱呼，恢復你的自由，再要更多的分給財產與你呢。』我回答道：『我所想你的唯一報酬，就是希望你允許我回國。』他說道：『很好！等到季候風一起，象牙船就要開駛，屆時我送你回國便了。』

「我們一面等季候風，一面又往小山去了多次。到了開船的時候，我的主人，裝好了半船象牙，都是送給我的。象牙之外，又給了我很多的寶貴東西，我把所得的象牙，在經過的各口岸，出賣得了許多的銀錢。最後一節，是陸路平安的到了報達。」

『屢次所受的災難——海盜，蛇患，其他的災害等，可以從此無憂了，想起來，實是快活。我到了報達之後，立刻去見加利弗，告訴航海上所遇的危險；又說這回差使，是怎麼樣辦完的話。他聽了之後，正是歡喜交集，他又給了我許多獎贈的好東西。自此以後，我專與家族親友們周旋，不復再出門去蹈這航海的危險了。』

星柏達將這最末的第七次海程講完了，對亨北說道：『朋友！你有耳朵以來，聽見過像我這樣的苦楚嗎？我受了這許多苦，來過這平安快活的日子，是不是應該的？』亨北用嘴去親他的手說道：『我的痛苦不及你，你能善用財產，所以你應該過這平安快活的日子呢；並且所有的財產，都應該你有的，我願你快活長生！』星柏達吩咐再給亨北一包銀子，教他不要再做挑夫馱運，從此坐席吃飯，因為他要亨北終身記得他是個朋友。

十二 薙匠言

那個善於談講的理髮匠，談着第六個缺唇弟弟的故事：「他的名叫斯加開培克，他起初很是安閒，過那快活逍遙的日子；後來他的晦運到了，弄得他乞食爲難，窮苦得達於極點，所以祇是終日的愁悶罷了。」

「有一天，他經過一所極大的宅子，裏邊門房中，站着許多僕役。就走到一個僕役身邊問道：『這所高大的房子，是什麼人的？』那僕役答道：『好人啊！你是從那裏來的？竟發這種問話。我們這所房子，是盡人皆知的，難道你沒有聽見人家講起，這裏是巴米息特的住宅嗎？』」

「我的兄弟，聽了這回答，他就料定這巴米息特是很慷慨的。他就去求那守門的人，請他給些賑濟。那守門人說道：『你進去罷！沒有人來阻撓你，你進去，對主人說明你自己的苦況，包管你可以滿意而歸的。』」

「我的兄弟，因爲不知見面時的禮貌，又不敢去問他，只好硬著頭皮走了進去，一直走到一間裝飾華麗的堂中，看見上面坐著一位鬍鬚白而且長

的老人，坐在一把椅子上，以爲一定是家主巴米息特了，他就大着了胆，走上前去請安。

「果然是的，果然是主人巴米息特。他的說話，很溫和，很歡迎，又問我兄弟要什麼東西？我兄弟答道：「爺！我是一個極窮的人，要求你幫助我，今天簡直一點東西，還沒有吃呢。」巴米息特追問道：「你真是直到如今還沒吃東西嗎？啊！這個可憐的人，真要餓死了。」他大聲叫道：「啊！小廝！拿一盆水來，我們洗手。」

「他雖然這樣的說，並沒有小廝來，也沒有水與面盆拿來。巴米息特就擦起手來，彷彿像有人倒水，在他手上一樣；又教我的兄弟來，與他同洗。我的兄弟，知道他是開心取樂，不過窮人要想富人的東西，必定要使得這富人的歡心。我的兄弟雖知道他是取笑，而又不得不遵命而行，所以只好走到巴米息特身旁，與他一同洗手的樣子。」

「巴米息特又說道：「來呀！拿些東西來吃，莫教我人儘管的等著呀！」東西雖然沒有見，他也就吃起來了，彷彿已有東西，放在他面前的碟子裏一樣，他用手遞到口裏吃，又對我兄弟說道：「朋友！來隨便吃些罷。同在自己家裏一樣，你不是說要餓死了嗎？你怎麼不放开胃口來吃呢？」

「我的兄弟，聽了他的逼迫，也只好照他的舉動，動作起來說道：「爺！莫見怪，我儘量的在這裏吃，並沒有閒著。」巴米息特又說道：「這塊麵包很好的，你吃吃看，好不好？」我的兄弟，也沒有什麼麵包，又沒看見肉，故意做作的答道：「爺！我從來沒有吃過這細而且白的好麵包。」巴米息特說：「你儘量的吃罷！炕這個麵包的爨婦，我是費了五百個金圓買來的呢。」

「這時巴米息特又叫了一樣菜。我的兄弟，仍是假做作的吃起來。巴米息特說：「羊肉，大麥羹，再也沒有這樣好。」我的兄弟，也說是好的。然後又來了一隻拌了甜醬的鵝，同一包了榛栗之類的羊肉。這樣菜，巴米息特尤其誇

贊，其實我的兄弟，餓得要死，假裝着都吃了的樣子。

「巴米息特說：『你看得起我，吃得這麼樣痛快啊！小廝！再拿些葷菜來！』我的兄弟說：『我實在吃不下了，不用再吃了，好嗎？』巴米息特說：『既然如此末，拿水果來罷。』」

「等了好久，有僕役來了，然後對我兄弟說：『吃些杏仁！——又好又是新採來的——你看啊，這裏有各種的水果，點心，與糖果，你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罷！』說罷，伸手像把東西遞給我兄弟的樣子，還是硬要他吃，說道：『我覺得你吃起來，不像初到此時那樣的餓了。』我的兄弟，又沒有真吃什麼東西，所以他的上下顎，竟是動痛了。他方始答道：『爺！我實在吃飽了，再也吃不了。』」

「巴米息特說：『朋友！那末我們吃了許多東西下去，一定要喝一些酒。』我的兄弟說：『你的款待，真是沒有不週全的地方了，不過我向來不喝酒，」

我恐怕不能喝，弄得反而過意不去，還是讓我喝一點水罷。」巴米息特說：「不要你喝水，一定要你喝酒的。」就吩咐去拿酒來。停了一會，也還是同拿葷菜水果一樣，做了個式子，彷彿像斟了兩杯酒，給我們似的。巴米息特便說道：「喝了這一杯酒，便算是替我祝壽，你看看這酒好是不好？」

「我的兄弟假作舉起了酒杯，看看這酒的顏色如何，又放在鼻端上嗅嗅，這酒味如何，然後對巴米息特深深的鞠了一個躬，表示對他祝壽；又舉起杯子來，再做了暢飲的神情，把酒喝了，說道：「爺！這酒的香味，異常的好。但是我覺得酒力還不十分強。」巴米息特說道：「你若要力氣強些的酒，你只要說一聲，我的地窖中，有好幾種精美的酒，你試試看，歡喜那一種，就吃那一種。」說罷，又是假做斟酒的式子，給自己斟滿一杯，又給我的兄弟斟了一杯，二人又似乎暢飲起來。

「他們二人，低斟淺酌了一回，使我的兄弟，假裝出酒力過量，好像已同

醉人一樣，他舉起手來，揮在巴米息特的耳朵上，弄得他幾乎跌倒；他又要使第二拳，被巴米息特擋住，嚷道：「你瘋了嗎！」我的兄弟，就出了清醒過來的神氣，說道：「爺！你許我到了你的家裏來，你又肯慇懃的款待，既給我吃了飯菜，也就足够的了，不該又逼着我喝酒，一喝了這強有力的好酒，弄得我失了敬禮，我很抱歉，求你饒恕我罷。」

「我的兄弟，說完了這些話，巴米息特毫不惱怒，反而狂笑起來，說道：「像你這樣的人，我找了許久了，我豈但不怪你打我那一拳，並且想從今以後，你我結交爲朋友，還要你常住我的房子，我最歡喜滑稽，你的詼諧成性，正好算是與我志同道合，這回取笑的事情，你真是耐心湊趣到極點了，我很欽佩你的性子真好，現在我們真吃起來罷。」

「巴米息特說完之後，拍手叫了僕役進來，鋪了桌布，又有許多僕役，應喚而至，就抱起先擬吃的各樣菜，都排了上來，可稱是實行的真吃起來。吃罷

了，又飲了幾杯酒，末後，又奏樂爲樂，二人都是歡喜無憂。

『巴米息特待我兄弟的好處，尙不止此，我說的不過是略記其大概罷了。後來見他是個有才有智的人，就請他照料家事，供職了二十年，直至巴米息特死時爲止。』

十三 魔媒記

第一節

伯沙拉有一個蘇丹，他的治國，很受地方上人民的愛戴；所憂者，祇有一事——就是沒有兒子。他因爲這偌大的缺憾，所以平時對於慈善事業，很肯布施窮民，又賑濟了許多貲財，與國中的回教徒，教他們爲他祈禱生子，上帝念他的仁慈，就准了他的祈禱，沒有多久，賜他同皇后生下一個兒子了。

這孩子叫徐恩愛拉斯門，他爲這孩子題這名字，意思就是說美如神像一般。又把全國的星相家，都召集了來，替這孩子推算命運。衆星相家仔細的

推算了一回，都說此子長生而有勇，但是災害甚多，雖有驍勇，亦不足以抵抗。蘇丹聽了，殊不驚駭，說道：「我這兒子，既有勇，就不必憐恤他了，凡做王子的，正要嘗嘗災難滋味，纔可以試得出他的志德如何，將來接了位，才可以知艱難。」

蘇丹對衆星相家說完，給了酬贈，遣送他們出去。後來認真的教育徐恩。徐恩年紀輕的時候，蘇丹便得了病，醫治不好，蘇丹自知必死，便喚了他的兒子來，切切實實的教訓了他一番，說是：「與其爲民所畏，不如爲民所愛，賞罰宜分明，倭人不可近。」徐恩在旁，唯唯的聽命，蘇丹便瞑目而死了。

蘇丹既死，當然是徐恩登位。起初倒也能理政事，人民都很喜樂，後來漸漸的露出了無治國之能的態度來了，而且又是荒淫無度，種種的劣跡，已是指不勝屈，他又將國家的重要職位，交給一班惡少年管理，都是朋比爲奸，弄出許多擾民的政策，頓失了百姓敬仰之心，國幣爲他們浪盡，直弄得庫空如

洗，絲毫沒有補救的方法。

徐恩的母親——太后，本來是謹慎聰明，看他的兒子，昏愦無道，一味的殃民禍國，很是焦灼，要想去改正他的行爲，警告他道：「你若不改正行爲，必至身敗國亡，人民的怨恨，都要沸騰起來。你若再不聽母親的教訓，包管你全國都要叛亂。依我看來，先將少年官吏，一齊革職，將國家的重要職權，交給年高望重善於治國的人管理，那末方可得到地方上的人民敬仰之心，不致發生叛變。」

徐恩聽了他母親的教訓，真是句句金石；又見財幣已盡，都爲手下的惡少年虛耗，追想起來，正自痛自懊悔，却已無及，憂悶得異常。有一天，徐恩正在午睡，恍恍惚惚的夢見氣度不凡的老人，迎面而來，微笑說道：「你要知道世界上，總有否極泰來之事的，也沒至終不變爲福之禍的，你又何必如此的憂悶呢。你要是願意轉禍爲福，不妨到開羅去一行，有大事業在那裏等着你呢，

你趕快的動身去罷！」

徐恩爲這一夢所動，鄭重的將這夢中的情節，去對他母親說了，他母親暗自好笑的說道：「夢境爲虛幻的，是不可靠的，你難道就憑信這縹緲茫茫的一夢，頓時拋棄祖國，往埃及去嗎？」徐恩答道：「娘！這又有什麼不可信呢？你難道真當作夢都是假的嗎？其實不然。有許多夢，真是從天所降的，我記得我的老師們，對我說過一千件夢境，使我決不疑其是假的了。現在我所夢的那個老人，是一仙風道骨，有異於凡人的神情，你若要我將這意見說清楚，我的意料中，是斷定這老人，一定是我們的大教主，（譯者按大教主是指謨罕默德）他憐我的憂悶，特來爲我破愁解悶。但是，我一定服從他的教誨，必須往開羅一行，以驗此夢真僞。」

太后因阻止他不聽，也不再說。徐恩的行意已堅，他就請母后聽政。於一天將晚的時候，私自出宮，獨自前往開羅去了。太后聞信後，很不放心。

徐恩離了祖國，吃盡了千辛萬苦，到了這有名的開羅城，在一個回教堂門口歇著，他因為身子很疲乏，就躺了下來。剛入睡，又看見前次夢中的那個老人對他說道：「我的兒！你真信我的話嗎？我很歡喜你，我教你走這極遠的路程，不過是試試你的胆量，我現在知道你是有勇有毅，我要使你做世界上最富最樂的國王，你有這樣的勇敢，可算是够得上的了。你仍回伯沙拉去罷，你宮中已有了大宗賞財，沒有別的國王像你這樣多財多賞了，你趕緊回你的祖國去罷。」

徐恩得了這夢之後，醒來悶悶不樂。他想想：「啊呀！我做了什麼大的錯事呀，我總以為是教主的那個老人，他乘我腦亂的時候，想像他這一個人，就是再度夢見他，也是不足怪的，我如今還是回我的伯沙拉去，又何必在這裏呢？好在我動身的時候，很是秘密，祇有我母親一人知道，若是我在外面耽擱久了，被地方上的百姓曉得，私自出宮，反被他們譏笑我了，還是待我趕緊的

回國去罷。」

徐恩的主意既定，就立刻起程，仍是行踪詭秘的，趕回宮中。見了他母后，母后很是喜悅，便問此行是否快樂？徐恩即將經過的情形，告訴了太后。太后知道他是失意而歸，所以也不去責備他，並且還安慰了他一番，說道：「我的兒！你心中也不用憂愁，倘若上天註定了我們應該富有的，這也不必費心勞力，自然可以垂手而得的；你要知足，並要有德行，務使百姓安樂，那末你也是與民同樂的，過那安閒的光陰了。」

第二節

蘇丹徐恩聽了他母親的安慰，發誓將來要聽從他母親的話，決不違拗，便將國家的政事，交給他母親所選擇的賢宰相指導他；又於回宮的那一晚，又夢見那老人來了。——這是夢見的第三次——那老人說道：「勇敢的人，你興旺的時候，到了明晨一起來，你拿一把小斧，往你父親的密室中去，掘開，

包管你可以得到有大注資財。」

次晨，徐恩醒來，就起身跑到他母親那裏，急急的把昨夜的夢情，告訴他母親。他母親對他微微的笑道：「我的兒！這真是一個不懷好意的老人，你還信任他是好人嗎？無論如何，這件事再沒有比你走遠路的那樣壞了。」徐恩說：「娘！我本來是不相信夢的；這第三次的夢，我可斷定他是真實而可靠的事了。昨晚他將資財所在的地方，詳細的指示我了，但是我情願尋覓不著，不情願遲疑失時，或致失了大富機會，使得我終身自咎。」

說罷，辭了太后，就教人拿一把斧來，獨自持斧往他父親的密室裏來動斧，將地掘開，將鋪地的方石拿起了一大半，仍是看不見他所求的東西的蹤影。歇了一會，他自己想道：「恐怕我的母親，要笑話我，相信這不懷好意的人了。」

他想了一會，又振起精神，再望下掘，歇不多時，忽然看見一塊白石版。移

開了石版，看見下面，是白大理石的梯子，他於是立刻燃了燈火，走下梯去，到了一間屋子，地板是磁磚砌成的，屋頂與牆壁，是水晶的，有四面金棹子，每棹上放了十只很精美的石疊子，走到了棹子邊，揭開了疊子蓋，看見裏面裝滿了金洋。徐恩看了既詫異，而又喜悅，他將四十只石疊子，一一的看過，裏面都是裝滿了金洋，毫不淺少。

徐恩抓了一把金洋，走到他母親那邊去，將掘地所得的情形，告訴她。母親知道了，很是驚訝，說道：「國中的庫藏，都被你胡亂用完了，你今番所得的天賜，你要仔細着，不要再去浪費了；莫再給你的佞臣做笑樂之資！」徐恩答道：「從今以後，作事一定要使你歡喜了。」

那間密室，前王做得異常秘密，連太后都沒有見過，而且連聽也沒有聽見過。此刻聽了他兒子的話，要去看，徐恩就引領了他母親，走到大理石梯子邊下去，進了放疊子的屋，看見了各物，很覺奇怪；又看見屋角裏有一個

小鑰子，是同別的鑰子一樣的石頭造成，徐恩起初沒有看見，所以走過去揭開來一看，原來裏邊放着一個金鎖匙在內。太后說：「這把鎖匙，定是別一個庫藏上的，我們細細的去尋覓，或者還可以得到第二次的庫藏呢。」

母子二人，計議已定，就去仔細的尋覓，後來果然在二處板壁縫中，發現一個鎖孔，就立刻開了門，走進一間屋裏去。這屋子的中間，排着有九個金座，都是整塊的黃金製成，八個座上，都放著一個神像，都是整塊鑽石做成的，發出一種光亮來，照得滿室透明，徐恩看了說道：「啊，天呀！我的父親在那裏得着這樣希奇的东西啊！」

第九個金座，最能使人驚訝。原來這金座，是一塊白緞子蓋着的，上邊寫道：「愛子！這八尊神像，費了我很大的辛苦得來的，雖然異常的精美，但是世界上，還有第九個，更比這八個完好呢。就是這樣的一千個，也抵不得那一個，倘若你有意得這第九個，可往開羅城去一趟，我有一個老奴，名叫莫巴雷克，

他住在那裏，你很容易見著他的。你去訪著了他，將你所遇見事對他說明，他就可以領你往那尊奇異的神像處去，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得到第九個神像了。」

蘇丹徐恩念了一遍之後，對太后說道：「我一定要動身往開羅去一趟。」太后說：「我的兒！我也不阻止你了，你一定有大教主照應着，我所以很放心，你獨自登程前去，大教主總不會給你失事的。」

第三節

蘇丹徐恩，決意要往開羅去，他本想獨自啟程，他的母親不放心，派了幾名奴隸，陪同前往。有一天，平安的到了開羅，訪着了莫巴雷克，知道他是開羅城中的大富翁，他的生活，與帝王彷彿，並且好客，徐恩由人領到他家，叩門之後，有奴僕出來開門，便問道：「你要甚麼？你姓甚，名誰？從何處到此地來的？」徐恩答道：「我是一個陌生人，我從遠方而來，我常常聽見人說，此地莫巴雷

克輕財好客，故而特來相訪。」

奴僕等聽了，隨即去稟知了主人，莫巴雷克聽了，便命接待進來，奴僕連忙跑出來請他進去。

徐恩隨同了奴僕，走了進去，過了一個大院子，到了一只大廳，裝飾得很華麗，只見莫巴雷克恭恭敬敬的走出廳來迎接他，很殷勤的招待，又表示伸謝他來相會之意。徐恩答了他的敬禮，說道：「我是伯沙拉前蘇丹之子，我的名字，叫做徐恩愛拉斯門。」莫巴雷克說：「那蘇丹從前是我的舊主，但是我沒有聽得過他有兒子，你今年幾歲了？」徐恩答道：「我今年二十歲，自從你離開我父親的宮中以來，有多少年數呢？」莫巴雷克答道：「有二十二年了。可是你有什么法子，能證明你是他的兒子呢？」徐恩說：「我父親密室底下，有一間地窟，我在窟室中，看見有四十只罇子，裝滿了金子。」莫巴雷克說：「還有什么呢？」徐恩道：「有九個整塊黃金製成的座子，八個座上，有八尊鑽石

神像第九個上，是一塊白緞子，我父親親筆在上面寫着，說還有一尊神像，教我怎麼怎麼樣，可以把那尊像弄來。又說那尊神像，比其餘一切的，都要尊貴些，你果能知道那尊神像在那裏嗎？我因為緞子上，寫着說是你可以領我去找到那尊神像的。」

徐恩說完了，莫巴雷克聽了，就跪了下來，用嘴親他的手，說道：「我感謝上帝，把你帶到此地來，我現在也深信你是伯沙拉蘇丹的兒子了。倘若你要往那出奇的神像所在的地方去，我會指示你的道路；但是，你要在我這裏休息幾天，方可以告訴你，今天我請城中的要人宴會，你還是先來同我們玩玩罷！」

莫巴雷克立刻帶他到堂屋正中，那時衆賓都聚集了，請他坐下，跪著進食品，開羅商人，見了這樣，都交頭接耳的私下議論道：「這個陌生人，是誰！爲什麼莫巴雷克要這樣的尊敬他？」

等到宴會完了之後，莫巴雷克對衆人說道：「朋友們！這個年輕的生人，是我的舊主人伯沙拉蘇丹的兒子，他的父親，昔曾買我爲奴，他身故的時候，還沒有允許我的自由呢，所以我直到現在，還是他家的奴隸；我所有的一切財產，尙是應該他的嗣王幼蘇丹的呢。」徐恩忙說道：「莫巴雷克，我今當衆宣言，從此時起，允許你的自由，你自己同你所有的東西，我全捨棄不要。你還有什麼事，要我替你做嗎？你想想看！」

莫巴雷克聽了這許多話，歡喜得伏身於地，千恩萬謝的磕頭如搗蒜。次日，徐恩對他說道：「我到此已久，休息得已足了，我不是到開羅來遊玩的，現在正好動身去，尋覓那第九個神像了。」莫巴雷克說：「爺！我都已預備好了，但是，你不知道一路前去，要遇見多少危險，纔得到我們的目的地呢。」徐恩道：「無論什麼危險，我一定要去的，若是不成，便死也不打緊。世間上的事，都是上帝註定的。祇要你一定肯伴同我前去，勇氣要與我相等，方可成事。」

莫巴雷克看見徐恩的主意已定，便喚了幾名僕役來，吩咐他們預備動身一切應用的東西。歇了一會，兩人的旅具都預備好了，於是各各跨上雕鞍，急急的加鞭而去。徐恩此時，因有莫巴雷克作伴，所以一路行來，並不覺得寂寞。

一天，到了一個有趣味地方，各各的下了馬，莫巴雷克即對僕役道：「你們就在此處候著，等待我們回來。」又對徐恩道：「爺！我們就此自己進行罷。我們快到那第九個神像所在的可怕的地方了，我們都要用全副的勇氣，不可自餒，更不可懷那瑟縮畏懼的心思啊！」

不多時，到了一個大湖。莫巴雷克，坐在這湖邊，對徐恩道：「我們要達目的地，必須要過這個海。」徐恩說：「沒有船，怎麼樣可以好過去呢？」莫巴雷克說：「魔國蘇丹的魔筏子，就會來的。若是這魔筏子來了，這筏上人的相貌，都是奇而且怪，你見了之後，不要害怕，切不可與他說話，你無論看見他什麼

樣，你總莫做聲，倘是上船之後，說了一個字，那船就要望海中下沉的，你千萬的謹記著！」徐恩說：「我知道了，我自當格外的留神謹記著，只須你告訴了我，應該要怎麼樣，我就怎麼樣，依你的吩咐，照行就是了。」

正在說話的時候，遠遠的看見一隻筏子，果然駛來。這筏子是朱檀木做的，桅杆是好琥珀做的，還有一面藍緞子的旗幟，只有一個筏子手在其中，象首，虎身，形狀很是可怕。等到筏子靠在岸邊，這令人可怕的筏子手，用象鼻將他們捲到筏子上去，就開行了。一會兒已送過了湖，仍用鼻子將他們捲到岸上來，那筏子與筏子手，霎然間也就不見踪影。

莫巴雷克說：「此刻我們可以開口說話了。這島是魔國王的島，你看看這四周圍，都是些美麗的田地與樹木，你聽那千鳥的鳴聲，別的地方，都不能見到聽到的。」

徐恩聽了之後，即舉目四面觀瞧，果真有罕見的美景，甚是讚美；後來深

入島中，更見了許多新奇之物，到了魔國王的宮前，見這座宮殿，乃是綠寶石造成的。四圍有寬闊的壕溝，這壕溝岸上，長的樹木甚高，足以庇蔭全宮。宮的大門，是整塊的金子做的，要走過一座樹，這樹是一塊完整的魚殼做成的，至少有六海尺長，二海尺寬，樹面上站立着一隊很高大的魔人，手中執有鋼鞭，在那裏看守宮門。

莫巴雷克說：「現在我們不要再走了，要對他們行禮，若是見了魔人，不對他們行禮，他們就要毀傷我們的。」於是莫巴雷克取了兩張大蓆子，鋪在地面。蓆子邊上，教放些寶石，麝香，琥珀，後來一個坐在一張蓆子上。莫巴雷克對徐恩說道：「魔國蘇丹，現尚住在宮中，此刻我們要見他。我們這回來，若是使他不快活，他就會現出一個可怕的怪物來給我們看，非常害怕；他若是快活，他就會現出一個美丈夫的樣子來的，那末你就起身致敬於他。但是，千萬不可離開這蓆子，若是偶不留意的離開了，那就要壞事，你對他行敬禮之後，

可對他說：「仙王！我願你保護我，同保護我父親一樣，伏求給我第九個神像！」說罷，再行魔禮就是了。

那時，閃電照眼，繼以雷聲，全島頓時昏黑，暴風怒起，一種呼號之聲，令人聽而生畏，全島搖動得若地震相仿，魔王登時現出了，原來是一個美丈夫樣子來，但是神氣總覺有幾分可怕。徐恩就把莫巴雷克教他說的話，對魔王說了，魔王微笑答道：「我的兒！我愛你的父親，每回他來致敬於我，我總送給一尊神像，我待你的好心，不減於待你父親，他死的時候的前幾天，我曾教他寫遺書，就是那白緞上你所讀的文字，我原答了保護你，給你最美麗的第九尊神像，你夢中所見的老人，就是我，是我使得你開掘地窟，找着鑿子與神像的，我如今能够知道你爲什麼事到此地來，但是你要依從我幾件事，纔能得到你所想的東西呢。」

「你今先同莫巴雷克回去，你須先發一個誓，就是必定再來我處，須帶

一個處女來，年紀要十五歲，是極貞節的，貌要極美，你須極力的自制，雖帶她來，不可稍動情慾之念；我再給你一面鏡子，鏡子一照，便可知道女子是否真有貞節。——鏡不昏暗，便很貞節——你須發個誓，要依從這幾件事，而且要守誓不移；不然，我就將待你的好心丟開不問，並且責罰你，立刻要你的命！」

徐恩仔細的聽着，便發誓守信不改。魔王給了他一面鏡子，說道：「你願回去就回去，這就是你要用的鏡子。」徐恩同了莫巴雷克就辭別魔王而去，到了湖邊，仍有象頭虎身的筏子手，在那裏等候，還同上次一樣的渡了他們過去，與留着守候的僕役們，回開羅而去。

第四節

徐恩與莫巴雷克回到開羅，休息了幾天，莫巴雷克說：「我本認識一個很敏銳的老婦，會幫助我們料理這事。」有一天，這老婦帶了許多十五歲的女兒來看，徐恩一個一個的看了，又用鏡子都試照，但是鏡子都是昏沉的，不

能照見。所以在開羅選了幾天，竟沒有完全貞節的處女，可見是全城的處女，都已落選失望了。

他見無人可以當選，就約同莫巴雷克到報達去，租借了所高大的房子居住，城中的要人，逐漸認識得多了。這時報達住著一個回教寺中的祭師，名叫巴巴皮叩馬秦，以慈善著名，莫巴雷克用徐恩的名義，給他五百金圓，請他布施窮人，所以報達地方上的貧民，都感著他厚惠。

次日，祭師來拜謝，打聽得徐恩來報達的原因，就說有一個少女，是報達蘇丹前任宰相的女兒，長得千姣百媚，似乎可以當選，而且很愉快的，自願爲冰人，請這少女的父親，允把女兒爲王之后。不過，要請王同去纔行。

徐恩聽了這話，即與祭師同去。那宰相聽見王來求婚，就喚他女兒出來，揭開了罩面，教徐恩觀看。徐恩看了這少女以後，好像自有生以來，還沒見過那樣十分美麗而動人的，站在那裏發呆；他又取出鏡子來，照着那女子清晰

明朗，很是得意。

他們既尋着了那個女子，他就求宰相配給他，又召了柯西（回教二品僧）來訂婚約，誦嫁娶祝辭，然後迎宰相到他家裏來，請他宴會，又送了他許多很貴重的禮物。次日，派遣莫巴雷克帶了很多的珠寶珍飾，去接新婦來家，舉行婚禮，一切儀制，都是隆重。

衆人既散，莫巴雷克對主人說道：「我們去罷，不要在報達逗留了，我們趕緊回到開羅，要記得你已應允魔王的事，不可變約！」徐恩答道：「我們去罷！我必定要守信的，不過那女子，生得姣艷動人，很是惹人戀愛，我想帶她到伯沙拉去，立她爲后；但是，我雖有些心，却不敢背誓。」莫巴雷克道：「爺啊！切不可生那樣的想，無論你吃了怎麼樣的大虧，受了很大的損失，你總要對於魔王守信！」徐恩道：「既如此說，你必把那美女藏着，莫被我看見，我心中並不是沒有主張，所怕的，就是給我看得次數太多了，所以要生出那不能守

信約的胡亂思想出來了。」

莫巴雷克就將動身的一切手續，都已預備好了，回到開羅去，再擬往魔王島上。那女子一路上坐的轎子，但是她自從嫁了過來，沒有和徐恩看見過。這時，那女子在路上，就敞口問莫巴雷克道：「我們現在到了什麼地方了？此行可是到我丈夫的國裏了嗎？」

莫巴雷克聽那女子問的話，自知已不能再瞞，只好對那女子說道：「夫人！現在要與你說實話了。王娶你的緣故，並非娶你去做伯沙拉的王后，他因為魔王向他要一個像你這樣純潔可愛的好女子，現在我們之所往，即是把你送與魔王去，做魔王的王后。」

那女子聽了，憂急得大哭起來，只哭得徐恩與莫巴雷克都爲之酸心淚下。那女子哭了一回，又說道：「我是一個外來的弱質女子，你們如此的欺我，騙我，使出種種的伎倆來，只怕上帝也不能容你們了。」

不過那女子，雖是痛哭，却沒有發生效力。他們仍將她送獻與魔島的國王。魔王仔思的看了她一回，說道：「你做的事情，很能使我滿意——就你帶來的那個少女，她既是美麗，而且又很賢淑，你所應允我的事情，可算都已照辦了，你果真力能自制，我很喜歡，你趕緊回國去，到了放那八尊神像的屋子裏，就可以看見我允許給你那第九尊神像，高高的坐在那裏了。」

徐恩聽了這話，就謝別了魔王，同莫巴雷克回到了開羅，又從開羅趕快的回家去，看那第九尊神像，是否存在。他在一路之上，想起那所娶的女子來，不免常常的愁悶，獨自的怨恨；他又自言自語的說道：「我把那女子，從他的慈父手中去騙了來，平白的犧牲與這妖魔去，唉！無比的美人啊！你的運氣，何如此之不幸呢！我真爲你可惜，而呼冤不置呢。」

第五節

徐恩想起這些事情，真是越想越難受；後來到了伯沙拉，他立刻把此番

出門所遭遇的事，從頭至尾的告訴他母親，他母親聽說已得了第九尊神像，又因他的兒子平安無事的回來，甚是欣喜，便說道：『我的兒！你得到了第九尊神像了嗎？我們趕緊去看！那魔王既說那尊神像已在窟室中，那一定不會是假的，我們去到密室底下的窟中去看，包管那神像，已巍然的站立在窟中了。』

這時幼王聽了他母親的話，恨不得立刻前去看，而且要立刻就可以看見，所以就同了他母親去，到那屋子裏來，看見那第九尊神像，並不是鑽石，的，乃是一個最美麗的女子，徐恩仔細的看了，認得此女子，便是自己領到魔島去，獻送與魔王的少女，怎麼會到此地的窟中來呢？

徐恩正在驚詫的時候，那少女即開口說道：『王！你看見我在這裏，自然是要驚詫了。你的原意，要想將我去掉換更寶貴的東西，現在你所料想的東西，不止這樣好，你一定要追悔不該費了偌大的事出門去，豈非白費了心嗎？』

「徐恩道：『夫人！我本想自己留着你的。但是，幾幾乎失信誓於魔王，這是上帝可鑒見的。無論鑽石像，及任何的貴重品，我如今得了你這無敵的美人，也就足以抵得過我之所失了。若是將世界上的鑽石資財總合起來，總覺得沒有你這樣好，又沒有這樣的令人可愛。』」

這時，忽然的雷聲隆隆，地面震動起來。徐恩的母親，正是驚訝的時候，那魔王立現於太后之前了。魔王即對太后說道：『夫人！我保你的兒子，又愛你的兒子，我有心要試試他那樣的年紀，是否有自制之能力，這就是我預定給他的第九尊像。這尊像，比其餘的各尊，都要可貴些。徐恩！你同你妻子，快活度日，如果你要她真心的待你，你必須常常的愛她，並且要祇愛她一個，不可有貳心。』說罷，立刻不見了。

魔王去後，徐恩同了他母親，又領了那少女，回到宮裏來，從此很愛他妻子，又將她立爲伯沙拉王后，夫婦和諧，怡然自得的到終老。



初級英文叢書

這一套叢書，是彙集英文善本，編為叢書
· 文字顯豁，趣味濃厚，深合學生心理· 每頁
下欄，詳註漢解，檢查尤便·

- | | | |
|---------------------------|---------------------|------|
| 魯濱孫飄流記 | 一冊 | 三角 |
| Robinson Crusoe | (in simple English) | |
| 伊索寓言 | 一冊 | 二角五分 |
| Æsop's Fables | (in simple English) | |
| 瑞士家庭魯濱孫 | 一冊 | 三角五分 |
| 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 | (in simple English) | |
| 威匿思商人 | 一冊 | 三角 |
| The Merchant of Venice | (in simple English) | |
| 格列佛遊記 | 一冊 | 三角五分 |
| Gulliver's Travels | (in simple English) | |
| 海客談瀛錄 | 一冊 | 三角 |
| Sinbad the Sailor | (in simple English) | |
| 洛濱荷德傳 | 一冊 | 三角 |
| Robin Hood | (in simple English) | |
| 苦兒暴富記 | 一冊 | 三角 |
| Whittington and the Cat | (in simple English) | |

中華書局發行

英文名人叢書

下列各書，材料都是精選歐美人之佳著，註以漢文，極合自修之用。凡有中學初年級程度者，取而讀之，不但能窺英文之妙，且可於課外獲各種之知識。

- | | | | |
|-------------------------|----|---|---|
| 英文名人論說 | 一册 | 八 | 角 |
| Famous English Essays | | | |
| 英文名人述異 | 一册 | 七 | 角 |
| Famous English Tales | | | |
| 英文名人演說 | 一册 | 七 | 角 |
| Famous English Speeches | | | |
| 英文名人尺牘 | 一册 | 六 | 角 |
| Famous English Letters | | | |
| 英文名人小說 | 一册 | 七 | 角 |
| Famous English Fiction | | | |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十七年六月印刷
民國十七年六月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邢合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蕪湖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奉天 吉林 長春 新加坡

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話體
天方夜談 (全一冊)
定價 銀五角
* * * * *
(外埠另加郵匯費)

洪都吧瞻生
吳門天笑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五〇四二)

